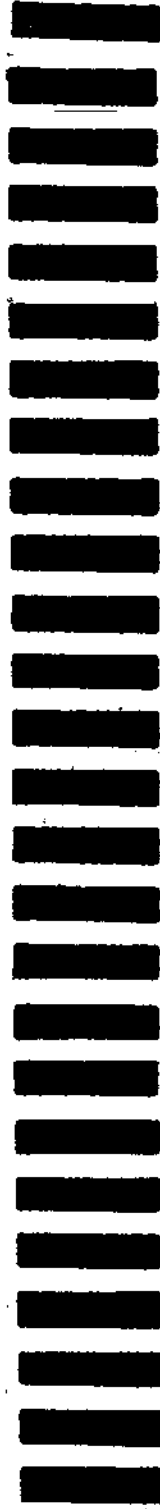


新 文 學

第 二 號



記 姚 明 遠 的 殉 難

魏 振 鐸

在大後方和海陸空裏，人們殉難的很多，有許多是我們所不知道的，有許多則知道而不知其詳。常說「遺不尋身」先生殉難甚早，可惜我不認識他。（姚明遠家書）姚明遠先生殉難的經過，已全錄在左死得很慘，惜也未能知道他的詳細情形。（姚明遠家書）最近有人從內地出來，說姚明遠先生殉難的事。在許多久人的裏面，他的死可以說是最壯烈的。

姚先生曾和我同過事，他是研究歷史的人。曾經作過好幾部史學家的年譜。他對目錄學也很有研究，寫過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學年表和目錄學概論。（姚明遠家書）他為人篤實樸樸，不專變，不造好，時有不同世俗的主張。抗戰之前，他在上海開過書店，好像修書，得錢不厚，不久，便閉了門。

行 發 社 版 出 威 林

編主泉范

文藝春秋

期二卷二

館印永
刊書祥

遺書

劉大白·謝六逸

湯顯祖與莎士比亞

趙景深

俄國文學中的愛國主義

葛一虹

摩羅詩說

朱維基·錫金

苦笑

沈子復

馬戲

胡仲持

無花的泡沫

歐陽翠

工作

司徒宗

走向自由祖國

許幸之

致

芳信

人的啓示

魏金枝

古城舊事

君玉

影子

司馬文森

文明的悲劇

王西彥

耕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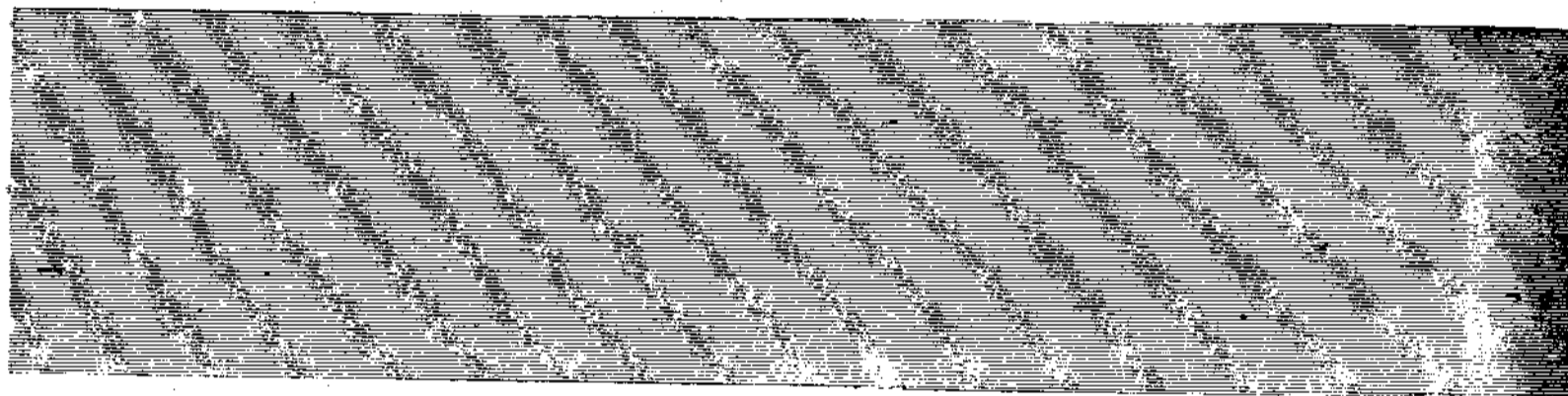
陳煙橋

收穫

李樺

書目不及備載·每冊價三百元

止截底月一·元百一千一年半·元千二年全定預



士紳的中林森

盾 茅

新文學

創刊號

文藝時評

五篇

黎明前放歌

朱維基

籽

鐘望陽

覃老伯

羅洪

大地茫茫

沈寂

機關

意大利西龍作
凡西譯

文藝工作的新起點

以羣

批評和論爭

蓬子

論台灣文學

范泉

賣蛋的老人

艾蕪

兩胡桃

徐遲

您該回去了

紺弩

愁城

錫金

我會到了前線的蘇聯人

鄭安娜譯

跑碼頭和捧畫牌

雪峯

讀「示衆」

魏金枝

賣

禾金

紀念兩個朋友

趙景深

二尤篇

孔另境

新文學

第一一一年

2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初版

新文學

第二號
目次

文藝時評

從文藝的永久性說到「和平、團結、民主」的文藝
抗議雜誌審查 文藝晚會一拉稿和攙稿

憶洗星海先生

茅盾 志

論詩

蔣天佐 究

黑女兒和他的牛

(小說) 歐陽山 志

長夜行

夏衍 究

搜捕

(報告) 林采 志

記姚明達的殉難

鄭振鐸 志

覃老伯

(小說) 羅洪 志

論朝鮮作家

范泉 志

日本人的悲劇

(散文) 何其芳 志

俞教師

(小說) 司徒宗 志

寓言詩二首

(法國拉·豐戴納作) 倪海曙 志

轉機與事務主義

(雜文) 沙陀 志

挪威是和平的

(雪格羅·恩賽特作) 徐和 志

從貧窮裏成長

(散文) 歐陽翠 志

重見祖國之日

(讀者論壇) 賴明弘 志

機關

(意大利 I 西龍作) 凡西 志

讀

讀「甲申三百年祭」

書

讀「甲申三百年祭」

主編者 孔 另
發行者 馬 桂 境
出版者 槐成出版社 上海仁記路一二〇號 電話 一九二七二
右代表者 黃 致
印刷者 權 威 出版 社 北
總經售 聯 合 書 報 社 廠 榴

每冊定價四百元

文藝時評

從文藝的永久性說到「和平、團結、民主」的文藝

聽說，有人這麼懷疑：『爲什麼現在的文藝應該是爲和平、團結、民主的？所有的文藝作家，都應該爲和平團結、民主而奮鬥呢？』——他認爲真正的文藝應該是描寫永久不變的人性，例如英國莎士比亞所寫的一切作品。

「人性能否永久不變」這個問題，我們姑且丟開不談。不過，若說莎士比亞之所以偉大，因爲他寫了「永久不變的人性」，那就完全錯誤了。並且，這麼一來，莎士比亞更在無形中，給蒙上了一件「神秘之衣」，送進一個抽象哲學的領域裏去了。

對於此種誤解，我想用不到詳盡地指斥的，因爲，那些人是始終閉着眼睛，而用鼻子嗅人的。他們的看不到莎士比亞的歷史環境，而且繞出了莎士比亞的寫實風格，和創作的主题——新道德與新宇宙觀的確認，原是意料中事。一句話說，莎士比亞的所以偉

大，完全因爲他在自己的作品裏，藝術形象的地反映了時代的動向，表現了新舊兩個世界的鬥爭，並且激勵了「新的一代」的緣故。

這兒也就是一個結論了，即：凡是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一定是藝術形象的地，反映了時代的動向，表現了客觀的現實，並激勵了廣大的民衆。

（反之，就是無病呻吟，是一種丟給狗吃的舊聞文藝。）

可是，當前的時代動向是怎樣的？客觀的現實又怎樣呢？

蔣主席說：「在此八年抗戰之中，工商都市大抵殘破不堪，而我全國軍民，也歷盡了艱辛；今當抗戰結束之後，我們認爲必須農工有喘息之機，這樣，社會始有蘇生之望。更必須在此時際，開創民主憲政的規模，鞏固國家統一的基礎。」（三十四年九月三日慶祝勝利演詞）

誰都不否認，蔣主席的認識是非常正確的。他正視着現實，他看到了民主政治必須馬上建立。

自然，民主、和平、團結，這三者，是互爲因果的，理由很淺顯：非民主不足以鞏固團結，非團結亦不足以言和平，更不足以言民主和統一，蔣主席說得好：『我全國同胞在過去曾經團結一致以支持抗戰，爭取勝利；在今後必能團結一致，使民主與統一，共底於成』，這是真理，顛撲不破的真理呵！

文藝既是社會產物，並且反映着時代的，那麼，我們的文藝都該爲和平、團結、民主的，所有的文藝作家都應該爲和平、團結和民主而奮鬥，原因也即在此了。

抗議雜誌審查

最近本市社會局通令全市雜誌界，須于出版前一日將清樣二份送往該局審查。理由未曾說明，也許又是爲防止什麼吧。站在推進文化運動的立場上，我們認爲多少是不合理的！

在中國過去對於出版的檢查，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北洋軍閥時代有，國民黨統治時代也有，敵偽統治時代更不消說，所以出版商對於書籍雜誌要在出版前送給官廳蓋一個「檢訖」的圖章，彷彿已成了習慣，照例的公事。自從抗戰

勝利以來，情形却不同了一點，雜誌出版的時候，只要送請市黨部登記以外，似乎不必再經過這一段麻煩的手續。這對於出版商真是一個大解放，對於整個的文化界，也是一件德政，看見上海刊物之風起雲湧，就是證明這德政確乎推動了文化的發展，使戰爭八年鬱積在心胸的牢騷苦悶，獲得了一個自由抒發的機會，現在社會局忽然一下子要恢復起舊制度，不知是奉了中央的命令要這樣做，還是因爲覺得目前這種自由太多了一點，特意要加上一些限制？

我們知道現在的出版法上沒有規定刊物必須經官方審定的一條，而況大後方正在開放言論，連報紙新聞都已取消檢查制度，何以上海除了還在實行新聞檢查之外，更加上這雜誌檢查的辦法？

現在上海的出版物固然相當龐雜，可是這種自由的發展，其實並沒有發生過什麼嚴重的問題，倘市政當局認爲某種刊物的言論有不安當的地方，那儘可以單獨召該刊負責人去談話，用一種疏導的辦法使該刊加以訂正，好在現在市上流行的刊物，誰也不是秘密出版的，有地址有負責人，當局大可不必顧懼

拉不到「辦子」的，若照現在的通令辦理，一方面顯見政府不大合乎「潮流」，同時又使出版者蒙受種種不便（因為照規定須于出版前一日送審，這不但手續麻煩，而且時間上也大有問題），影響到整個的出版界前途！

還有一點：這送審的辦法，又不是全國的，而刊物却須銷行全國各處，倘此地認為「檢訖」，而別處又並不通行，這就等于是前幾年的有過的情形，于政府威信反有損礙，而當此全國正謀團結統一的時候，實在是一種得不償失的舉措吧！

文藝晚會

月四日下午七時半，文協上海分會假辣斐大戲院舉行第一屆文藝晚會，全院客滿，極一時之盛。

文藝晚會在重慶，據說舉行的次數是很多的，但在上海却是破天荒第一次，熱鬧自在意中。

文藝晚會，顧名思義，理應是一種文藝性的集會，猶之西歐的沙龍，而四日出現文藝晚會，文藝的氣息實在淡薄得很，除了佔着極少時間的朗誦以外，可以和一些遊藝會沒有甚麼區別。在當時，大家聽着突涕的相聲，雜耍、昆曲等等，覺得「滿好」，但過後一想，不免就要感覺得失望了。

這是上海第一次的晚會，因之

籌備的時間不够充分，籌備者也未曾經過仔細的考慮，所以節目是混亂的，配合也是無理的。照我想，文藝晚會的主要意義，應該是文藝家和羣衆直接接觸的一個機會，尤其是文藝家將自己的作品直接向羣衆獲取共鳴的一個機會，同時，因為參加者多少總是文藝愛好者的緣故，晚會裏應該有次序地向羣衆提出幾個文藝上的問題，給與指導，給與解答，不能忘記的，這雖是由一個團體所主辦，但表現的機會應該是給與大衆的，所以在事先應該向上海的文藝工作者公開徵求參加，要他們在會裏參加某部門節目，像現在這樣，只少數幾個人排一點節目是很不合理的。

文藝晚會雖似文藝界的同樂會性質，可也得別忘了時和地。我們是處在一九四六年的時代，是世界民主潮流澎湃湧湧的階段，同時我們又是剛獲得勝利的四強之一的中國，配合着這時代的，應該有一種文藝運動的趨向，這說明和指示，在晚會裏應該佔着主要的節目。同時爲配合這理論的實踐，會裏是不妨限制朗誦的作品必須具備這條件，否則可以拒絕其參加。像這一次的晚會，對這一點完全忽略。

還有幾點不妥當的：地點雖然難得，但決不能在辣斐，太偏僻而且座位太少，金城，金都，新光都比牠好，既收了五百元的費，向戲院出租費是毫無問題的，何必吃花生米糖菓，這一點小口福（實際是

破壞了會場的整潔和空氣），却使每個參加者多損失上千的車資，真是多麼不妥的舉措呢！還有管理的不善，以致出錢無座位，不出錢的反堂堂坐着，和在下等的戲院裏一樣。

晚會的舉辦是好的，而內容和辦法須得大加改良。我們因爲熱望過甚，因之不免言而稍嚴，春秋責備賢者，但望主持者切勿餘氣而前進！

拉稿和擠稿

雜誌第一難事是拉稿，化費在拉稿上的時間，比編輯的時間多得多。不知外國雜誌怎麼樣，中國雜誌照例是得「拉稿」的。按理說，向作家徵求作品，原是「約稿」，可是中國人辦事彷彿喜歡有一點強迫性的，譬如徵兵和募兵，中國就辦不通，一定得「拉夫」，被拉者爲槍刺所迫，于是勉強就道，其實這樣編成的軍隊，很難成爲勁旅的。「拉稿」的編者自然不能和「拉夫」者相提並論，因爲「被拉稿者」並沒有一定要答應的義務，而拉者也並無什麼特殊的威脅。可是有一點「拉夫」和「拉稿」所不同的，那就是被動性，是在一種不自然的情況下的產品，被拉者往往是無可奈何而只好應付的。

記得什麼人說過，文章是擠出來的。文章何以要「擠」纔能出來

，不是常寫文章的人是不知道的。文人有一個可以說普遍的性格，就是懶散，倘不是非寫不可，大都懶得動筆。這「擠」的原因可以有種種，或爲了生活的需要，總不得不動筆；或爲了面情的關係，總不能不寫一點；更有爲了某種特殊的目的和欲望，所以非寫不可。這種被迫性的擠稿，對於幾位老牌一點的作家，是非常普遍的事實。

無論「拉」和「擠」，總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稿而要拉，可見寫稿者之不多；稿而要擠，可見寫稿並無自發性的。「拉」和「擠」，雖無必然的聯繫，却有着極可能的聯繫，正因了「拉」，所以纔只好「擠」。擠出來的文章雖不敢說一定不高明，但較之自發性的寫作，多少要缺少些什麼吧！

現在中國也已經組織了一個文章介紹機關，叫「中外文藝聯絡社」，用意是極好的，此後作家文章都可交給該社代爲分發給中外的刊物，這樣編者就可不必忙于「拉稿」了，而且因爲經過了中間的轉手，又可避免許多無聊的門戶之見。但願每個作家都擁護這組織，同時希望該組織的主持者和每個作家保持着親密的關係而且以公正的態度取捨作品，公正的態度分配作品。中國的文藝運動要在不拉和不擠的情況下纔能走上正常的發展。

論詩

蔣天佐

近來由於種種機會，讀到許多習作的新詩，也有幾位不相識的友人要和我討論詩歌的問題。我是一個不會作詩的人，非但如此，詩也讀得不多。我有什麼資格有什麼權利來高談闊論呢？我祇是覺得新詩在今天確實是一個問題，詩人在叫苦，編輯在擱眉頭，旁觀的有人要替詩歌殺出一條路，有人要勸詩人改行。一方面，詩的出版和發表非常之少，另一方面各文藝刊物的投稿非常之多。這樣的現象可以說是嚴重了。面臨着這嚴重的現象，既無資格又無權利的我也就不妨說幾句話。

有好些人曾經說過，我們的新詩的最大最迫切的課題是建立一個新的形式。白話文運動以來，舊詩被廢棄了，因為那一切格律和韻腳束縛新的內容，就是說，舊的詩歌形式已經僵死。但是，我們衝破了舊形式之後，並沒有能够建立足以代替的新形式。胡適之、俞平伯、聞一多諸位的新詩固然有價值，有成就，却還沒有奠定新詩的道路，三十年來儘有不少優秀的詩人，而新詩還是在風雨飄搖之中過日子，在小說和戲劇的腳下的空隙里過日子。這就是因為新詩還沒有創造出他的完善的形式，自身還是一個不成熟的孩童之故。形式，並不是一個空洞的東西。它是一種存在，是一種力量，也是一條道路。

假使這樣的說法是把形式決定於內容做前提，我是完全同意的。不過有人的觀點並非如此。也許並沒有否定內容的決定性，但是無意的忘記掉了，却是實情。

根據建立完善的新形式的課題，於是展開了形式的鑽研和討論。有人主張絕對打破格律音韻的規律，建立澈底的自由體，有人加以補充說在絕對的自由中間要求一種自然的節奏，一種無形的韻律。有人主張接受舊詩的若干形式上的優點，尤其是詞曲的優點。有人強調民間小調歌謠的形式

。有人企圖把西歐的詩歌形式加以移植和改造。這一切，究竟何者是正確的呢？新詩究竟應該依照那一條路發展呢？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各不相同的。由於各自堅持着一點，就互相反對別人，正如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一樣，有人堅持五四以來的新形式是民族形式，有人以為所謂新形式其實是歐洲的形式而非我們真正的民族形式，有人主張舊瓶新酒才是民族形式的正路，有人說一切的形式都可以採取但是以五四新形式為主流。其實，追求絕對的形式是走不通的絕路。誰都不能也不必規定一個形式讓新詩向裏面鑽。關鍵在乎內容。假使以內容的決定性作前提，那麼一切形式的鑽研和討論都是有意義、有必要、有收穫的；各種道路也是統一的，相輔相成的。反之，那就必然互相矛盾，互不相容，以致造成一種無益的尖銳的對立狀態。

道理說來是很平常，幾乎人所共喻了，然而反顧我們的新詩壇的實況，我仍然不免杞憂。難道事實不是這樣嗎？——有人在追求獨特新奇，有人甚至偏向於怪異，有人在創造二十世紀的迴文體，有人在製定新的緊嚴格律，一句話，許多人在建立「新詩的完善的形式」，却很少人聽正的聲明和實踐；在內容上力求精進！因此，我覺得在今天仍然有大聲絕呼「內容第一」的必要，我承認新詩的形式的鑽研的重要性，我承認完善的形式急待建立，但是我寧願先叫一聲：請拿出結實的內容來！

我有一個沒有多大理論根據的意見。我以為在文藝的各個樣式之中，詩是頂容易做的，尤其是新詩。舊詩呢，無論中國的外國的，總還有個格律的限制，關於字數和聲韻和行數，得稍微費點心機去安排一下。但這也是極簡單的一套，攪熟了並不比做做加減乘除的算學難。至於新詩，就更簡單，一般是把句子修飾得短些，簡潔些，分成一行一行排出來就行。所

憶洗星海先生

和 洗星海先生見面的時候，已經是在聽過他的作品（抗戰以後的作品）的演奏，並且是讀過了那那萬餘言的自傳（？）以後。（這篇文章發表在延安出版的一個文藝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後寫的。）

那一次我所聽到「黃河大合唱」，據說還是小規模的，然而參加合唱人數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訴我，曾經有過五百人以上的。那一次演奏的指揮是一位青年音樂家，（恕我記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擔任魯藝音樂系的短短時期內訓練出來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訴我，要是洗星海自任指揮，這次的演奏當更精美些。但我得老實說，儘管「這是小規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揮，可是那一次的演奏還是十分美滿；——不，我應當承認，這開了我的眼界，這使我感動，老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心裏抓，癢癢的又舒服又難受。對於音樂，我是十足的門外漢，我不能有條有理告訴你：「黃河大合唱」的好處在那裏。可是他那偉大的氣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發生崇高的情感，光是這一點也就叫你聽過一次就像靈魂洗過澡似的。

從那時起，我便在想像：洗星海是怎樣一個人呢？我會經想像他該是木刻家馬達（湊巧他也是廣東人）那樣一位魁梧奇偉，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們又告訴我：不是，洗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歡說笑，話匣子一開就會滔滔不絕的。

我見過馬達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執筆沉思，大的斗蓬顯得他頭部特小，兩眼緊閉如一綫。這人就是洗星海，這幅木刻就名為「洗星海作曲圖」。木刻很小，當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寫真」，而在表達洗星海作曲時的神韻。我對於這一幅木刻也頗愛好，雖然他還不能滿足我的「好奇」。而這，直到我讀了洗星海的自傳，這才得了部分的滿足。從星海的生活經驗，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這樣大的氣魄。做過飯店堂倌，咖啡館雜役，做過輪船上的鍋爐間的火伙，浴室的打雜，也做過乞丐，——不，什麼都做過的一個人，有兩種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壓倒，雖有抱負只成爲一場夢，又一是戰勝了生活，那他的抱負不但能實現，而且必將放射萬丈光芒。「星海就是後一種人！」——我當時這樣想，彷彿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人了。

大約三個月以後，在西安，洗星海突然來訪我。那時我正在等車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幾個月，即將經過新疆而赴蘇聯。當他走進我的房間，自己過了姓名的時候，我吃了一驚，「呀，這就是洗星海麼！」我心裏這樣說，覺得很熟識，

以只要有幾句話說，就可以做成一首詩。而有許多只要經過併行的手續就變成了普普通通的一兩節散文，有許多甚至藉分行的形式掩飾了文句的不通和思想的混亂，這是等而下之了。詩人們聽見我說詩容易做，也許要冒火吧。但是我反問詩人們一句：不容易的地方在那裏？戲劇、小說不用說了，就說一篇小小的雜文吧，也得有一套雜文調頭呀。人說雜文的特點是曲曲折折，旁敲側擊，就算如此吧，也得曲折一番呀。但是我們的新詩祇要分行就行了。這麼說，是不是我主張給新詩加此規矩，製定此格律，讓一切的新詩不管好壞總要有個新詩調頭？假使如此，那還不如沿用舊詩詞的格律，或者直抄西洋詩的體例好了。而我已經說過即使規定了這些格調也不過等於叫作詩的人做加減乘除的算學而已，並不是什麼難事。

那末新詩的不容易的地方在那裏呢？

我想，一切真正的詩人都會憤然的說：我爲了尋覓一首詩曾經日以繼夜的絞我的腦汁，甚至曾經爲了一行而增加了我的白髮，而他說作詩是容易的！不錯，我說做詩容易。可是我決不敢忽視詩人的苦心。我要問的是：詩人感到困難的地方是技巧問題還是內容問題？

我恐怕真正的詩人所苦惱的是詩意的缺乏吧，是形象的模糊吧，是詩材的枯竭吧，是感情的疏淺吧，是辭句的平庸吧，是想像的萎頓吧！我還要再說一遍，詩是容易做的。可是，正因為它比較容易，所以好詩就格外難得。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爲什麼初學寫作者的詩稿特別多，平平常常過得去的詩也不少，而真正

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見面，我總是拙于言詞，不知道說些什麼好，而在那時，我又忙于將這坐在我對面的人和馬達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較，也和我讀了他的自傳以後在想像中描繪出來的大作比較，我差不多連應有的寒暄也忘記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絕說起來了。他說他剛出來，就知道我進去了，而在我還沒到西安的時候就知道我要來了；他說起了他到蘇聯去的計劃，問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講他的「民族交響樂」的創作。我對於音樂的常識太差，靜聆他的議論，（這是一邊講述他的「民族交響樂」的創作計劃，一邊又批評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將來致力的方向），實在不能贊一詞。豈但不能贊一詞而已，他的話我也記不全呢。可是，他那種氣魄，却又一次使我興奮鼓舞，和上回聽到「黃河大合唱」一樣。拿破崙說他的字典上沒有「難」這一字，我以為洗星海的字典上也沒有這一個字。他說，他以後的十年中將以全力完成他這創作計劃；我深信他一定能達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達到，因為他不但有堅強的意志和偉大的魄力，並且因為他又是那樣好學沉思，勇于經驗生活的各種方面，勤於收集各種民歌民謠的材料。他說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帶給他的三包陝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覺得還很不够，還有一部份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處去了。他說他將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載，儘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謠，然後再去蘇聯。

現在我還記得的，是他這未來的「民族交響樂」的一部份的計劃。他將從海陸空三方面來描寫我們祖國山河的美麗，雄偉與博大。他將以「獅子舞」、「划龍船」、「放風箏」這三種民間的娛樂，作為他這偉大創作的此一部份的「象徵」或「韻調」。（我記不清他當時用了怎樣的字眼，我恐怕這兩個字眼都被我用錯了。當時他大概這樣描寫給我聽：首先，是讚美祖國河山的壯麗，雄偉，然後，獅子舞來了，開始是和平常樂的人民的娛樂，這裏要用民間「獅子舞」的音樂，隨後是獅子吼，祖國的人民奮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將從「獅子舞」、「划龍船」、「放風箏」這三種民族形式的民間娛樂，來描寫祖國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追求。「你預備在旅店蘇聯的時候寫你這作品麼？」我這樣問他。「不！」他回答，「我去蘇聯是學習，吸收他們的好東西。要寫，還得回中國來。」

那天我們的長談，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見面，誰又料得到這就是最後一次呵！「要寫，還得回中國來！」這句話，今天還在我耳邊響，誰又料得到他不能回來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寫這小文的時候還覺得我是在做惡夢。

我看到報上的消息時，我半響說不出話。

這樣一個人，怎麼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這樣想：他在國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萬里，且經受了生活的極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時候，他大概還覺得這一段「偷來」的不平凡的生活經驗又將使他的創作增加了奇麗的色彩和聲調；要是不死，他一定津津樂道這一番的遭遇，覺得何幸而有此罷？

現在我還是這樣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開頭他就會講述這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而且要說，「我經過中亞細亞，步行過萬里，我看見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許多題材，我作成了曲子了！」

我永遠不能磨滅我們在西安的一席長談給我的印象。

一個生龍活虎般的具有偉大氣魄，抱有崇高理想的洗星海，永遠坐在我對面，直到我眼不能見，耳不能聽，只要我的神智還沒昏迷，他永遠活著。

（一月五日）

的好詩却是那麼少了。

既然詩的技巧問題比較對作者的束縛少，這應該是一個優越的條件，足以使詩易於發展了。但是詩亦有它的不利條件，那就是因為它簡單。小說戲劇有故事和人物做資本，有長大的篇幅做地盤，它們有引人入勝的條件。而詩却祇是那麼幾句幾十句至多幾百句「空話」。在從前還有那一套韻律可以讓讀者搖頭擺尾一番，現在的自由詩簡直就像白開水一般了。所以有人說，抒情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敘事詩應該復興了。就世界文學史上抒情詩的發展的情形而言，這話也不無相當理由，但是把這來規定詩歌的道路却是絕對不對的。還有人提倡詩劇，使詩歌和戲劇結合，這當然是可以做也應該做的；不過要是把這作為替苦悶的詩歌找一條出路的辦法，那就笑話了。還有人強調哲理的雄辯，這亦不失為新詩必備的一格，足以稍稍破除一般的可有可無的平凡氣氛。但是詩歌的根本問題却在於如何用的有利也有不利的簡單形式和技巧呈現出豐富深刻的內容，震動讀者的心弦。在這里，形式和技巧既然比較簡單，問題還是有沒有豐富深刻的內容；假使有，就幾乎等於有了好詩。然而好詩的竟不多者，不妨大膽說是作詩者的人生體驗大都不够的原故。

話已經說到這一步，索性再赤裸裸的說一句：在某些情形之下，貨色比較次些的小說戲劇還可以藉五顏六色花花綠綠的渲染暫時的蒙混一下，而詩歌却沒有這種便利——至少是比較少。它這幾百句、幾十句、甚至幾句，得是硬碰硬的貨色，一擊而中了讀者心才行。就這一意義而論，

人說詩是思想感情的最壓縮的表現形狀，或者說詩是文藝的精華，是對的。當然，這種說法過於空洞，離開了上述意義就不足取，因為會叫人覺得詩歌是什麼神秘的或者「最高級的」東西，那就又走進了絕路。

我們要強調新詩的內容，我們要求一切詩人在內容上力求精進！唯有完善的內容才能够創造完善的形式！

詩歌的內容，正如一切文藝作品的內容一樣，不外是作者——不是作爲一個孤立的個人，而是作爲社會某階層中的一員——的思想和感情的結晶。而思想感情的深刻性和豐富性則決定於人生的體驗。詩歌有幾個必要的因素：形象、想像、韻律、辭藻和結構。這些是詩人的思想感情所寄托的地方，也可以說是藉以表達的工具。結構和辭藻雖然是必要的，但是比較簡單。無論如何詩歌的結構不能和小說或戲劇的結構相比。辭藻的模倣或華麗也沒有決定的作用。至於韻律，這是詩歌的主要特質之一。但是有形的格調既經廢除，那種自然的節奏，無形的韻律，却不是可以強求的東西。這一則要看詩人胸中的蘊蓄是不是已經經過溶爐煅煉的鐵液一般的到了火候；假使如此，則無論滲進任何的模型都不失其自然和完整。一則也要看詩人對於語言的音樂性的研究和理解；假使他深入了語言的祕奧，他的詩句就不難具有自然的和諧和韻律。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形象和想像，這是決定詩歌的生命的。讀者以形象作爲具體的根據，從而展開想像的翼，海闊天空，一任你的馳驟，這時不但打破了字句和篇幅的限制，而且打破了環境的束縛，使你突破你的週遭。隨便舉幾個例子：

關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
悔教夫婿覓封侯。

——唐詩

慣於長夜過春時，
翠黛將雛髮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
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
月光如水照緇衣。

——魯迅

我生活在祖國里，
恐怖日夜向我追縱，
我生活在祖國里，
却像旅行在陌生的地方

失去通行證

自由呵！
你這難產的孩子！

——威克家

儘管這幾首詩的產生年代不同，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有或多或少的差異，但無疑的都是真正的好詩。即以比較弱幽怨一首而論，短短的二十八個字啓示了我們何等廣闊的境界！翠樓上勝色，少婦，塞外的烽烟戰火，戀愛的柔情，功名的抱負，春天的景色，午夜徘徊，這一切，蘊藏着多少的夢，多少的淚，多少的血，多少的鬪爭！威克家的勝利風的這一節，用樸素的語言透露了深而重的悲憤，使我們感到心被壓得發痛，因爲這不祇是詩人的悲憤，而是人民大眾的悲憤；這悲憤是沉滯的，甚至是默然的，然而堅決而頑強，因爲正如詩人所說，當我們失去通行證旅行在陌生地方的時候，唯一的道路是咬緊牙齒來衝破自由的枷鎖。

至於魯迅先生這首不朽的詩，雖然用了舊詩形式，所詠則是現代的內容，惟有我們這時代的中國才有詩中所說的事，也惟有這時代的中國才會產生魯迅先生這首詩。而思想的深厚，感情的澎湃，胸懷的遼闊，意境的繁迴，尤其無需我來加以讚美。

據此，我們可以看到，詩類的形式問題是如何的被決定於內容問題了。我不否認形式對內容的反作用，但是今天新詩的迫切課題却是如何積蓄深厚的思想感情，如何發揚闢大而細緻的想像，如何把握生動而新鮮的形象，如何融合書翰上和口頭上的語言。

黑 女 兒 和 他 的 牛

山

陽

歐

牛

瘋果然傳上臥石村來了，好好兒的牛，忽然不肯吃草，嘴巴上整天掛着幾條長格溜溜的，像粉條一樣的口涎，臥在牛圈裏，不肯站起來。白石鎖兒家裏的一根牛，其中有一頭就是這個樣子病了的。他跑去找鄉文書李生旺，說：

「不得了啦，我的生靈難活啦！……鄉上怎麼個……唉，那牛怪可憐的，直把我心頭兒都疼裂了。沒人看見他的時候，就臥在地上打盹；一看見人來了，就睜開兩個紅紅的大眼睛望着你，嘴脣像蝴蝶翅膀一樣的抖着，看樣子是在說話咧，是說「救救我吧，救救我吧！」這樣咧。唉，你看牠乖得……那尾巴還會輕輕地動搖呢？鄉上看……我的好文書，給咱尋個辦法吧！」

李生旺因為實在沒有辦法，就把腦袋搖了兩下，說了一句糊塗的話：

「你不是求過牛瘟神了麼？」
 「那裏有什麼牛瘟神叫我求呢？」白石鎖兒分辯着，看看有點兒急了。「那不過是拜拜土地爺爺，了了事就是啦！人家土地爺爺還顧得上管這個？唉，政府要是沒有辦法，我那個生靈少不了只有一個死！唉！……」

鄉文書沒有辦法。鄉長也沒有辦法，連區長也沒有辦法，只得把情形報告到縣上去。白石鎖兒的牛病了幾天，最後拉了稀死了。再的那一頭牛不過不幾天也病了。這回算是找人給灌了藥，可是也沒頂事，

最後又是拉了稀死掉了。

牛死光了那個後勁，白石鎖兒家那個煙囪子就沒有看見冒煙。到晚上，全家都哭噙開了。區長聽見哭聲走過去，在離那家人還有十來步遠的一棵大樹下面站住。他是那樣一個老實的，軟心腸的人，因此他只能夠用一把手指頭搓着自己的額角，把那些搓出來的泥條，惡狠狠的扔出去，想着：

「這真是，誰去也不是，走也不是呀！」

於是他就坐下了。在那裏坐了很久。在十來丈遠以外，鄉長胃胃失失的，還有點兒兒氣，從白石鎖兒家裏的那一頭走過來。他正想走進白石鎖兒家裏，却叫區長把他叫住了。他一看見區長，就大聲吶喊起來：

「我還沒看見你呢！你坐在這裏呀？他們哭得很好聽是不是？」

鄉長一面說一面走過來。他告訴區長，他要進去看看，勸他們不要哭。這個後半響，把整個上臥石村都哭得心裏發慌了。區長不同意他的做法。

「鄉長，叫他們哭去吧！人家兩頭牛都死了，你政府又沒辦法替人家治好。叫他哭吧，哭過了就會好起來的。……」

白石鎖兒的牛死了五天以後，有人給區長捎了一個信來，說延安派了人到上臥石村來給牛打針，不管好的病的，打了針就能保險。這一下可把區長喜得多少盛（獸）不定了，他整理好了全身的鈕扣，把

帽簷也拉得端端正正，用不慌不忙的步子走到上臥石。

「對，這回咱可有辦法了！」他一開口，就對鄉長這樣說。

區長一五一十的說開了。說他聽見甘泉那邊的人談，怎麼打針治好了牛瘟。說到××來的同志的吃住問題，又說到最好在村子里召集一個會，看到一個牛主最落後的，就在會上給教育一下。鄉長聽着，也沒有插嘴，看樣子沒有區長那樣大的興頭。區長把話說完了，鄉長才懶洋洋的說：

「牛病了，沒人來，牛死了，倒來打針來了。」

區長馬上覺得鄉長這話不對頭，就糾正他道：

「你怎麼好這樣說呢？牛死了的就算穩了，活着的還要預防呀！打了針就傳染不上，保險不會得病。要不去好好的宣傳，叫他們要信科學。」

「科學不科學，我也解謎不下。」鄉長老聲老氣的嘟囔着。看他的年紀才四十左右，比區長大不了五十歲的一付神氣來。「你曉得，老百姓的牛，現在一滿沒有病下的，叫他們把牛拉出來打針，這事情自然不容易，不過政府的號召，他們倒一向都是擁護得很。他們知道政府是給他們謀利益的，政府叫做啥就做啥，不成問題！只有白占才那根牛，我不敢寫包票。這個老漢實在難纏。什麼事都得說了又說

談了又談，最後還得大大的打一折扣。

兩個人商量好了。只等打針的人一來，就召集有牛的人開一個會。開會之前，由鄉長佈置一下，我兩個平日表現得最積極的人，先把打針的好處談通了，要他們在會上發言，對白占才進行教育，白占才要還是推推托托的，就讓大家來批評他。區長把問題解決了，就回區政府去。一路上，他用手指輕輕拔着自己上唇的短鬚，又摸摸後腦勺上的頭髮，心裏快活的想着，「該剪一次髮了。柳橋鎮是那天的集呀？前天，二十一，昨天……二十二，唔，還早哩。」鄉長把區長送走之後，就坐在密洞門口，眼睜睜的對着那快落到山頂上的太陽，迷迷糊糊的想着，「是不是真的呢？打針能防牛瘟麼？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一直想到喝米湯的時候，還沒有把問題想清楚。

又過了一天，上面有人來了。是一個清瘦瘦的，個子小小的年輕人，穿着一身半新舊的藍色土布的衣服，手裏提着一個小皮箱。說話帶着很重的江浙一帶的齒音。到的時候已經很晚，看來他也很疲乏了。區長招待他吃了晚飯，就讓他休息。可是他不肯休息，堅持當晚就要開會，明天就要開始工作，而後天，因為還有別的工作，一早就走了。他雖然很疲乏，臉上，身上，腳上，都蒙着一層厚厚的塵土，但是舉動還很活潑，有一種健康愉快的笑容，從臉上的浮塵中透露出來。區長依照他的意見，約好鄉長和鄉文書，當晚就在鄉長家裏，召集了一個牛主的會議。莊子上一共有二十來戶人家，到了十一二個人。有白根泰，白黑女兒，白明亮，白老七……被鄉長

認為很頑固的白占才也到了，而且到得很早。

開會了。大家在鄉長坑上，有坐着的，有斜靠着的，有格蹴（蹣）着的，圍成一個馬掌形。當中放了一枝高高的燈柱，上面點着一個小小的青油燈，把人的臉照成青銅色。有兩個人在咳嗽的吸着水煙，有兩個人在低聲拉話。區長首先介紹了上面來的會同志，然後就開始討論……隨後鄉長也講了話……大家就開始討論……隨後又舉行登記……誰家有幾頭牛，打針不打針……

裏面正在忙着的時候，密洞外面是一片黑茫茫的夜色。有一個人在門外朦朧的燈光里閃來閃去。看樣子，這個人是有什麼心事，想進去，又不想進去。他在這裏轉來轉去，轉了不止一次了。有好多次回他要回家，還沒有走到自己門口，又下決心要走進會場。最後一次，他在鄉長門口站了一袋煙工夫，就一股勁兒走進會場裏面去了。

「來，上炕，白石鎖兒，來參加咱們的會。」鄉長說，區長也這麼說。

白石鎖兒沒有回答他們，也沒有上炕，就站在炕前面，伸開兩手對大家說：

「我沒有什麼說的。我還有什麼說的呢？……但是大家要注意了……大家的牛，一定要打針預防才好……我呢，只有這麼一句話。」

他說完了，就旁若無人的，也不打招呼，也不說什麼，像一個影子似的走了，大家楞了一會兒，隨後就忙着登記的事，把白石鎖兒的事忘記了。

正像我們平常所說，「這個會開得很好」，大家都登記了。這意思即是說，大家都贊成請會

同志給自己的牛打針。連鄉長事先估計最頑固的白占才，也沒有費什麼手脚，一下子就登記了。

散會以後，白明亮，白黑女兒，白占才，白根泰這四個人朝左邊大路走，其餘的人朝右邊散去。走到半路上，白黑女兒忽然問白占才道：

「占才，你一向不相信洋醫的，如今也變了。剛才你說話說得那麼積極，那麼明天，你的牛就叫那姓會的拿那根大針往肉裏扎呀！」

「扎叫扎去」白占才回答道：「我轉變了，咱們不懂的事情，人家懂。」

幾個人默然無言的走了不遠，白占才家到了，剩下他們三個人。走着走着，白黑女兒忽然又問白根泰道：

「根泰，你呢？」

白黑女兒今年已經四十幾歲了。他是那樣一種人：不大說話，也不大管別人的閒事；不過他要是一有了主張，那主張就在他腦子裏生了根，而且這些根子不曉得會長到多長。這就是，別人叫做「死牛人」，或者叫做「牛死頂牆根」的那種人。開頭他問白占才叫不叫牛扎針，大家還不明白他的用意，現在他又問起這件事，白根泰和白明亮這才聽出他的心事來了。他的心事——也就是他們兩家的心事。

「黑女兒，我的牛什麼針也不打。」白根泰說，「登記還不是登記……」白明亮雖然也不想打，不過他的話還說得活動些：

「牛生病不生病，是跟着人的運氣走的。」他低聲囁囁着，「不過，早先說好了要打針，這回倒難改口。」

黑女兒再也沒有說一句話。正因為他一句不

寓言詩三首

（方言試譯——蘇州話）

拉芳登 (La Fontaine) 是十七世紀法國著名的寓言詩人。一六二一年生於夏多，底哀里 (Chateau Thierry)，一六九五五年死在巴黎。他的不朽之業是在故事詩和寓言詩方面，有超越時代和國界的聲譽。他的寓言詩被寫成散文而介紹於世界各國的已很多，有些寓言就是在中國也是熟悉的，可是知道作者的人却並不多。這裏譯的是他的「寓言詩」第一卷的頭上三首；因為法國話是歐洲最柔軟的一種語言，所以試用中國最柔軟的方言——蘇州話來翻譯；不過雖然用的是方言，譯時還是力求忠實於原著，跟改譯不同；譯者始終認為方言是最生動最能傳神的，很希望國內翻譯界注意到這點，題目旁邊注明試譯，為的是願意得到翻譯家和讀者的指教。

譯者

借冬糧 (La Cigale et la Fourmi)

（原名：知了和螞蟻）

知了嘩啦啦唱仔一個夏場，
屋裏向缸空盤空噉不吃糧，

說，所以他底本意更加容易叫別人明白。一棵樹也是不說話的，可是誰也清楚他的根子要往那裏扎。

第二天一早起，白黑女兒就把他的兩根牛趕出去了。他吩咐他的大兒子麻索兒把三頭牛趕到馬首村他舅家裏，又吩咐他的二兒子貴娃把其餘的一頭牛——一頭比較不大的牛，攔到三里路以外的一條拐溝裏。他自己坐在圍牆門口外面吸旱煙，什麼人和他說話他不答腔。

不久鄉文書李生旺陪着會同志來到了。區長和鄉長因為別的工作到柳橋鎮去，沒和他們一道來。他們第一個到白占才家，工作進行得很順利，第二個到黑女兒這裏來。

「回來坐，回來坐。」黑女兒說着，把他們讓進窰裏，他的陰沉沉的眉眼似乎笑了笑，以後就動也不動了。李生旺只顧伸着頸子吸煙，主人也只顧吸煙，也不望一望會同志。

「你的牛在那裏呢？」會同志問。

「我的牛呀？」黑女兒回答着，把臉向着打針的人。會同志把他打量一下，只見他身高五尺來回，骨節寬大，全身的肉皮都是鐵青色，長得稀稀鬆鬆的，像有什麼病的樣子；他那冷冰冰的神氣，因為他那一對灰色的睛眼，和那一嘴灰白色的短鬚，就更加顯得冷冰冰。不論說話也好，吸煙也好，他的嘴脣扭得那樣用力，好像那說話和吸煙都不是出于自願。——是有誰逼了他一下子，才把他逼得說話，或者吸煙的，會同志看着他，覺得有點兒怕他，就不再問了。李生旺把煙吸得差不多，就一口吹滅了燈，對大家說：

「走，咱打針去。」說完，一跳就跳下炕來。

黑女兒把煙灰敲在炕沿上，又裝上了一鍋煙，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回答道：

「牛叫我舅借去歇柴去了。」

李生旺並不預備相信這句話！就開他的玩笑說：

「那給你和你婆姨打也使得！」

「實在的！」黑女兒堅持着說，不過嗓子壓得更低，差不多聽不清楚了。

他這號低沉沉的嗓子，李生旺是熟悉的；他如果沒有下足夠的決心，他就要使較高點的嗓子，鄉文書開頭是感到詫異。要論人品，黑女兒不見得怎樣；要論表現，這個一貫是很積極的。交公糧走在前頭，有事動員起來不肯做第二，擁軍優抗，樣樣熱心，雖說不愛管別人的事，是他一個很大的缺點，可是他自己那一部份，他總做到，做夠，而且做得超過的。如今怎麼會來這一手，把鄉政府給美美的問了一下呢？想到後來，李生旺就生氣來——這簡直證明鄉長的估計是錯誤的，而且今天早上就有人告訴過他，大清早，貴娃趕一頭牛往北溝走。這分明是白黑女兒搗他的鬼了。

「奴」鄉文書說：「你的牛不打針了？」

「論牛，原是好好兒的，」黑女兒扭着嘴脣說，一面說一面又用手背擦自己的臉頰。「打不打都不要緊……」

「會上把什麼問題都討論清楚了，你是不是一邊怕牛打了針要吃虧？」

「那樣的事，誰解不得開呀？」黑女兒把背朝着鄉文書，彷彿要走開。

「好吧，好吧，」李生旺把手一擺，做出要

西北風吹得實極冷，
死蒼蠅不一隻，乾曲蟻動拾半條，
乃未那亨？

實在餓得肚裏難熬，
只好去問隔壁隣舍蟻蟻借點冬糧，
借格幾粒碎米，
度過格個年夜，
一到春天就有法子好想。

俾說：

「阿好謝謝你，

看勸隣舍面浪，

用弗着等到開年重陽，

連本帶利，

一齊還條一個清爽！

奴是信用担保，

來搭僚商量商量！」

碰着蟻蟻生性有點小氣，
俾是省吃省用，克勤克儉，
倒弗是心腸志硬。

看見格位寔朋友，
就一面孔冷篤篤冰生。

俾說：

「勸拉夏場裏向，

僚勸浪做啥？」

知了說：

「奴呀！奴日日夜夜，

對仔過路朋友，

高聲歌唱！

說起來，格章事體，

僚又要弗贊成格呢……」

無端冷笑笑說：

「哈佬弗贊成介？」

「好極！」

格末僚現在再唱哩！」

把這件事結束一下的神氣。「你說說看，是不是你舅舅把你兩頭牛都借走了？」

「沒有。還接下一頭。」黑女兒又使喚那號壓得很低，差不多聽不清楚的囁子回答。

一直坐在炕上發楞的會同志，原來打算在這里插一句話，說既然還有一頭，就先給這一頭打針……但是白黑女兒已經和李生旺講好了，等一會他把剩下的一頭牛駝到鄉政府門口去打針去……

這樣會同志又沒說成話，白黑女兒果然駝了一頭牛到鄉政府去。他在路上這樣想：「牛生病不生病，要看養牛的人運氣好不好……唉，好在留下的這是一隻……怎麼我今天覺得牠格外好看呢？」

唉……畜牲，碰你的命吧！」趕會同志取出針藥，把大姆指粗，中指長的那麼一筒筒藥水，往牲口肩膀上打進去的時候，他的心立刻就溶化了。他又站在一旁，癡癡迷迷的想：「要是我能替牠……這畜牲呀！」

上臥石村這回給耕牛注射疫苗的結果，從鄉政府這方面看來，成績是不大好。全莊子二十隻牛，只注射了十三隻。從白黑女兒這邊看來，那又不同了。白根泰說：「幸虧我那一犢沒打針。」

「白明亮的說法也是一樣。黑女兒呢，他說：『算算我倒霉，不過只打了那一頭，也還好。』」

事情可是也真有那麼湊巧的！會同志回××去了的三天以後，沒打針的七頭牛一病就病倒了六頭。不管灌藥也吧，扎針也吧，總沒見效，又過十天工夫，就一頭相跟一頭的死掉。這個消息可把整個村，整個鄉，一直到整個區都鬧翻了！

白根泰和白明亮都承認了自己的錯。只有白黑女兒還堅持他自己沒錯。牛死了的那天早上，他家也和白石鎮兒家的情形一樣，他媽，他婆姨，兩個娃，一家大小只是哭。早飯沒吃，誰也想不到這回事。到了響午吃中飯的時候，大家還只顧得哭，連火都沒有生起來。看見這淒慘的模樣，他忍不住自己想到：

「怨不怨我的錯呢？」

過了一會兒，他自己又回答：「不是的。是運氣不好。既然是運氣不好，那麼大家哭什麼呢？越哭運氣就越壞了……」於是最後他就發起火來：

「趕快起來做飯」，他對着婆姨吼叫：「我還沒死，你們哭什麼？」

婆姨站起來，走出院子外面，一面擤鼻涕，一面含糊糊糊的說：

「咱們的牛是不該死的……咱們的牛是不該死的……」

黑女兒一聽，似乎話里有話，就用脚死勁頓着地，大聲叫道，「你說清楚些！這是咱們的運氣！」

「運氣是運氣，你看……那不是沒病麼？」

她不止沒有說清楚些，反而說得更含糊些了。不過她越含糊，那做丈夫的心里越明白。他一望那頭打過針的牛，果然好好的站在那邊，連一點病容都不帶。他氣極了。跑過去照牛後腿就是一拳。那牛挨了一拳，對他瞪了瞪眼，心裏有點糊塗：「不是擻路，二沒有偷吃，是叫自己走呢，繩子又是拴在木樁子上的。於是那牛抱着一種「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態度，自己擠了擠眼睛，就算了。不過黑女兒倒從牛的擠眼睛，看出一種得意的神氣來，又一連打了兩拳，還罵

比水牛

(La Grenouille qui se veut
aussi grosse que le boeuf)

(原名：青蛙要跟水牛一樣大)
一隻癩團看見仔一隻水牛眼熱得來；
俾想：

「那亨佢格姆媽孳奴生得實梗小，
賽過一隻雞蛋？」

「定緊要搭俾比比看來！」

格個壽頭馬上朝天睇倒，
挺起仔肚皮，

拚命脹氣，
偏要搭格隻大水牛比俾一比。

俾一頭脹。一頭對淘伴說：

「阿姐，你着看看噃，
阿差弗多哉？」

「捺告訴奴噃！
阿是爾來？」

「因頭亦弗起碗！」

「現在那亨？」

「噯不來！」

「現在呢？」

「還差得遠勒！」

格隻小宗牲拚命格脹，
到底眼破仔肚皮哉！
世界浪向有弗少人儂像實梗，
三百塊洋銅家當，
三百五十塊着拉身漢！
個個小官員想有隨從，
個個小要人自派代表，
個個鄉下小財主想住洋房！

道：

「你得意什麼！你得意什麼！」

這時候，如果，那牛歪着身，斜着眼，喘着氣，……不然就臥在地上，不吃草，嘴邊掛着涎，……不然就瞎了一只眼，癩了一條腿，瘦得皮包骨，而那層皮又鬆得像荷包一樣往下墜，……

：那該多好呢？那就證明打針是叫牛吃虧的了。可是那牛偏不。那牛偏要結結實實的站在他面前，不但挑不出毛病，還顯得比從前更壯，更年輕。這簡直是在札他主人的眼睛，黑女兒又舉起拳頭很命毆下去，這回却叫那牛閃躲開了，沒打着。那牛一閃躲開他，就照出後面還站一條牛，這一下他可得法了。後面這條牛，才是一條真正真正的好牛。而且有了這條牛。他的面子才撐得起來。他把剛才發火的事情忘記了，指着這條牛給他婆姨看：

「這不是！牠打過什麼針！」

再倒霉的事情也不會有，黑女兒說過這句話，還沒有過兩天，那不爭氣的東西也病倒了。這一下他才着了慌。鄉文書李生旺特地跑出來告訴他，說那回打針的那個姓曾的，如今正在馬首村替牲口治病，叫他去打開問問。

「唉，好文書你說，過刻只怕不頂事了吧？」

黑女兒的心動了三分，口氣分明軟下來了。他再跑到牛圈里一看，那頭顏色深一點的還在好好的吃草，那頭顏色淺一點的病得比昨天更沉重，他的心就動了五分。他再一回頭，看見牛圈外面站着他的婆姨，手裏捧着一把點燃的香。——天氣才不過陰歷八月初頭，她怎樣會發得那麼厲害呢？這時候，他的心就動了七分。他走出

牛圈一望，只見天氣陰陰沉沉，烏雲把天空都蓋蔽了，雨點正逐漸由小而大。他嘆了一口氣，顯出不耐煩的樣子，隨後又用那壓得很低，幾乎聽不清楚的嗓子對他婆姨說：「看來不免我還得走馬首一趟咧！」

他舅舅是住在馬首村的一個老漢，已經六十多了。他的女婿和他住在一處。他們牛正在害瘟疫，請了人去治。白黑女兒趕到馬首村，正在下大雨把他一身淋得精濕。獸醫也冒着大雨來了。一共是兩個人，其中的一個就是上回到過上臥石村的那位姓曾的，還有一位姓許的，他不認識。那姓許的早已打聽出來，黑女兒的三頭牛曾經趕到過這個村子，然後回去就得了病，只是不知道死了牛的事情；現在看見他冒雨趕來，就已經猜出了幾分他的心事。

「聽說你的牛上回到這裏來，叫瘟疫給傳染上。」姓許的說：「現在怎麼樣了？該是好些了吧？」

「是啦嗎，還沒怎麼樣。」

白黑女兒原來打算把真情來意，都照直說了的，不知怎麼話一出口，却變成這個模樣。……當下兩個獸醫和舅舅拉了幾句閒話，就動手給病牛打了針。後響那頭牛的病情看來是更加嚴重了。黑女兒看見這種情形，滿懷的希望，不知不覺的冷了半截。

「也不頂事。」他心裏自問自解的想，決定看看打針的効力究竟如何，再作打算。

下午，那兩個獸醫又來了。他們拿一根小小的玻璃管扎進病牛的肛門裏，看見這種事情，就多少有點不慣，站在一旁咕嚕着。那兩個年輕醫

騙奶糕 (Le Corbeau et le Renard)

(原名：烏鴉和狐狸)

老鴉銜着一塊奶糕，

立勒樹極枝浪；

狐狸聞着仔香味，

跑來拍俚馬屁；

俚說：

「俚早呀！奴格黑老爺！

俚那啫實梗漂亮格介？

噯，眼熱煞奴哉！

倒弗是奴奉承俚呢噲，

如話俚格聲音亦像

格格大衣實梗漂亮法，

格格森林裏向，

還有句裏個人及得上俚噯！」

格個馬屁一拍，

拍得老鴉魂靈弗勒身浪哉！

毫燥張開格大嘴吧，

想顯顯俚格老鴉叫；

那曉得跌落仔嘴裏格塊奶糕！

狐狸接仔嘻嘻笑，

俚說：

「黑炭，乃俚記記牢，

噯不格種吃馬屁格豬頭三，

拍馬屁格朋友，

肚皮那亨吃得飽！

吃一次虧來學一次乖，

弗要肉痛格塊大奶糕！」

老鴉又氣又恨，

哭蘇好啫笑弗好；

對天咒咒，再亦弗肯鑽圈套！

但是恁曉哉，

賊出關門剛剛喊快傍！

法國 La Fontaine 著 倪海曙譯

生就給他們解釋，牛的病勢雖然沉重，但是體溫沒跌下來，還有救的。客人走了之後，老漢就嘆開了：

「不……頂……事！拿一根玻璃針，就能把牛札好呀！」

第二天，醫生又來。牛的精神已經好了一些，還是不肯吃草，老漢還是站在一旁咕嚕着。他們給牛檢查了體溫，知道病情還沒變化，就向主人提出保證，用江浙口音說道：

「你們弗要發急。茲個病要是治弗好，我們賠你一條牛！」

第二天，天才亮，白黑女兒悄悄的跑進牛圈去。開頭他還以為自己眼花，仔細一看，果然不假，那病牛正在吃草。他嘴吃得那麼香，好像我們在嚼芹菜的時候一樣。黑女兒鼻子一酸，眼睛熱辣的流下兩滴眼淚來。

「要是早知道能治，早兩天就應該請醫生也給咱的牲畜治一治。」他想：「如今又耽擱了三天，不知道家里面情形怎麼樣了！」

他連忙擦乾了眼淚，到外面去抱了一把草進來。這回他一進牛圈，眼睛就叫淚水給濺定了，迷迷糊糊的。什麼也看不清。不管那里是牛，那裏是槽，他將那堆草朝牛腦上一撒，轉身就跑了去。

他找到了那兩位「活菩薩」（他給他們起了這個名字），把全部經過情形，一五一十都告訴了他們，然後又請他們再上臥石村打一個轉。他們也答應了，當天下午，天晴定了，他們三個人一道往回走。這一路上，黑女兒的高興真是形容也形容不出來。他的話也多了，笑也肯笑了，

連灰色的臉，灰色的眼睛，灰色的短鬚，都明瞭亮的有了光彩了。

一到院子外面的圍牆門口，他用二十年以前的手勁兒把半掩着的門推開，又大步大步走進院子去，一面還高聲叫嚷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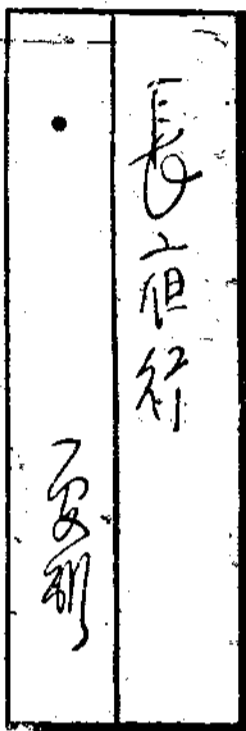
「你們快出來，快出來，給牛請了先生回來！」

這種步伐，這種嗓子，都是二十年以前，當地還年輕的時候才有的。他一直跑到牛圈口，都沒有碰見一個人。一看牛圈里，只剩下那頭顏色深一點，早就打過針的，而另外那一頭生了病的，就沒看見了。他猛然一回身，都看見他婆姨正在門口和那兩位「活菩薩」說話。他正在奇怪為什麼他婆姨不讓客人回來坐，却朦朦朧朧的看見客人向他揚着手，還朦朦朧朧的聽見客人們向他說：「我們走了！」說完就不見了。他呢呢喃喃的說着，「我的牛呢？」只覺得渾身一軟，就癱坐在地上了。

他是太遲了。過了一個月以後，區長在市南崗碰見那位姓曾的年輕人，談起白黑女兒，區長說道：

「白黑女兒澈底轉變了！他到處自動給你宣傳。在柳橋鎮上，他看見一個人就宣傳說：「唉，農場打的牛瘟針，真正好！真正好！避刻（現在）大都解開了。……」

萬葉初版書店	
八年（散文小說）	鳳子著
活路（短篇）	羅洪著
鞭笞下（散文小說）	林狂著
上海天路三九號	



長

夜行是友人于伶兄的一個劇作的名字，我在這兒是借用的。

九年前國軍退出上海的時候我帶着一種悲壯的心情轉入內地，九年後中央軍收復上海的時候我帶着一種鬆澹的心情回來。朋友們見面的時候問起「走了不少路吧」？是的，這九年間幾乎把西南一帶全走遍了，真是，當問到：「寫得不少吧」的時候，我想了想，回答說：

「可以說不少吧，九年，以每天寫一千字算，總也寫了三百萬字以上吧。」

朋友們臉上露出了疑信參半的神情，「一共有幾個劇本？」

「劇本嗎？八個或者九個，可是——」

「也够多了，此外還……」

「這些劇本所寫的全不是自己要寫的東西。被朋友們逼着，忙裏偷閒寫下來給劇團湊一個節目，如是而已。」

「這爲什麼？寫劇本之外，你忙些什麼？」

「辦報。」我回答他。「在這九年的特殊環境中，我幾次懷疑到，在那種情形之下寫出來的劇本究竟有多少作用了。」

「這話怎講？」

「我要說的是這九年間一直壓在我們頭上的一種荒唐無理到不能令人相信的檢查制度。在那種情形之下，真真有助於抗戰，有助於反法西斯的文藝作品是不可能產生的，除非你寫下來預備藏在家裏，否則，你替一個劇團寫戲，把心裏要寫的寫下來，那就是對劇團的朋友們開玩笑。」

「那麼，這九年來你寫下的八個劇本全是違心之論了？」

「當然我們也鑽了一些空子，從網縫裏偷漏了一些東西，可是大體上講，這些全不能代表抗戰九年中老百姓心裏要講的話的。」

「新聞工作的情形可以好一些麼？」

「不見得。但是因爲情形不一樣，在報上我們每天每天的門，各種方法的門，把標題標出來，把真實的消息漏出去，祇要通過一道檢查網，就可以直接送到讀者手裏了。一個劇本上演要通過三次乃至四次的檢查的關，劇本出版檢查，上演檢查，彩排檢查，後來又有劇場檢查，每場每場的檢查，外加通過了這一切檢查之後的「無權檢查者」的隨時檢查……等等。有一個時候報紙還可以開天窗打××，舞台上不能在檢掉了的地方沉默致哀的。」

「是些什麼問題要檢查得這樣嚴厲呢？」

「怕的不是嚴厲而是無理，有理可講我們倒是不怕否嚴厲的，至于是些什麼問題，那就得從頭說起了。」

抗戰第一年，現在回想起來最幸福的一年了，大家沈浸在興奮之中，儘管軍事上失敗，政治上思想上還沒有多大的進步，也沒有多大的反動，那一年曹禺先生寫了「脫變」，陳白塵先生寫了「大地回春」，宋之的先生寫了「全民抗戰」，我自己寫了「春潮」，這些像命一般的說都對抗戰充滿了信心，洋溢着希望，換言之，每個作者也都衷心地描寫和祝禱不明目的光明，這一年作家們參加軍隊的政治工作，上前線，寫標語，爲了獻金，勞軍運動而廢寢忘餐，這一年我在轟炸下的廣州辦報，振筆疾書，所寫的一言以蔽之幾乎沒有一言一句不寫着和歌頌抗戰中的光明，抗戰初期的軍隊老百姓，實在使我太感動了，十月廿三日敵騎入廣州，我們一行廿餘人突圍出走，沒有一個人有一點沮喪的念頭，可是，十一月抵桂林，政府西遷重慶，十一月十二日身遭了長沙大火之劫，寫了報紙在桂林復刊十二月間到香港去走了一轉，次年一月回到桂林，政治氣流就一天天的逆轉，軍事情形在此不必絮述，政治上從這時候開始，一切工作重心再不是對敵而對內了，熱情的青年人遭受了壓迫，工作積極的團體橫招解散，思想統制一天天的加強，公開的檢查條例和秘密的「特務」活動多如牛毛，沒有光明而強迫作者描寫光明，黑漆一團而強迫作者暴露黑暗，有良心而感到文藝工作之嚴肅的作家握管興嘆，不知如何下筆才好。汪精衛及其徒黨在黨國中稱進行着叛國賣國，阻撓抗戰的工作，當時我們沒有罵一句汪逆的自由，遼東慕尼黑危機一天天的深刻，我親自在香港，廣州灣，滇越路

上看到了綏靖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封鎖了我們一切的海口，杜絕了我們甚至醫療衛生材料的運輸，當時祇有蘇聯這一國家無聲而有效地支持着我們的抗戰，可是當時的政策不准批評英法猶有可說，而官方一切新聞雜誌一定娶爲了波蘭、芬蘭、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問題而大舉反蘇，實在使每個有良知的文化工作者所不能容忍，在這時期之內，法西斯、民主、中蘇邦交；這些字眼都是犯忌諱的，我把全心全力集註在反「反蘇」和反法西斯的政論，還有什麼心情能寫劇本？被歐陽予倩先生和上海的朋友們逼着，我是寫過兩個劇本的，「心防」和「愁城記」——我不能寫內地，祇能把希望寄託在孤島的上海了，這是一種逃避，這是一種怯弱，我應該坦白供認，當接受一個劇團的囑託，爲他們某月某日的節目而寫一個戲的時候，我考慮着這個節目的能否演出，考慮到這個劇團的環境，而不能隨心所欲地寫下來，而使演出者失望乃至遭受困難的。

一九三九年冬是一個最危急的時期，這一年我和大多數的文化工作者終于被迫離開了祖國，「避難而來，避難而去」，可是我們還不肯放棄文章報國的志願。一九四〇年春，我在香港曾經寫過一篇作爲滬版「愁城記」代序的「一個旅人的獨白」，相信頗能說明在這三年之內一般文化工作者共有的心聲。

託殖民地香港之福，我們在這小島上居然還可以有有限度的講話，在香港祇要不作人身攻擊，反汪反日反法西斯和求民主的言論還不至于受到干擾，避開汪「賊」，日「寇」之類的字眼不用，不管對英帝國對港政府乃至對國內政局，抒述意見和批評政治的言論是自由的，在這短短的十個月中，文藝運動蓬勃是空前的，在政治低氣流中擱筆了的人，都重新拿起武器來了，這十個月是抗戰五年全過程中文化生產的豐年，我閉上眼就想起當時領導我們全軍作戰的賴奮先生，他的熱情，他的鬥志，他的聲音笑貌，現在是已經再沒有親炙的機會了！他寫了「抗戰以來」，茅盾先生寫下了不朽的名篇「腐蝕」，我追隨師友們之後，也寫了兩個電影劇本，一個長篇，和每人一篇以上的短論雜感。我相信，中國文化工作者是要寫而可以寫出些作品來的，祇要束縛在手腳上的鎖鑰能夠寬鬆一點的時候。

十二月八日來了。兩個戰爭併成了一個，正義與不正義，民主與法西斯，反侵略與侵略，兩種戰爭兩個世界兩條陣綫是劃分得很清楚了，中國和蘇英美法的反法西斯民主國家站在一條綫上，從常識判斷我們該可有反法西斯民主的自由了吧，可是，事實和書生的常識相反，當我們回到祖國的時候，那時候的政治口號依舊是「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國家用法律規定了「一切龐雜的思想」必須肅清，當然反法西斯思

想是屬於「龐雜」這一類列內的。當局用「招安」的態度「歡迎」了我們，可是我們還不想降服。像農人失去了土地，不能默視和不甘緘口的時候我們就祇在小園子裏開始了耕耘，不能突破齊格非陣綫，左衝右突之餘，不甘放棄工作不能擱筆，就祇能「走小路」和避開當面的現實了，我回國之後第一個作品「法西斯的細齒」初上演之後就因爲「法西斯」這個名字「不安」而不准以原名再度上演，「水鄉吟」就在別一種不能想像的理由下遭禁止了，而事實上，說聲慚愧，這兩作也都是逃避後方現實的作品，對於這一時期的傾向，茅盾先生在「八年來文藝工作的成果與傾向」（「文聯」創刊號）一文中說得最爲清楚：

「在嚴厲的檢查的制度之下，也不能有正常的發展，即使是歷史題材，也逃不過檢查的網。『屈原』在第一度演出以後即不能再演，而『高漸離』則始終不准上演，寫敵後的作品只能把背景放到遙遠的『白水黑山』之間，而且不能不有所諱，寫淪陷區則要拖一條人心思『漢』的尾巴，而不能不抹煞了民衆自動抗日的事實。寫鄉村土劣有時不得不用了『清官』來陪襯一下，甚至世界古典名著的介紹也不是完全享有自由。」

事實如此，我們可以「具結」保證上述結論的沒有誇張。再舉一個小例，我曾經和宋之的手伶二兄爲了劇團的需要而寫過一個上海話所謂「吃豆腐」的劇本「草木皆兵」，在劇中有一句「莫斯科三強宣言懲治戰爭罪犯」的台詞，檢查之餘居然將「莫斯科」三字改了「重慶」！重慶什麼時候開過「三強會議」？檢查老爺筆下無情。書已印好，我和其餘二位作者再三抗議，才准改回轉來，再在印好了的「重慶三強會議」上面貼上了「莫斯科」三字！這些負責檢查的先生們何等的無知，何等的橫暴，何等的從心底的憎惡蘇聯，從這種小事就可蓋括一切了。（在重慶這本書印過三千，現在就有三千個本子散在民間可以翻開來作證。）老舍先生在一篇文章裏說：「一拿起筆來就得像小偷似的東張西望」，這句話最形象地描破了我們在這神聖抗戰中所遭際的實景與真情。

這是民主，這是自由，這是四大民主強國之一的中國抗戰前後每個文化工作者所受的待遇，而我們就在這種環境裡扎煎熬和忍受過來了。中國文藝工作者，他的定義是「被作踐被損害的人」。

「勝利」了，人說得回過頭來看一看，後面是無邊的黑夜，那夢前面呢？勝利後一切，上海的讀者們知道得詳細，似乎也沒有絮述之必要了。我淒愴地寫下了這些怨艾的廢話，放下筆來癡望着堆最近才蒐集了的美國和蘇聯的戰時文藝作品。用什麼能來表示我們的憤羨？埃尼、派爾，西蒙諾夫，愛倫堡……這些人的作品是在前綫的狐洞裏寫下來，是在進軍的坦克裏寫下來的。我們呢？在屋頂上種植了一二盆菜，還居然沾沾自喜地說這是「作品」！

俞教師

私

立宏成中學本學期新聘了一位國文教師，姓俞，大名建華。是上海附近的××縣人氏。

俞教師還沒有到校，他的名字早在宏成每一個師生的腦膜上刻上一條深痕，這名字兒挺時髦。正當「勝利風」吹醉了人心的當兒，誰不把「建設中華」四個字在腦子裏打個圈兒！於是乎，俞教師的大名在全校飛；各人都在自己的眼前幻畫一個英俊的影兒；還寄給這影兒一點點小希望。

誰料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假使俞教師沒有向校長報出自己的姓名，誰會把他當作那些從鄉下來寄宿的學生子的老祖父，或者屈居着的所謂老長年。人倒長得高高的，只是那張風乾的臉兒上的皺紋未免太多一點；平頂頭，稀稀落落的幾根花白頭髮；幾步路走得挺文雅，有一些微微的駝背。一下子，人家立刻聯想到坐關帝廟的老學究。

這聯想有些兒侮辱俞教師。然而誰也禁不住自己的腦子裏湧起這個聯想來。確實是這麼一副勁兒！而且，天公也真太不作美，灑下這麼一大陣粗點子雨來，把俞教師的深青布袍的下半截濕成了黑色；額角上還有幾顆黃荳大小的水珠兒停留着，也有一二顆在往下淌，掛成了一條直線。老布鞋子大概已經濕透了。辦公室的地板上留着一行濕漉漉的腳印子。

「老學究」的聯想把預先幻畫在各人腦膜上的影兒全打得粉碎。各人的心頭好像都受了一點壓迫；喘氣有點兒急。總覺得放在眼前的人和先前聽到的大名兒攪不到一起來！

不知道是失望過了度呢還是太家在腦角裏搜索粉碎了的美麗的幻影，沉默得忘記了談話。平素健談的校長只在開始的時候幾句寒暄和一番介紹之後，也不再開口，皺了眉頭似乎在深思些什麼。

只是在辦公室門外圍着好幾個年幼的學生，在幾道好奇的目光中竊竊私語。

窗外還在灑着一片雨聲。

不知誰忽然說了一句：「今天的雨真大呀！」聲音並不大，然而已像晴天一個霹靂，震醒了浸在沉思中的校長，好像得到了寶貝似的趕緊接住了話頭：

「真是啊。這麼大的雨！俞先生一路辛苦了。」

空氣一下子活躍起來，各人趁此變換一下坐倦了的姿勢；英文教員尤先生趕緊站了起來，走到窗口去吸兩口新鮮空氣……

俞教師一邊點着頭一邊用極輕的聲音說：「人家以為在談什麼秘密！」「並不，並不。只是，只是：嗯，有一點兒討厭，討厭。」

俞教師微笑着皺一皺眉頭。說話似乎也很費力，每一個字都像經過一番考慮似的，

說話又斷了根。誰也接不下話去。

大家在等待這「初會」趕快有個結束。大家覺得這場面有些兒難堪，連思想似乎也有些拘束。

晚飯的鐘響了，這成了一道大赦令。大家衝出了辦公室。最末了的俞教師，嘴裏還是一串「請」字。

日子一久，對俞教師大家熟悉起來；原來俞教師決不是老學究那樣的人物。

究竟是二十世紀的人，而且是抗戰以後的人，不論年齡大小，總有點兒所謂新思想的，俞教師也不會例外。

對於眼前物價狂漲，俞教師就有「新思想」的言論發表。他的一雙眼光裏頗有一些「你們不要看我年老落伍，我也頗懂得國家大事」的神氣。真的，第一天因為還沒有瞭解新環境，說話特別謹慎；混得久了，一般年青小夥子的同事究竟沒有多大能耐，俞教師比他們多吃了幾年飯，至少也多見一些世事；說話再不像第一天那樣的吞吞吐吐，像一個鄉下老頭子。說到物價，俞教師更憤激地說：

「和平，和平，（俞教師稱勝利一向稱和平的）大家說

記姚明達的殉難

在

大後方和淪陷區裏，文人們殉難的，有許多人，則知道而不詳。常熟趙丕壽先生殉難甚早，可惜我不認識他和他的家屬，未能知道他殉難的經過。呂金鐘先生死的很慘，可惜也未能知道他的殉難的詳細情形。新近有人從內地出來，說起姚明達先生殉難的事。許多文人們裏，他的死可以說是最壯烈的了。

姚先生曾和我同過事。他是研究歷史的人。曾經寫過好幾部史學家的年譜。他對「目錄學」也很有研究，寫過「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年表」和「目錄學概論」。他為人篤實渾樸，不善變，不趨時，時有不同世俗主張。

抗戰之前，他在上海開過書店，好像經營的很不得法，不久，便關了門。

抗戰以後，消息久絕。許多朋友們都傳說，他在某地某校教書。

他的教書生活，也有「所如不合」之概。最後，他在江西的中正大學擔任史地系主任。生活還是很清苦。

中正大學從贛州撤退時，教員們和學生們都分散了，分作一批一批的走。

姚先生帶了四十多個學生們，向山地走避。

他不知道路徑，不知不覺的陷入敵人的重圍裏去。

等到他發現了敵人們的包圍時，他什麼念頭也沒有，只是帶領了四十多個學生們往前衝，往前奔，不知道走的那一個方向，那一條道路，只是揀着小路走。

他重視學生們的安全。他以他們的安全

和平了可以過些好日子，真是——南天做夢！我斷定中國沒有希望，哼！就一定沒有希望！」

於是俞教師歎上一口氣，環視一下各人的臉色。假使有人在欣賞他的話，他就更得意地接着說：

「沒有和平以前，沒有一種東西不比現在便宜！和平了反而物價狂漲，還有什麼話好說！國亡無日！國亡無日！唉……」

俞教師又是沉重地歎了一口氣。

這也難怪俞教師要歎氣，據說在一個月以前——當然囉，那時日本還在和美國打仗，就是還沒有「和平」的時候，俞教師每天要抽三十枝香煙，一點沒有什麼吝惜，也沒有什麼困難。誰料「和平」之後，俞教師到上海來教書，滿希望可以抽個痛快，却竟受了這麼一個大打擊——香煙居然不允許俞教師再抽！

原來俞教師到校一星期後的有一天，香煙匣裏的香煙斷了，恰巧自己早上課，沒有時間出去。於是他從袋裏摸出一個灰白色的手巾包來，戴起了眼鏡，理出一張一百元的法幣遞到校工手裏，一邊說：

「去買一包台爾蒙吧！」

校工瞪着眼沒伸手去接。

「什麼？還不夠嗎？」俞教師奇怪起來。「不能抽了！不能抽了！」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一百元法幣重又包到手巾包裏。從此，俞教師真的不再抽香煙，換了旱烟。

俞教師心裏很鬱鬱。然而當他第一天換抽旱烟的時候，掛着滿臉的苦笑，要每一個抽烟的同事都嚐一嚐。他裝好了送到同事的口邊：「老師」

。他稱每一個同事都用「老師」，表示尊敬；「這味道很不錯，不錯，試試看吧！這時勢，這時勢……」

這時勢俞教師真要歎氣，不歎氣簡直沒有辦法。活了這一把年紀俞教師就沒有碰到過這樣的時勢。從前清到現在，俞教師記得清清楚楚：確實都是太平平，安居樂業，決沒有像現在這樣連香煙都不能抽而逼他換抽旱烟！俞教師真恨恨極了，竟說溜了嘴：

「還成什麼國家！還不如日本人在這裏的時候……」

一張風乾的臉兒上的皺紋裏浮起了一陣紅暈，趕快「咳咳」地咳了一陣子嗽，氣吁喘喘地說：「咳……咳……還不如……還不如……咳……咳……真是……不亡於日本，一定要亡於……咳……咳……」

好在沒有誰去注意他。

他若無其事地抽起他的旱烟來。

俞教師天天必得看報。

先看國家大事，再看經濟新聞。

看了報他的議論更多起來。他要找別人跟着他討論大事，儘管你「噹噹」地敷衍着，自己工作；他却站在旁邊一遍又一遍地說：

「中國沒有希望！日本果然要奪中國地方，×國也要奪中國地方，×國也要奪中國地方；不是嗎，外蒙古已經被人家奪去了！」頓了一下，歎了一口氣：「唉唉！東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也要吃人；中國遲早要被瓜分……」

聽到「瓜分」兩個字，人家的心頭一震，對着這張沒有表情的風乾臉注視一下。於是，俞教

看作他自己的責任。

他們很可以分散，分道逃山出外，他也可以自己躲開了。但他依然帶領着他們，絕不以他自己的安危着意。

像他那樣一身破長衫，布鞋破襪，老學究似的人物，如果不帶了一大羣學生們同走，原是可以逃避了敵人的注意的。

然而他絕對不肯放棄了他的責任，特別在這個危急的關頭。

他還是帶領着這四十多個學生們向前奔，向前。

到了一個山頂。山頂上有一座破廟，闕無人居。他們進到這破廟裏去，發現敵兵已四面包圍了這廟。

學生們都是手無寸鐵的。姚先生佩有一支手槍。但僅僅一支手槍，如何能夠衝出敵人的重圍呢？

敵兵走近了，更近了，四面都是的。他們快走到廟門前了。

學生們把廟門緊緊的關上，用破桌破椅頂住了門。

經不起敵兵們的撞打推搡，廟門倒了，敵兵們衝了進來。

姚先生執着手槍，站在大殿前，衝護着學生們。

敵兵們用上了刺刀的槍，齊向他刺去。他頓時被刺死，渾身是血，是傷痕。他倒在地上，雙目還是炯炯有光的。

學生們都向廟後逃去。被刺殺的不少。沒有多少人得以逃生。

以上姚先生的殉難的情形，便是出來的學生們所口述的。

篤實渾樸的姚先生便這般的壯烈的殉難死了，一個永生的死！

鄭振鐸

師覺得自己勝利了，自己的言論已經引動人家注意。他萬分得意地轉換一個話題，更有精神地接下去說：

「瓜分了也好，小百姓總是小百姓。小百姓可以不再抽撈什子的旱烟！不是嗎，就是前清——歷史上不是說前清末年最腐敗嗎！八國聯軍，甲午之戰，瓜分，亡國……好呀，儘管這樣那樣子，小百姓的日子還是過得挺舒服！米只有三四塊錢一担呢……」

一談起前清，俞教師才是挺起勁。他談到坐茶館，溜酒店，發洋財，考狀元——考狀元真有意思，「平地一聲雷」，「書包翻身」！俞教師的唾涎掛在嘴角，全身長足一股青年的活力，用手擊着桌沿，表示不勝羨慕的樣子。接着他又背出許多官銜的名詞兒，以及「官制」「官運」「星宿」等等，純熟得像背書一樣，末了，他惋惜似的說：

「現在的大學畢業，就等於前清的『進士』；然而，一頂兩入轎都沒福坐！真是，哈哈……」

一笑之後，表示所講的都是笑話。俞教師是一個大學畢業生，可是並不想做「進士」！俞教師的腦子決計沒有這樣陳舊；俞教師也有二十世紀的新思想！不是嗎——

「不亡於日本，就亡於……」

這是俞教師的新思想。俞教師原是在茶餘酒後，隨便談談過去的情形，讓年青人長一點見聞而已，決計不能作準。

可是年青的同事偏偏不識趣，候着俞教師笑話之後，特地會問做一下工作，嘻嘻地對俞教師說：

「真可惜！假使俞老師早生二十年，總是一個『進士』，或者竟是『狀元』；遲生了二十年呢，也好，中國已經被『瓜分』了，俞老師也可以不用抽旱烟，儘量抽香烟了！偏偏不遲不早，生在現在的年頭，可惜！可惜！哈哈……」

年青人也回敬了一陣大笑，表示所講的也都是笑話，決計不能作準！

現在俞教師忽然對自己的名字厭惡起來。他覺得早先還有「建設中華」雄志，也有這樣的希望；因此，雖然在敵偽時代，俞教師還是「忍辱負重」地站出來維持桑梓。他曾經不顧兒女的反對，不聽朋友的勸告，他竟毅然担任了地方上「柱石」——故鄉的區長。他曾經對他的兒女和朋友們說：

「維持地方的安寧，保全故土的繁榮，是這非常時期中每個愛國國民的天職！否則，難道眼看自己的故鄉無意識的毀滅麼？而且，退一步講，即使我俞某爲了愛惜一己的什麼名譽而不站出來，恐怕那些販夫走卒照樣也要這慶慶的。那我俞某至少賸勝一籌吧！」

俞教師的苦心真是偉大的，他自己就是這樣覺得。所以當「和平」以後，看到報上天天在高呼懲治漢奸的時候，他雖然沒有向別人說明自己的經歷，可是他却發表一篇「宏論」，也不只一遍地向別人說：

「漢奸不治，無以激勵來茲，也無以安慰百姓，這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也該注意事實。假如沒有禍國殃民純粹以桑梓爲念而服務于地方者，實較地下工作更難能可貴！當時甘冒大不韙說：

搜捕

采林

秋

天。在平原上，風刮着，像一張巨大的帆蓬的鼓動，沒有停息地刮着，沿着一條小小的河流，送進一個小小的森林的小小的村莊裏去。（這村莊是在敵人據點的旁邊。）嘿！夜還沒有走完它的路程，太陽還沒有從東邊的地平線露出它的第一道光線的稜角；而公鷄却在叫了：喔喔的，喔喔的，像是要告訴沈睡着的人們：有一個不幸，在這黑夜的陰影裏埋伏了。

但黑夜終於跨過它的門檻，黎明在叩打着每一家窗戶的柵欄了。然而人們怎樣呢？人們還在夢的邊沿上跳躍着吧？不！現在，人們已經被一種尖銳的響聲所驚醒了；人們迅速的穿上衣服，推開大門。逃嗎？逃不了的。從每個敞開的門口，日兵把他們帶到村外的關帝廟前。

白楊的葉子殺殺地響着，人們的心也在響着，而且跳着，像一頭小馬在衝撞。莫明其妙的緊張的眼光，投在莫明其妙的緊張的臉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而在晨光的熹微的映照下，有些臉子在發着微青的灰白的光，有些身子在哆嗦。女人的蓬鬆的頭髮，覆着惶惶的眼，也不掠一掠。孩子在哭，在喊……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但是日本兵的刺刀圍緊來了；雪亮的閃着白光，像一隻鐵團似的圍緊來了，把人們圍在中心

了。那些日本兵，那麼地兇，簡直像捕獲了獵物的狼，突着吃人的眼珠子，在圍裏找。找什麼呢？什麼也找不到；都是善良的老百姓，誰的臉上也沒有特殊的記號。我什麼呢？

然而翻譯官的鬍子一翹，一聲笑，像發現了什麼寶貝似的喊道：

「你的，區長，出來啊！」

一個青年莫明其妙地答道：「我不是區長！」

「不是區長要殺頭！」

「我不是區長！」

……哦，原來如此，是找區長，哦，想起來啦：區長是昨天夜裏到的，到咱們村上開了一個會，說是要徵收救國公糧，要實行民主大選舉，要粉碎敵人掃蕩，把鬼子打出去……道理是講得蠻對，正講在咱們老百姓的心上。到底是咱們的區長，抗日的區長，咱們自己選的區長。看，他不是站在那兒嗎？但是鬼子爲什麼會知道呢？是誰透漏了消息嗎？好！那個雜種，打死他……

翻譯官又喊道：「不是區長嗎？出來！」
但是青年沒有動，硬硬的把頭一抬。這下翻譯官可氣了，一下把青年人從圍裏拖出來，拍了一個耳光。

「誰是區長？」
青年憤怒地答：「我不知道！」
「不知道要殺頭！」
「殺吧！」

「好！」一把刺刀插過去了，際的刺進了青年的胸膛。一股鮮血冒射出來，像一道噴泉。青年向前一撲，便又仰天倒下去了。接着又是一刀。

而挺身，已經是用心殊苦；現在又何忍更治之於「法」呢！

俞教師這樣的一番議論之後，就往往萬分苦痛和不解似的又拖了一句：

「我真不懂爲什麼一定要眼看着一個個完整的城鎮都變成白地才算是愛國呢？真不懂！」

「真不懂」這三個字音頗帶一點諷刺的意味，他覺得這般專愛唱高調的愛國者才有些「真不懂」呢！

俞教師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總是以「年老耄者」固有的「卓見」會比別人高明一些的口吻，一遍又一遍地告訴說。有時談到教育，他也得爲那些曾經從事僑校的教育工作者作義務的辯護。他的意思是：決不能讓「淪陷區」的莘莘學子白白的耗費八年的青春。留在「淪陷區」的教育工作者應該有這一點犧牲精神，應該負起這一種艱難的責任來的！

「這些人才是世界上最值得敬愛的！」俞教師義憤填膺地高聲說：「這是國家負了他們，而他們沒有辜負國家！他們在這遙長的八年之中，不要發財，不願做官，含辛茹苦地負着這樣艱難困苦的重任，難道會有罪嗎！假使這種人而要懲處，就先該懲處那般政府要人！誰叫他們節節敗退，失去這麼大的土地這棄這麼衆多的人民啊！」
俞教師有這麼正大光明的理由，別人簡直就無口無言。祇好默默地「領教」俞教師的「宏論」了。

據說俞教師在負責維持桑梓以前，也曾經担任過故鄉縣立中學的校長；大概他就是用這麼偉

（下接九十六頁）

青年喊：「打倒日本強盜！」

第二個被拖出來的是一位姑娘：大眼睛，黑臉蛋，是全村最美麗的一個女孩子。人們都很喜歡她。可是現在，她直挺挺的站在那裏，像一根木頭。

翻譯官問：「誰是區長？」

「我不知道！」姑娘鎮靜地答。

「不知道嗎？看——」

翻譯官指着那痛苦地抽搐着的青年的屍體而笑笑。

姑娘哭了，但是更加倔強地喊道：

「不知道！」

「殺頭！」

「不知道！」

「好！」翻譯官的橫眉一掃；於是，「嚓！」，刺刀從姑娘的下身刺進去，又挑起來；一個翻身，姑娘撲倒在地上。但是日本兵還沒有滿足，又一刺刀，插進姑娘的臀部，把她仰轉來。血流滿了地。姑娘的手指顫動着，頭髮覆在臉上，尖聲的喊：

「阿，打倒……」

這時圍子裏的人們的眼淚流下來了，全都哭了。人們的心，像一塊肉擱到砧板上去，被切着，痛得厲害。恐怖，憤怒，像兩個巨大的風輪的轉動，在他們的眼前飛舞着，擴大着，以至于充塞了整個的空間。

但是第三個又被拖出來了。是一個花白鬍子的老頭兒。他抖擻着，像風裏的一片樹葉，鬍子有點抖動。

翻譯官問：「誰是區長？」

「我不知道！」老頭答。

「你要你的頭嗎？」

「要。」

「好，講吧！」

「哦，我不要！」

老頭踉蹌地走前一步：

「殺吧！砍了我這沒有用的老骨頭吧！」

呵，真的，一把砍刀飛起來了，落到老頭的後頸上了；「喀吱——」，一聲響，老頭的身體倒下去了，像一瓶拔去了木塞的汽水，鮮血從他的頸口上冒着，向四面噴射着。而滾落在他的腳邊的頭顱，鬍子翹動着，眼睛白着，嘴巴還在蠕動着……

第四個被拖出來的是個小孩子。翻譯官溫和的摸着他的頭髮，從袋裏掏出用紅綠的透明紙包着的美麗的糖果，塞到他的小小的手裏去，並且笑道：

「好孩子，你可不要學他們的樣呀！」

孩子一下把糖果扔在地上：「他們都是好樣的！」

「你是兒童團嗎？」

「是的！」

「你的心是好的，還是壞的？」

「是抗日的！」

「你還要抗日嗎？」

「抗到底！」

「但是你們的區長是不好的。你能告訴我他是誰吧？」

「不知道！」

翻譯官的臉孔虎起來了，指着那三個血肉模糊的屍體：

「你怕殺頭嗎？」

「不怕！」孩子答。

「好！」一把刺刀向着孩子的胸膛飛去……但就在這時，從人圈裏跳出一個人來，舉起拳頭，一脚踢落了刺刀；淚流滿面地喊道：

「放下他，我是區長！」

「你是區長？」翻譯官驚駭地問。

「我是區長！」

「你是區長？」

「我是區長！」

「好！綁他的。」

接着命令，於是日本兵向他圍來，刺刀飛着，麻繩套上他的手指。但是人圈馬上崩潰了，人們像決堤的大水似地湧過來，高高地揮着拳頭，狂暴而雜亂地呼喊：

「我是區長！」

「我是區長！」

「我是區長！」

但是真的，區長被日本兵綁起來了；而且密密地圍着刺刀，要走了，人們着急了，不顧一切的衝去。在刺刀的橫截下，一個人倒了，兩個，三個……然而被沖擊着懸岩的洶湧的海浪，一個個接着一個，又湧過去；青年婦女，老人，小孩，又湧過去……

「搶救我們的區長呀！」

「是咱們自己選舉的區長呀！」

「……」

朋友，哦，靜一點。我的故事還沒有完畢，我還得告訴你：就在當天夜裏，區長被敵人打得遍體鱗傷，丟在黑暗的牢獄裏；就在三天以後，幾個村子的英勇的自衛隊員，聯合打進敵人的據點，打破牢門，把區長救出來了。區長感動的說：「是抗日和民主救出了我的性命呵！」

日本人的悲劇

何其芳

我在思索着日本人的面部。

日本人的面部是呆板的，沒有表情的。日本人的面部是在笨拙裏隱藏着狡詐的。日本人的面部是驕傲的，當他走在中國的土地上。

我曾在北平王府井大街或者天津日租界旭街遇見過他們。

當他們帶着轟炸機、炸彈、坦克車、大炮、毒瓦斯和刺刀在我們的許多省份裏散播着殘暴，無恥和下流以來，在我們的想像里，日本人的面部更變得難以形容的可憎了。瘋狂的人或者荒淫的獸不會有這樣的行爲；把一個無力反抗的女性追逐到屋頂上，而且在那裏强奸起來。然而一個日本兵士在太原附近的村子裏這樣地污辱了一個農婦。

憑着理智，我也能夠同時想到在這些失掉了人性的人以外，在海的那邊，在日本島國內有着更衆多的柔順地屈服在軍部，警察制度和不幸之下的人。但他們的軍閥從他們當中挑選出的派到我們的國家里來的都是這樣的代表。

無數的中國人在說這些大和民族的代表的殘暴，無恥或者下流。

首先讓我們翻開一個被他們收買了的山西小商人親筆寫的記錄。

一本嵐縣軍民稽查處油印的小冊子。漢奸賈方海的供狀。今年四月十九日陽曲縣大牛站的村長介紹他到太原去受日本特務機關的訓練。第一個日本人向他們講「滿洲國」出產着許多種農產物的改良種子，而且耕種不用牲畜，盡用機器，一點兒不費力；將來中國被征服後可以變成那樣。第二個日本人講中國可憐得很，只有一種單綫的鐵路，日本國內却非常闊，有複綫的；有複複綫的，有四綫的，更有複綫的；將來要請他們坐火車到東京遊玩觀景，不花錢。說來說去，最後叫他們愛護同蒲路，不要讓過路的人在鐵路附近走，不要在鐵路附近五里

之內種高莖的莊稼，只可以種山藥、彈、豆子，因為恐怕「匪徒」藏在裏面劫車。第三個就傳授作漢奸工作的方法了。對於這些無知的貪圖小利的小商人或者地痞流氓或者抽大烟的（根據另一個漢奸的供狀，這幾種人是他們的良好工作對象），日本特務機關的人說他們侵略中國是爲着想使它變成一個「美麗的」國家。然而緊接着這些花言巧語的轉述，這個小商人突然這樣寫起來了：「這是日本欺騙人民的手段……日軍開走的時候，前幾天就往附近村里拉毛驢，拉騾馬，要豬羊，打鴨子，找鴨蛋，燒桌椅，板桌，門窗，打人，殺人……；見心愛的東西想拿什麼就拿什麼，如拿不了就損壞。見了好姑娘媳婦，把男人趕出外邊，把門鎖上，隨他自便……」他寫了一大篇。這些在他心頭壓了很久的話現在才有機會痛快地說出。雖然他無知，他貪圖小利，他的眼睛還沒有瞎，他看見了這許多的很不「美麗」的事實。

日本人喜歡假氣地把所有的中國人都當作傻瓜。根據十月廿日靈邱上寨寄來的一封信，日軍在東河南強迫農民們去參加他們召集的羣衆大會，在會上說他們去年到這裏殺了八十多個人是極大的錯誤，現在願意改過自新，望老百姓加以原諒。並且說，「八路軍對你們怎樣，我們也對你們怎樣。我們要像八路軍一樣對你們好。」寫信的人罵了一句：「敵人不要臉到這種田地。」就不願繼續寫下去了。然而緊接着這些鬼話而來的事實我們是推想得到的。搶掠着糧食，輪姦着婦女，搜索着他們所愛的一切東西。最後，游擊隊出來襲擊了一次，全村的老百姓在他們眼中都成了「紅軍」，和着房屋，牲畜一起被燒死或者殺死。因爲八路軍在山西的各個角落不斷地打擊着他們，因爲山西的農民很快地武裝起來，成了游擊隊（敵人很頭疼地叫他們爲新八路）日

本特務機關的人不能不在他們的「皇軍」的簡單明白的殺戮、搶掠和姦淫之外，另外加上一點兒卑怯的小欺騙了。「宣傳班」的年青女子坐着汽車到太原附近的村子里來每家發一小包糖。強迫農民去參加什麼會的時候，給男的一包紙烟，女的幾根綫。把從那個村子搶來的糧食運一點兒到這個村子來發，說是「改良種子」。和着這些農產物，還發着墨粟種子，而且強迫農民們在肥沃的土地里種，高興的時候，給村長斟一杯酒：「八路軍吃你們，喝你們。你喝一杯！」不高興的時候給他幾個耳光，把他的妻子女兒搶走。或者拍着被拉去給他們挑水的農民的肩膀：「你們蔣介石，毛澤東的心壞了。你的心好！」但發現了他有一個兄弟在游擊隊里，便把他捆起來，強迫他喝兩碗煤油，吃一碗鹽巴，放在太陽底下晒，晒了一陣又喝煤油，吃鹽巴，又晒；然後斬斷他的腿，他的胳膊，破開他的肚子。

山西的農民是很老實的；農村裏而幾乎找不出任何武器。他們並不喜歡戰爭。然而他們勇敢地，自動地替我們的軍隊送糧食，抬担架，而且參加游擊隊。因為他們看清楚了侵略者的面目。那種難於形容的可憎的面目不是像丑腳一樣塗上一點兒白粉，或者像妓女一樣塗上一點兒胭脂就可以遮掩住的。

八月四日的晚上，×路軍×師的一營去襲擊雁北榆林車站的敵人，繳獲了許多武器、罐頭、書信、日記，一個敵兵在日記里敘述他怎樣作一個「斬首的志願者」，乘着憲兵隊的汽車，去見習砍犯人的頭。廿四個連沼兵團高梨部隊的兵士用汽車送來了。「聽說這些都是共產主義者，第一回是憲兵砍了三個人。第二回輪到了我。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殺人。一刀砍去，犯人的頭顱就應聲落地。我真不愧是一個英雄氣概的軍人，但因用力過大，頭飛開五六尺遠。砍到第二個，頸上殘留着三分厚的肌肉。第三個也一樣。真壯觀呀！砍完後覺得喉嚨太乾澀了，喝了點兒酒潤潤喉嚨，再看其他的志願者砍頭的花樣：……」算了，我不願再看什麼花樣了。雖說他們是在殺着他們的同族。就在對付他們的同族上，日本人的暴行也是不少的。野戰醫院里把不應該切掉腿的輕傷兵的腿切掉。部隊里把沒有死去的重傷兵扔在火里燒。或者爲着欺騙他們國內的人，爲着證明他們說中國人喜歡砍

頭的宣傳，把死去的傷兵的頭割下來，然後照像。

無數的事實，使我疑惑着日本人究竟是不是人類。是不是還有旁的民族像日本人那樣完全失掉了人性的？是不是日本人也曾變好起來？而那又在什麼時候？

憑着理智，我也能够馬上就想到那二十四個在張家口西北，在一個山里，爲着同情他們國內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而被砍頭的日本兵。無疑地他們是也同情着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的。然而廿四是很小的數目，在海的那邊，在日本島國內，大多數是柔順地屈服在軍部、警察制度和不幸之下的人。在海的那邊，在中國的土地上，他們的軍閥用兵艦、火車和汽車送來的差不多全是失掉了人性的代表。

關於這些大和民族的代表，我並不想專門搜集他們所散播的殘暴，無恥和下流的事蹟。因爲那太多了。相反地，我們願意像發掘古物一樣，忍耐地，注意地尋找他們的良好的行爲。

我並沒有絕望，然而我僅僅尋找了一個孤獨的例子。我們的大南京失陷後的一個夜晚，幾個日本憲兵押送着一羣醫院里的女看護到一個收容所去。在途中，他們每人分了一個帶回他們駐紮的地方。當前後左右的屋子裡的婦女們在恐怖着，哭泣着，反抗着她們所將遭受的污辱，一個中年的敵人把一個嚇壞了的可憐的女孩子帶到床旁，用作他的牀。直到那個女孩子多疑地提心弔胆地在被窩裏躺了許久，直到她被單調的催眠的腳步聲引入了睡眠，那個中年的敵兵還是垂頭來回地在靠着門口的牆邊走着。

這位女看護的奇遇，輾轉地傳到我的耳里的時候，我在那個敵兵身上意外地看見了一個沒有失掉人性的日本人了。但他爲什麼那樣憂鬱垂頭地來回地走到夜深？是什麼沉重的難堪的東西壓在他身上，壓在他心里？

法西斯軍閥的野心，侵略的戰爭，無意義的死亡；這些東西是可以使一個良好的日本兵垂頭喪氣地走到天亮的。

除了這個憂鬱的中年兵士，我還聽見過一個覺悟了的日本俘虜的故事，去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在陽曲忻縣間的同蒲路上，×路軍×師

「另外那個人怎麼樣？」

「我們讓他躺在地上！他到約定地方來時帶着兩個人，後來他們走了，讓他一個人留下來跟加德林娜說話，那兩個人走時說一個鐘頭之後要回來的。我們躲在聖·關立可教堂後面，等着，等那兩人走得有點遠了——他們是往那雜拿方面去的。這時候，加德林娜照舊是眼淚鼻涕，嗚嗚的，把各式各樣蠢話報告給密探聽，三番四覆地說什麼她一生一世沒有管過別人閒事，只是自願自，將來也不肯管的，不過雖然如此，她還是發現了，一點沒有弄錯的，發見了預備到意大利去的革命書報，是存放在洛伽諾上邊，麥康納·台爾·沙索的聖方各濟派修道院裏的。」

但尼爾聽了哈哈大笑。

「開頭是阿高斯丁諾單獨去，」路加接下去說道，「叫我們留在教堂後面。這是約好了的，除非那傢伙想抓住他，他是不用手槍的。他裝得像剛巧經過那裏。因為天黑，他點着一支香煙，又擦着一枚火柴，裝做去認清那個陌生人是誰。他「哈」的叫了一聲，馬上就打起架了。我們從躲藏的地方出來，那時加德林娜提起腳跑了。」

機關

·續·

意大利大 I. 西 龍 西 作 譯

「你們也動手了？」

「噫，用不着我們動手。我們的事情就是留心看着可有人走過。阿高斯丁諾要不了多少時光就好好的收拾了他。他把那好細打倒地上，用膝蓋扣住了他，便用拳頭猛打他的臉子，好像在打石頭一般。我們本來知道阿高斯丁諾力氣大，可從來不知道他對那傢伙有這麼大的恨——」

「你們一定不要忘記，」但尼爾提醒路加，「法西斯蒂殺了阿高斯丁諾的兄弟！你說他手上受了傷？」

「是的，偵探咬了他。他用牙齒咬住了阿高斯丁諾的手，老不肯放。」

的一連捉住了一個日本鐵路工人。突然襲擊的槍聲把他從夢中驚醒。他慌張得不穿衣服就從車上跳下，赤腳亂跑，像一只頑強的驚恐的小野獸。幾個人的手臂才把他捉住。他絕望地伸着頸子等候中國的大刀，然而他得到的却是中國的衣服，鞋襪和溫和的安慰。他開始信任着中國人了，他安靜地聽着我們的敵軍工作同志的解釋。最後他問，「你們軍隊對我們好，老百姓不是也一樣？」第二天，因為他的脚凍壞了，給他一匹馬騎着，派人護送他到師部去。路上經過村莊，老百姓們圍着看。有一個送他一個饅頭，他接了過去，發覺地望着它，突然哭了起來。到了師部，他接受着更好的優待；師部的人吃着小米，飯前和山藥，他吃着麵包饅頭，荷包蛋和肉湯；有人陪他散步，打球；有進步的日文書他讀。他用心地把讀過的片段摘錄在日記本上。以後來了另外一些俘虜，他對他們解釋着許多問題。當一個後來的俘虜晚上用繩子吊下城牆去逃走，又被捉住送回來，他異常生氣罵他，甚至哭了起來，連飯都不吃。

然而他不是「皇軍」。他是一個工人。而且，「爲什麼他那樣愛哭呢？」我聽完後這樣追問。「日本人是很容易傷的。」不過我不喜歡那種感傷。我似乎從他的眼淚中窺見了日本人的過份的民族驕傲。對於真理和錯誤，一個健康的正常的人是用理智來思索，來判斷，來決定愛和憎，而不是用軟弱的眼淚。

我這幾句話也許有點兒苛刻。我的意思是想說明長久地生活在天皇崇拜，武士道，大和魂精神和奴才教育裏，日本人的天性已被埋壓得薄弱了。許多奇異的現象赤裸裸地呈現出來。在一個工業化的現代國家裏還存在着「一個「神的血統」的天皇。在機械化的部隊中還佩帶着神符，千人針。一方面「皇軍」在別人的國家里放肆地屠殺、搶掠、姦淫，另一方面他們的家屬在自己的國家里偷偷地哭泣，向着無知的神道祈禱和平。

大概他們也沒有想到會遇着我們這樣長久的抵抗，誰也沒有想到他們的「泥腳」踏進中國就像踏進水裏。×路軍×師的一位旅長告訴我，在開始作戰當中，敵兵相當頑強，就是受了傷，只要手能動便還是抵抗；後來，被打得潰敗後便躺在地上裝死，把他叫起來，好好地說，便跟着走；到了現在，被捉住後便舉着中國人便舉右手來行軍禮，而且常有單獨地或者成羣地自動來繳槍的。對於被捉着的或者自動來繳槍的敵兵，他接着說，×路軍現在是解釋一陣，當天放回。因爲從繳獲的文件中，知道敵軍有着這樣一條防止逃亡或者投降的陸軍刑法：「戰時，軍中，或戒嚴地境，無故離職三日者處五年以下苦工或監禁。」

嚴酷的刑法並不能幫助敵人解決他們在中國所遇到的困難，正如屠殺，欺騙都不能停止我們的反抗。當我們用血和團結寫着的史詩快要完畢的時候，日本人用血和愚昧寫着的悲劇也快要收場了。

阿高斯丁諾用他的空手往那傢伙的下巴上打，兇得像瘋子；但是偵探仍舊咬着不放。阿高斯丁諾於是扼住他喉嚨，差不多扼死了他。」

「他結果了嗎？」但尼爾有點吃驚。

「我想是的。」

「那末阿高斯丁諾一定出國了，」但尼爾說，「他也許得上法國去——」

爲了這未曾預見的事情變化，但尼爾決定在洛伽諾過夜，第二天早晨再到倍林尙那。免得家裏人掛念，他走進一個咖啡舖，打電話給雪爾維亞。

「你電話來得真好，」他的女兒說。「我已經試打了一個鐘頭電話，凡是洛伽諾知道你的地方我都問過了——」

「爲什麼，發生什麼事？」但尼爾問，有點驚慌。

「我們家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雪爾維亞趕快叫他安心。「不過離這裏不遠，在高速拉路上，汽車闖了禍，一個人受了重傷。他們趕快給請了一個醫生，醫生說他傷得太厲害，將他送到遠地方是危險的。他們問了許多人家，問他們可能收留他；但是你是完全明白的，此地，在我們四鄰，只有些驢馬

網的草房子。所以鄉鄰們對他們說，只有我們這屋子可以用。媽媽，我說老實話，她是不情願的；她說你出門了，我們收留一個陌生人不方便，不過我告訴她，我知道你會贊成的——」

「當然贊成！」但尼爾打斷她的話。「你把他放在那裏？」

「放在我房裏，三層樓上，」雪爾維亞說。「我去同露依莎睡；她同我睡是高興不過的。」

「他有死的危險嗎？」

「醫生不願意說到這。他說就在我今天夜裏他要送個看護來，雖然我對他說了，沒有幫助，我能够做一切必要事情的。」

「他打那裏來？他叫什麼名字？」但尼爾進一步問她。

「這個可憐的人現在還不能講話呢，」他的女兒解釋着，「他家裏一定是很過得的，不過醫生一定要媽媽接受一點東西當作担保，說將來我們爲他化了什麼錢可以從中抵償。」

「我實在難過得很，」但尼爾在結尾時候說，「今天我不能回家，今夜我宿在洛伽諾，明天早晨我要到倍林尙那去，爲點事情，無法擺脫的。我把一切事情託付給你，做個好姑娘，醫生吩咐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好了。」

第二天，但尼爾從倍林尙那打電話來，問問那受傷的可還活着。這次聽電話的是露依莎，因爲雪爾維亞出門買點東西去了。

「他好點兒了，」小姑娘說，「昨夜一個看護坐了汽車來，但雪爾維亞無論如何也要看護病人——」

醫生過去聽電話。

「醫生，我希望你在我屋子裏完全像在你自己家裏一樣。」但尼爾對他說。「我很抱歉，在這樣時候離家這樣遠。」

「我想病人已經可算脫離險境了，」醫生回答。「他腦子遭受一次極厲害的震動，不過我想不會有什麼併發症的。關於你府上，那我會注意一切。」

「他是誰？」但尼爾問。「他的家屬在那裏？」

「他名叫翁倍朵·史丹拉，是打波洛那來的一個意大利工程師。你也許聽見過他的名字吧。他來到瑞士爲的要研究某幾個水電工廠。」

「不管他是誰，」但尼爾說，「我只要你覺得我的屋子跟我的家屬都讓你應用指使好了。」

在倍林尙那，但尼爾馬上就去設法打聽，官廳對於上凡辟亞那發

生的半殺害事件將採取什麼偵查手續。他謹慎地不讓自已提出這個問題來，要叫別人先談起牠。懷着這個主意，他拜訪他的律師，同他一塊上法院去，趁便解決一些形式的法律手續，這些事情完全不是急迫的。路上他扯住每一個熟人來談天。他買了兩份早報，可是報上找不到絲毫影子關於昨晚上所發生的事情。在倍林尙那，顯然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情，當他單獨同律師在一起時，他最後就大着胆子提示了一下。

「我聽得，」他開始說，「昨夜，離洛伽諾不遠，意大利人中間發生過某種政治爭吵——」

「此地一帶沒有人聽見過這個，」律師回答，「這一定是件不足道的事。倘若牠是嚴重的，那此地會立刻知道。這鎮上兩黨之間，鬧得緊張得很！」

這回答證實了但尼爾心中早已存着的一種疑惑，就是他以爲路加的想像力用得有點過于度，把一件比較不重要的事情戲劇化了。

「這些意大利人呀，」但尼爾結束談話時說道，「好的好的，心氣大，衝動，只是他們說起了話不知道進出。」

「這樣倒更好些，」他自己想

「要不然的話，阿高斯丁諾跟加德林娜都得離開瑞士了。」不過雖然如此，他爲這樣一點事竟在外面睡了一夜，又荒廢了一天，使他老大不高興。在回家的火車上，他得到好多鄉下人作伴，他們談着狐狸，談着馬喀廷諾地方狐狸大屠殺雞的情形。

「那狐狸聰明透了，」一個鄉下人說，「憑你設什麼機關都害不了牠！」

「不過現在有種新法機關，」另一個說，「是意大利人發明的——」

「牠吵鬧得很，又什麼都捉不住！」第一個說話的如此反駁。

「這是真的，」但尼爾也參加了辯論，「牠發出好大聲響，可是捉不住東西。你所得的頂多不過是不足道的一下吵鬧罷了。」

到了家，但尼爾立刻上三樓去看病人。可是在房門口，雪爾維亞擋住了他，拿一個指頭放在嘴唇上，叫他不作聲。

「他需要完全休息，」女兒對父親耳語，「醫生說，什麼人，什麼事，都不能去擾他心神。」

「那末我無事可做了？」但尼爾有點垂頭喪氣。

「下樓前，你可以脫去皮鞋，免得吵鬧。」雪爾維亞用噓噓之聲

給他出了這個主意。

但尼爾脫去皮鞋，下了樓，往外走到花園去。他走進農具房，馬上就用長柄刀來削尖一個木椿。他才剛剛開始削，雪爾維亞拔着鞋皮出來了。

「你可是瘋了？」她說，「我們屋子裏躺着病人，你弄出這麼些吵鬧聲來。」

但尼爾放下了長柄刀。「我想我至少可以吃點什麼？」

「他悽涼地問。」

雪爾維亞點頭，奔回樓上去了。但尼爾拿了一把鏟子，開始挖掘花園的一角。一會兒後，他見雪爾維亞拿一只小茶籃出門。然後他回到屋子裏，脫去了皮鞋，急忙爬上了三樓。在門口他碰到看護，她說可以進去，「不過只有一會兒。」

在雪爾維亞的小白床上，但尼爾一下子看見了一個滿糊着白布的大頭。雖然他心裏並非自然地來了個幽默轉變，可是他總不能不想起那白雪堆成的聖·尼古拉頭。在這座一大堆白布上，替眼睛開了一個細洞，另外一個比較大些的大概是代表嘴吧。

「好了，好了，」看護說，將但尼爾引到門口。但尼爾下樓去，皮鞋拿在手裏，正碰到雪爾維亞打

外面回來。

「你到那裏去了？」雪爾維亞用責備口氣問他。

「這是對你父親講話的樣子嗎？」但尼爾說，回到花園掘地去了。正在開掘時，費洛明娜出來找他。

「雪爾維亞掉了魂了！」費洛明娜對男人訴說，「從昨天起，她沒有閉上一會眼，也不會碰過一塊食物。」

「雪爾維亞找到她的魂了！」但尼爾回答；「她是一個有心腸的姑娘。」

「太多心腸了！」雪爾維亞的母親回答。

「太多心腸嗎？你決不能有太多心腸的，」但尼爾說。他極滿意他的女兒。他的眼光只要投射到她身上，老是充滿了驕傲和恐懼的。

花園牆腳邊正長着幾支櫻草花。雪爾維亞出來統統給摘了去，預備放在病人房間裏。

「他看不見花！他的眼睛糊着！」費洛明娜表示反對。

「母親，」雪爾維亞說，「你也很知道的，當你閉上眼睛的時候，也能看見花。」

第二天但尼爾在山脚邊他擁有一個葡萄園裏化了大部份時間。黃昏時候回家，他問問病人情況，從

雪爾維亞那裏得知他們的客人見好得很快。他們已經讓看護走了，雪爾維亞自己來照顧病人。但尼爾對病人只瞞過兩三回，他得到的印象完全是好的。再加他心裏有好多其他事情，所以不曾注意到姑娘心中所發生的那個深刻變化。

「你應該少把點心思在別的事上，多放點心思在你自己女兒身上！」他老婆有一天晚上責備他。

「雪爾維亞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她有個好頭腦，」但尼爾冷冷地回答。

「她頭腦清楚，是的，但是沒有經驗，」他老婆回答；好幾天來，費洛明娜就決心要把她担心的事說出來了。但尼爾想了一想。

「你想我應該對她講嗎？」他問。

「我想最好趁早講，別等到太晚了！」

第二天，但尼爾得送一袋豌豆子給他的一個朋友，他是住在凡爾·威柴斯加的康摩那的，雪爾維亞跟他一塊去。在康摩那，要不了多少時間就辦完了他的一點小事，他拒絕一切上咖啡館的邀請。他給熟人們解釋道：

「我還是同我女兒去散散步好，她最近臉色有點兒蒼白，她需要

運動。」

父女二人靜靜地，沿着向高道拉去的大路走。公路到這地點拔出水面很高，但聽得到脚下濤聲。

「我們沿江邊走好嗎？」雪爾維亞問。

「我想不好，」但尼爾說，不過爲要迎合他女兒的任何怪想起見，他又說道：「雖然，我們有的是時光；下去到江邊走走也好。」

他們尋着了一條小徑，陡峭得像梯子的；經過好多轉灣曲折之後，他們來到一個地方，那裏浪濤沖擊石壁，飛濺着水花。水是清澈的，他們看得見水底下每一塊石頭。在這時候以前，父女倆祇談過幾句最簡單與最不重要的話。這比什麼都更叫但尼爾覺得他們的關係中已經發生變化了。

「噯，看呀！」雪爾維亞喊，手指着她腳下水中一條十二寸光景長的沙，「多麼好看呀！」

「這是魚卵，」父親告訴她。在九月底，鱈魚離開江的下游到上游去，那些鱈的，滿懷着卵，開始尋找一個有隱藏的沙灘地點。她們用尾巴弄開了沙子，將卵下落去。這卵子是跟沙子混在一起了。」

「魚就是這樣子生下來的嗎？」

「那是由雄的授胎的。雌魚跟

在雌魚後面，在雌魚帶卵的那地方濺潑上一些白色牛奶樣的液汁。卵子應該這時候孵出來了。」

雪爾維亞好奇地望着那條沙，那裏是完成着這一奇蹟的。

「多麼美麗，」她說，「又多麼的簡單呀！」

「鱈魚，我親愛的姑娘，牠可並不上教堂呢！」

這就是他們在這次遠足中全部的談話了。

回家來，老婆問但尼爾：「你對她講了嗎？」

「講了。」

「講些什麼？」

「什麼都沒有講。」

有一天，那工程師第一次離開房間，正輪在園中一張靠椅裏，加德林娜與但尼爾同時從高道拉來。

「雪爾維亞小姐，」工程師在叫喊。

加德林娜立刻站住了。繞到那操場開街道和花園的籬邊去，她努力要看出誰在叫。

「但尼爾先生，」她渾身顫抖地說，「你收留的那個人，就是那晚上到里凡辟亞那來的偵探！」

「你在發昏哩！」但尼爾驚喊着；於是他告訴加德林娜，如何當他不在家時候，他們如何收留了這

個陌生人。加德林娜再回到籬邊，用心察看那個病後將好的人，他正坐在花園裏跟雪爾維亞說笑。

「就是他！」她再說一遍：「我要走了，不要讓他先看見我。」

「很好，」但尼爾說，臉子轉成蒼白了。「告訴阿高斯丁諾，叫他明天這個時候到此地來；告訴他，我會保證他不給給人看見的。」

雪爾維亞奔着跑來迎接父親。

「現在我們的病人好些了，」她說，「我想頂好你能同他談談。你會發覺那個偶然機會給我們送來了一個真正好人。」

「是的，我很想同他談談，」但尼爾說，他竭力遏制着自己，不讓自己表示一點煩惱，「我們今天可以同他一塊兒吃中飯。」

不過，在餐桌上，一看見那個人坐在雪爾維亞與露依莎之間，但尼爾覺得情形使他難堪，於是假推稍微有點不滿意，道了歉，便走到外面去。旁的人跟他一起到花園裏。

「報上有什么新聞嗎？」那個自稱爲工程師的問但尼爾。「我已經有好幾星期不看報了。」

「每天有一齣新悲劇，」但尼爾回答道。「昨天，法國火車闖了大禍，死了幾百人。」

「每天一齣悲劇，」冒充工程師說，「但是最可悲的却是人們前去迎接這齣悲劇時的方式。想想那些在這次火車禍中死的幾百個人吧。在同一趟火車裏的有農民，有商人，有醫生，律師，學生，軍官，也有時裝家；那一類人沒有呢？他們都趁在同一趟車裏，他們又不趁在同一趟車裏。農民想着他從商人那裏可得個什麼價錢，律師想着榮譽團的十字章，軍官想着有錢的未婚妻，醫生跟他鄉村裏的村長打着心裏官司，學生則用他的眼睛踴躍着自己的新領帶。每人就這樣地在各自的火車裏旅行。而我們中間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有他自己的火車，直到最後，突然間，我們發見大家原來趁在一趟火車裏，就是在死的火車裏。學生的領帶完結在鄉下人的木屐下面，軍官的寶刀刺進了那行賈的大腹之中，而時裝家的最時髦衣服化爲烟灰了。因爲大家都趁在一趟火車上，而他們不知道這。」

「不過鐵路局立刻設法，」但尼爾說，「他們立刻設法把那被死亡所恢復的一致打破了，他們把穿皮衣的屍首放在一邊，把穿普通工人罩衫的放在另一邊。」

「難道能這樣嗎？」雪爾維亞說，「人即使死了也還一定要放得

互相反對嗎？」

「這中間是隔着一條大溪溝的，」病人回答道，「在各人的天性，各人的命運，以及社會對各人的影響之間，是隔着一條大溪溝的。我們每個人都自己的火車上旅行，而我們大家又都在同一趟火車上！」

「眼前這社會，」但尼爾說，「牠的基礎就是把人分開來，讓他們各自反對。人中間的大多數是跟他們自己勞動出來的東西分開的，而且跟這些結果反對。因為生產出來的東西一離開他們的手，那東西便不屬於生產的人。而成為他的仇敵了；生產物被拿來反對生產的人。而活人倒必須在無生命的物件前面拜倒了。」

「這樣子一定要永遠如此嗎？」雪爾維亞固執地想知道。

「在我年青時光。」那個殘疾之人接下去說，「我也希望過社會能變得不像我們眼前那個一樣。」但尼爾站起身來，回去鏟他的土。春天已經來了。這正是上動工作的時候。他用種罕有的力氣將鏟子插入泥土。全身重量放在右腳上，然後將土塊拋到空中。費洛明那跟在他後面。用三尖耙敲碎土塊。一種悅人的潮濕泥土氣充塞了花園。

汗水打但尼爾的臉子上往下流；他們內心裏煩躁得緊。殘疾之人留在園中，在靠椅中躺着，直到第一批黃昏的星星，從西納里峯後面出現。

「那麼久了，」他一半自言自語地說，「那麼許多許多年了，我不會看過天。」

雪爾維亞站起來走了，一會兒又拿了一本書回來。

「這裏有個同樣情形，」她對他說，「在第一批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裏，安德烈親王，在一八〇五年十一月，俄國軍隊跟拿破崙軍隊打的一次仗中，在普拉真附郊受傷倒地。這裏是托爾斯泰關於這事情說的話：

「那時他張開了眼，想着，兩個法國人跟炮兵的擲門如何結果，看看那紅頭髮炮兵可曾被殺；他又想知道，那尊炮可曾救下來，或者給搶跑了。但是他所能見的只是上面高高的天，不再充滿着光，而是不可測量地高出上面，並且覆蓋着一些靜靜地溜走的灰色的雲。這一切是多麼的平和，靜寂，悠閒呀，安德烈親王想。這一切絲毫不像我們的奔跑，我們的呼喊和戰鬥；這些雲在無際的高空中的靜靜地溜走，同法國人與炮兵的擲門，同他

們鬥爭時為保持一支炮刷所裝的古怪的鬼臉，是毫不相像的。這怎麼弄的呢？我以前竟不會看見過這種天。終於我還是看見了，那多麼的快樂呀。是的，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錯誤與虛誑，除了那無邊無際的蔚藍的天，除了這，再沒有什麼了。就連這也是不存在的；只有靜寂與和平才是實有的。爲了這我們該感謝上帝！」

月亮出來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光泛濫着馬喀廷諾原野。

「月亮也像我們一樣，生着眼睛，請跟一個鼻子。」露依莎發表意見。

「那些東西是海跟山，」雪爾維亞給她妹子解釋。

他們的客人自告奮勇地出來，補充這個解釋。

「倘若月亮裏的人，」他說，「這時候望着地球，那末他們所見的我們，也正像我們所見的他們一樣。從那邊看，地球上的大城市像什麼呢？意大利一定看來像一個逗點，瑞士像一個句點。」

「從那邊看來莫索里尼像什麼呢？」露依莎想要知道。

「你便是連夜不睡，」但尼爾說，「或者你眼巴巴地儘望，你也看不見他。」

轉機與事務主義

·沙陀

美

國人是以前事務主義聞名世界的，高爾基就曾在「文章裏說過他們是「極端的Buda-essoidan」他們像精靈似地工作着，三十三層的摩天樓在五十七天便造好」，「三天之中便募到一千六百萬元」，不過接着又說「他們的精神生活是貧乏的」。正是後面所說的這一點，方便美國人具有的事務主義，祇是沒有原則，沒有頭腦的事務主義。這一規定對美國反動的上層份子，特別來得確實，尤其當他們耗盡了自己的青春，而在往下坡路走的時候。這麼一種的事務主義不能不時常產生弊害，而事實上也是產生了的。譬如在我們同法西斯主義作戰的前期，美國當局說是援助我們，但一面卻又把武器鋼鐵運給日本。他們雙方生意都要做，而政治呢？是不管的。這不是沒有頭腦沒有原則的事務主義使然的嗎？但結果是日本發動了「大東亞戰爭」攻擊美國……在蘇德戰爭中，美國老闆們也玩過這一手，結果也是誰都知道的，一句話，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脚。相反的，美國一般的人民

這句話引得人人都笑起來。

次日，但尼爾見阿高斯丁諾走來，跑出去迎着他，把他從花園反對方面引進了屋子，那時工程師正坐在外面曬太陽。兩個人進了露依莎的房間，在那裏，打威尼斯式的百葉窗後面，阿高斯丁諾正好看到那個人而不爲他所見。

「正是他！」他輕輕地說；擦擦手，他又說道：「這一會可不能讓他從我們這裏逃走了！」

「你是什麼意思？」但尼爾皺皺眉頭說。

「我的意思就是：這一會不能讓他從我們這裏逃走了。」

「你在開玩笑。」但尼爾說的聲調叫他的倍加摩朋友吃了驚。

「狐狸已經進了機關，」後一人說：「你意思要放他走嗎？在意大利的監獄裏，在流放的島上屠殺我們人民的那些兇手中，現在終於有一個落在我們手裏了；難道我們能讓他走嗎？」阿高斯丁諾爲此事興奮得很。

「那人是我家裏的一個客，」但尼爾安靜地說。

「他是一個偵探！」阿高斯丁諾說。

「他以前是一個偵探，」但尼爾回答，用着同樣的安靜聲調，

但現在他是一個客人。他在臨死時候到我這裏，來請我收留，他已經在我家裏醫好了病。」

阿高斯丁諾簡直不很容易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不懂得像這樣的顧慮，」他說：「你知道得同我一樣清楚，法西斯派是用什麼方法來反對我們的；你不知道嗎？在他們方面是毫無有什麼道德顧慮的。」

「我知道，」但尼爾回答：「正因此，所以我不是法西斯派。」

「正因此，所以我們老是給打敗的！」

「正因此，所以我們將在最後得勝！」這是但尼爾的最後之言。在這樣的固執之前：阿高斯丁諾祇能搖頭。

「他在這裏還要住多少天？」

「大概再住一禮拜吧；他現在還不很健。」

「那末在他有機會跑走之前，我們還有時間商量。」

但尼爾決定將此事對家人保守秘密，免得驚嚇他們，或引起他們客人的懷疑。正在這時，住在維拉的一個費洛明娜的姊妹生了孩子，但尼爾同老婆跟雪爾維亞去探望她，留露依莎一人在家陪病人。

「你在這裏住了這些個禮拜，

小姑娘說，「你還沒有看過我們的屋子。」

「那是因爲我老是躺在床上，」工程師說。

露依莎於是陪他去看貯藏室，這裏堆放着番薯，大蒜，他們的果子，園裏墾地的工具。三層樓上她讓他看她的自己的房，這幾時她姊妹雪爾維亞正同她掛住。客人的注意給牆上一幀照片吸引了去，那照片兩傍都綴着絹紙花。

「這是誰？」他問。

「那是馬脫奧蒂，」露依莎告訴他。

工程師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了下來。

「誰是馬脫奧蒂？」這是他的第二個問題。

「這個人是射擊人的，因此他給莫索里尼殺了。」

「你是反法西斯派嗎？」

「我確確實實是的！」

「那麼雪爾維亞呢，她怎麼樣？」

「她比我更加是的。」

「你父親呢？」

「比我們中間誰都更是的——不僅在說話上，而且在行動上，」然後露依莎給客人參觀四樓層。

大眾，則似乎較少受到這無頭腦無原則事務主義的毒害，他們的精神生活水準，在那裏日益昂漲。一九三八年，美國CIO協會會員，就曾拒絕裝運鐵片至日本，一九四一年，美國人民也會要求斷絕德國暗中勾勾搭搭。

這種事務主義，因爲沒有頭腦，沒有原則，所以又常常奇妙地與誇大狂結合在一起，不是失去了自己境況的明確估計，就是目空無人，認不清對象。譬如美國好容易從孤立主義的甲殼中鑽了出來，但又跌入了反動的干涉主義泥潭中，這表現在對華政策上，便是所謂赫爾主義。正好像著名寓言中所說的那樣，「剛剛抽出尾巴來，鼻子又陷落下去了，剛剛抽出鼻子來，尾巴又陷落下去了，」況且不管孤立主義也好，或與它似乎對立的反動干涉主義也好，總而言之，這兩種外交政策是都與真正的實事求是的精神相違背的，充其量，也不過是狹隘的實際主義罷了。這種不是政策的政策的執行，待原子彈發明後，才算到了最高峯。從此蘇聯名劇本「密司脫配金斯到布爾雪維克國家的使命」中的赫姆普（代表美國職業反蘇新聞界）式老鴉們噴噴噹噹的噪聲蒙蔽了真理的字句，而

「這是我父母的房，」她說。「這是什麼？」工程師指着接連的一個小房間問。

「呀，你一定不能進去的；爸爸不許進去的。他裏面放着許多紙頭，他不要我們把這些紙頭弄亂了。」

露依莎跟客人回到花園裏。殘疾之人開始在小徑上來往地踱，這棧地差不多踱上了半個鐘頭。然後彷彿他決了什麼心，走向露依莎。

「你肯給我去打一個電報嗎？當他將電稿與幾個便士數交給小姑娘之後，他又說道，「我疲倦了；我馬上要去睡了。」

第二天早晨，雪爾維亞給客人送早餐去，老打不開門。她一再地敲，總得不到絲毫回音。門鎖着。她覺得一定有什麼可怕事情發生了，雪爾維亞開始用足聲氣叫喊，以致全家都跑了來。但尼爾破壞鎖鑰弄開了門，發見那客人不在房裏。床沒有睡過。他的箱子不見了。

「他去了！」雪爾維亞喊道。「他去了！他連再會都不說一聲！」露依莎傷感着。

「他昨天就走的，」費洛明娜說，指着床。「一奔三跳地，但尼爾上了四樓，一會兒之後，家家給人他的怒喊

聲嚇住了：

「賊！騙子！奸細！他拿走了我全部報紙！他拿走了我全部報紙！」

這像是給但尼爾的一個致命打擊。婦女們來到樓上時，只見房間裏弄得亂七八糟，所有的抽屜都給倒在地板上。正在這時候，阿高斯丁諾走了進來。他還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他很蒼白，樣子是興奮的。

「昨天晚上，」但尼爾解釋給他聽，「當我不在家的時候，那偵探進了這屋子，隨身帶去了我所有的報紙，連偷運的那些在內。趕快！不能錯失一分鐘，我們一定得去通知有關的人。」

「今天早晨，」阿高斯丁諾說，「在路衣諾，有二十來個季候工人，他們的習慣總是白天到瑞士去做工，晚上過界回意大利的，統統給捕去了。」

雪爾維亞站着注視她的父親與阿高斯丁諾，彷彿這一切祇是一種遊戲，他們串通了弄着爲了她的好。

「不！不！」她悲憤着，「這不是真的！這一切都是玩笑！阿高斯丁諾，看在天老爺面上，告訴我這不是真的！」

但尼爾站了起來。

「在偵探還不會對他們下手之前，我們得想法子救他們！」他同阿高斯丁諾急忙跑出去了。

但尼爾回得家來已經是深晚。費洛明娜與露依莎坐在灶旁邊，雪爾維亞坐在一只箱子上，那是放在黑暗廚房的一個角落裏的。

「偷運書報的人，」但尼爾從廚房門口對她們說，「今天一早就被捕了。今天中午，勃立薩果地方沒收了一批書。警察已到過加德林娜家裏。聽說阿高斯丁諾已經被捕，他多半要給放逐出國。他們還沒有到過此地嗎？」

「沒有。」費洛明娜說。

但尼爾頹然倒在門限上。夜慢慢地過去，星星也跟着慢慢地經過。雄雞初次啼了，但是沒有一個人心想去睡，沒有一個人想上三樓，「那個人」一直到昨天爲止是住在這上面的。二次雞啼了。母親跟女兒還是坐在灶旁邊，大女兒坐在廚房一角的箱子上，父親坐在門限上。這彷彿是給死人守夜。雄雞啼到第三次了。

這時傳來了一聲尖厲的畜生叫，像是一只受痛的狗的狂吠，還有高聲的雞叫，打破了夜的靜寂。但

即使是配金斯式切實對付事物的態度也都遭到否定，更不必指望集體農民朱馬成柯式堅持革命政策與原則的現實主義作風了。反正無幾顆原子彈管叫什麼都夷成平地，好的壞的都同歸於盡，當然也就不妨在原子彈萬能的廣告牌前大發其號令。說是保守秘密爲了保障未來的國際和平，但其實是加強了武備競爭，這樣即使主觀上沒有發動新侵略企圖，客觀上至少也得負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責了。所以沒有頭腦，沒有原則的事務主義就如沒有舵，沒有帆，沒有遠景的航行。儘管搖划得如何起勁，到頭還是免不了要被驚風駭浪所傾覆，被礁石所觸碎的。假定以前在國內外情勢相對穩定時，在某種限度內，它還能起些許的推進作用，那末在一切矛盾趨於複雜化尖銳化的今日，這種事務主義便不能不是致命的了。出路在那裏？唯一的出路就在於把它變成爲有頭腦有原則的，這樣才有轉機。目前當馬歇爾來華，美國對華關係似乎有轉機的時候。當莫斯科外長會議進行，國際大局似乎有轉機的時候，略略檢討一下事務主義，使後來者有個前車之鑒，不被勝利之酒所迷醉而至重蹈覆轍，該不是完全無意義的吧。

尼爾跳起腳來，奔過花園，到鷄房去。鷄房前，他看見一只狐狸，牠的一只足掌給機關卡住了；其他牠的脚撐在地上，寫起了背，那畜生用盡全身力氣想掙脫牠給卡住的那一部分，當牠看見有人來到，牠開始瘋狂地從這邊到那邊地跳，拉扯那個牢牢地縛住著機關的鐵鏈子。

「到底來了！」但尼爾用一種可怕的聲調說。隨手拿起鷄房旁邊放著的一把斧頭，像砍一株橡樹似的，開始怕人地亂劈那畜生的頭，牠的背，牠的肚皮，牠的腿；——一斧又一斧地，一種瘋子式的砍劈，致命的砍劈，兩點一般繼續往下落，不管那小畜生已經給砍成細小的塊塊，也不管牠已僅僅變成一堆血漬模糊的黏土。

介紹作者
伊格那齊奧·西龍 (Ignazio Silone 一九〇一——)，反法西斯制度的意大利作家。他的生活我們知道得很少。他是寫了「豐塔馬拉」這本小說而一舉成名的，此外他還寫

了小說：「酒和麵包」，對話體的論文集：「獨裁者學校」，歷史：「法西斯主義，其發生及其發展」。我們這裏所譯的一篇「機關」，是從短篇小說集「阿里士多德先生」裏譯出來的，這是西龍繼「豐塔馬拉」之作。

西龍出身鄉村，熟知意大利的，尤其是南意大利的鄉村生活。文筆淡澀，兼富詩意，有「負農歌者」之號。西龍以輕描淡寫的格調，圖繪莫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農村，却構成了反對法西斯制度的一個有力的控訴狀。

現在法西斯制度倒了，反法西斯的文學却是仍有生命的。西龍的作品在歐美與蘇聯都很風行，在中國祇有過他的一個譯本：「豐塔馬拉」。(中譯本改名「意大利的脈搏」，金星書店出版，綺紋譯)

關於西龍生活的別的方面，我們祇知道在此次戰爭爆發之前，他一直亡命在瑞士，除了寫作之外，還辦了一種意大利文的工人報，鼓吹反法西斯革命。現在法西斯政府被推翻了，他該已回到故鄉了吧。

約稿「學文新」

- 一、小說、詩歌、戲劇、散文、雜感、文學理論。
 - 二、報告、通訊、人物印
 - 三、翻譯、論文或作品。
 - 四、木刻、漫畫、照片。
- 以上各門歡迎投稿，一經刊載，本社當致送發表費，每千字一元，稿件投寄處：上海仁記路一二〇號權威出版社新文學部。

讀太平天國史有感

唐虞世

外國人干涉中國內戰，是古已有之。太平天國之役，如果沒有外國人干涉，照中國歷史前例來看，是有推翻政府的可能的，因為當時滿洲政府腐敗並不遜於明末，而洪楊聲勢，實力，至少也趕得上李自成。可是滿洲政府勝利了，為甚麼呢？為了獲得外國人援助。

當李自成縱橫江南時，除了馮子材固守鎮江和吳煦固守松江上海兩城以外，大江以南江浙省境都是太平軍佔據的。馮子材是靠自己兵力守住鎮江城，吳煦則是靠洋將洋兵以及洋商出產的錢守住上海。會國藩大營在安慶，當時曾開軍事會議討論戰略。會國藩自己主張增兵鎮江，因為是上游形勢必爭地，與隔江揚州防軍聯絡，上可以會勦金陵，下可以恢復蘇常。李鴻章則主張以上海為基礎來恢復被太平軍佔據的一切地方。按照孫子兵法說，會國藩是對的，因為上海濱海，沒有退路，是個絕地。此外怎樣派援軍通過廣闊的太平軍地盤開到上海去呢？但是李鴻章主張採用。援軍有辦法開到上海。原來江南有十餘鄉紳，坐了外國輪船到安慶去求救，說上海怎樣有錢，江南富人逃難在上海的又願意出錢雇外國輪船去裝運政府軍隊。結果是白銀十八萬兩雇了五隻大輪船，到安慶載了湘軍和淮軍共五千五百人來上海。薛福成寫道：「鼓輪東下，穿賊境千餘里，賊以其行之捷也，又心畏洋人，皆在江岸遙望，不敢何問。」到了上海後，登陸自然不成問題了，這一千多里路，如果沒有外國新式交通工具和外國威權掩護，政府軍隊是無法通過的。即使上海如何富庶，關稅釐金如何多，也祇能保守不能進攻。

李鴻章如此帶了援軍到上海，利用了這個大城底資力，又訓練了洋槍隊，以及原有的洋兵，洋砲，逐漸漸打敗太平軍，恢復蘇常嘉湖諸地，然後會國藩才能够打下金陵。

如果上海沒有外國勢力，或如果外國輪船不肯載運政府軍隊去上海，那麼江南不會喪失，南京不會陷落，再進一步，又可出師北伐，直指北京。於是辛亥革命以前幾十年，漢族就能光復故土了。由此可見，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底出版物應會左李諸人為滿洲奴才，為漢奸，不是沒有道理的。

論 朝 鮮

朝

鮮文學是具有中國文學的特質，蘇聯文學的氣息，日本文學的風格。過去介紹到中國來的朝鮮文藝，都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這因為朝鮮文學者在過去曾經努力於日文的寫作，而在本島出版，規模較大的文學雜誌，也都以日文為主體。所以一說到朝鮮的作家，就會令人聯想到那些能够用日文來寫作，以及用朝鮮文寫作以後而常被翻譯為日文作品的那些文藝工作者，例如張赫宙氏，金史良氏李光洙氏，李孝石氏，俞鎮午氏，李泰俊氏等等。

張赫宙氏和金史良氏，大抵用日文來寫作，出現在日本的文壇。李光洙氏、李孝石氏、俞鎮午氏和李泰俊氏，常常在朝鮮的本土發表作品，所以在寫作關於朝鮮半島的主題上看來，他們的一夥，是可以被目為朝鮮文學的主流。當然，我並不是說，前面的兩位在朝鮮文學裏不能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出現於文壇以前，以及在文壇上成名了以後，在這一過程之中，那後面的三位作家，他們更能够理解朝鮮，而且在這雜誌和讀者層、稿費和印刷品都是貧乏輕薄和寡陋的地方，他們十年如一日地從事於純文藝的創作，僅僅從這樣的一點上看來，他們的確是偉大的。

就列舉的那幾位作家之中，李孝石氏已經是去世了。李光洙氏曾改名為香山光郎氏，他的外表，頗有和尚一般的風味。他剃着東洋式的頭髮，肥大的頭面上掛了一張很大的嘴，他的臉上帶着精悍的紅色。當然，他跟禁慾的和尚差得很遠，我們不如說他是入世的和尚。但是一跟他攀談，或者和他一同喝上了幾杯酒，便出乎意料地覺得，他沒有惡劣的塵世觀念，他是一個素樸的好好先生。

李光洙氏可以說是朝鮮新文學的泰斗，那朝鮮文

壇三十多年來的歷史，他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且在最近，正計劃着著作這一時期的文學史。過去，他覺得朝鮮的學問祇是漢學，所以他的日記也是用漢文寫作的，但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他的全部日記，都用短歌的形式寫作了。雖然這些短歌都不免帶有觀念的色彩，未必是很好的作品，但是幾年來能有這樣的產量，以及採取這種短歌的形式來寫日記，已經是足夠我們驚歎的了。

在李光洙氏的全部作品裏，「無明」以及歷史小說「嘉寶」等，是為一般讀者所喜愛的。長篇「愛」，則是獲得首次朝鮮藝術獎金的作品。

俞鎮午氏在京城帝大畢業時，在打破紀錄的成績下獲得了第一名。他是喜愛清潔，膽子很小，反對吹噓和陰謀的人。在他前期的小說裏，有「滄浪亭記」一篇，批評家們譽為較屠格涅夫的「初戀」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帶有東方味的，有着強烈的，甜蜜而又哀感的作品。他的舊作「秋」以及近作「南谷先生」，都有很好的成就。「南谷先生」是用日文寫作的，他的使用日文，比起技術低下的日本作家來是要高明得多了。

其次，我們應該說到李無影氏。李無影氏在日本幾乎完全的不知道，他是誠實寡言的無名作家。他的相貌也好像和尚似的，粗黑的眉毛下有着炯炯的目光，那厚厚的嘴唇老是緊閉着。他的家，是在從京城搭乘到釜山去的火車約二小時以後，有着叫做軍浦的一個小車站的附近。在作品方面，如果把諺文時代的作品也計算在內，那麼李無影氏無疑地是一個真實的中國作家。但是要說到用日文寫作的一點上，則李無影氏還不過是草創者。例如他的用日文寫作的小說「韓」，和連載在「釜山日報」上的「青瓦的家」，二篇

(上接八四頁)

大的「犧牲」精神去努力「本位工作」的。只是，這裏的年青同事和黃口學生永遠無法知曉「老前輩」的歷史的。

俞教師過去曾經有過這樣令人尊敬的「建設中華」的雄志，無怪對於自己的名字這麼寶愛，簡直有些像學生的習字上受老師加上雙圈一樣的喜悅。俞教師的名字就是自己曾經加上雙圈專用心靈的眼睛去欣賞的。

然而現在——

現在俞教師忽然對自己的名字厭惡起來了！他覺得從「和平」以後竟會逼他抽旱烟這一點上看來，中國已經絕對沒有希望，被人家「瓜分」僅是時間問題！因此，俞教師的「雄志」消失了！俞教師的「希望」幻滅了！他決不再妄想「建設中華」；他非得改去自己的名字以「明志」不可。

他思考一晝夜之後，他向同事和同學宣佈：

作 家 范 泉

的日文都不是挺好的，不過是普通的罷了。但文藝作品主要的是在氣品和情熱以及深度的問題。言語的優劣將是次要的問題吧。

不過在舊作家之中，蔡萬植氏似乎是竭盡心機地在日語上用功。像李泰俊氏這樣有力的作家，則還沒有嘗試日語的創作。但他的作品也有被翻譯為日文的，如短篇集「福德房」，其中「福德房」一篇，是一九三七年所作，獲得了第二次的朝鮮藝術獎金。他的開始寫小說，是在一九三二年。

鄭飛石氏是一個年青的作家。有人覺得他的作品趣味不濃，但像雜誌「綠旗」裏的題名「村和春天在一起」的哀感的農民小說，却是富有白甜甜味的戀愛小說。雖然所獲的是幾乎近於無報酬的稿費，但朝鮮的青年作家們在文學事業上却還是不斷地開發。

現今活躍在朝鮮文壇上的文藝作家，還有趙容萬氏，他是謹慎的稀產的作家。

鄭人澤氏，他的文字技巧很好，在小說的結構上是成功的。

牧洋氏，作品雖差，但很認真。

崔貞熙氏，是女作家，作品很像日本的宇野千代女士。

金史良氏，在新聞界非常活躍。他常在朝鮮唯一的大型雜誌「國民文學」上發表連載的長篇小說。

金素雲氏，是用日文寫作的朝鮮鄉土文學家。他從一九二九年，即出版了「朝鮮民話集」，此後相繼出版的書有：「朝鮮口傳民話集」，「乳色的雲」(詩)，「石鐘」(童話)，「青葉」(童話)，「恩田木工」(評傳)，「朝鮮史譚」等。其中尤以「朝鮮史譚」一書，用文藝的技巧表現出來，把朝鮮列年的興亡盛衰史實編寫成小說的故事，所以引起了無數讀者的興味。

張赫宙氏，則是用日文寫作了大量作品的朝鮮現代新銳作家。他寫了不少的長短篇小說和童話，採取朝鮮的背景和朝鮮的人物，而人物之中，尤其著筆於被壓榨的可悲的階層，所以他的小說的故事多半是悽絕的，充滿悲劇的成份。最近則從事於長篇歷史小說的創作，材料是取納於朝鮮的興亡史，他傾注了全力，描寫出了朝鮮的幾個歷史上的英雄。而以目前為止，他的工作中的最最大的一項，乃是他的長篇小說「人間之絆」。這部長篇小說分刊三巨冊，第一卷為「人間之絆」，第二卷為「美的抑制」，第三卷為「綠的北國」。這是一貫的一部長篇小說的三個部分。作者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的，有胡風翻譯的小說集「山靈」，馬耳翻譯的小說集「流蕩」，范泉翻譯的散文集「朝鮮春」和長篇童話集「黑白記」。

綜觀朝鮮作家過去的努力，都是在漢學的影響下從事日本文藝風格的創作。一些比較著名的文藝作家，都擺脫不了——也無意擺脫日本文學的模倣，這結果，便造成了「大陸性格的島嶼化」的文學。因為無論從地理上看，從人性上看，朝鮮是有樸實的大陸性格的，它不應該囿於狹窄的島國觀念，而應當具有曠大的大陸作風。現在朝鮮已經恢復了它的政治上的自由，朝鮮文學顯然已經面臨了新的環境，將會立刻突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今後朝鮮文學的能够發掘朝鮮固有的性格，能够展開「富有大陸的泥土氣息」的文藝運動，這還有待於現在乃至未來的朝鮮作家們的不斷的努力！

「從此不再用「建華」這個名字，自今天起改用「潛谷」。有一天，我俞潛谷會退隱山林！」他媽的中國，中國遲早要亡的！不亡於日本，一定要亡於……」俞潛谷老隨這樣想這樣說。

從此俞教師的大名真的飛了！飛到無影無蹤。從同學們和同事們的嘴角裏飛到山谷裏去了！

十二月一日深夜

永祥印書館新書

綠的北國

范泉著

迷霧

司徒宗著

庸園集

孔另境著

單

老伯的事情，進行得十分緊張，本來預備在二十天中把這第一批徵調的事辦了的，現在他自動提早到半月以內了。他覺得事情做得越快越乾脆，有了七老官到處捧場，在弔眼老二的面前極力開講，單老伯覺得事情格外容易辦，甚至有幾份在價錢上要爭執的人家，老實不給胡乃良去交涉，也托付七老官了。他現在有點嫌胡乃良不識機變，倒比不上七老官。有一次弔眼老二又拖住七老官談這個。弔眼老二是聽陳家裏也化了錢才不給那大兒子徵去的，有一天陳家裏幾個女人正在商議，給隔壁木根聽到了，弔眼老二才知道的。可是七老官說他也知道這件事，那是陳家裏想這樣幹，給單老伯罵了的，七老官還裝着副正經樣子叫弔眼老二莫說出去，陳家裏平時對弔眼老二也有好處，說出去了反而使陳家不好聽。

這事情七老官大大地得到單老伯贊款了一番。但正在這時候，有一天下午胡乃良匆匆來向單老伯建議，他們這辦法太不完善，的確有人秘密問他是不是幹了這個勾當。胡乃良把這情形告訴單老伯，也用着別人問他時的秘密神氣，接着便搖搖頭說：

「我們得換個方法才好，……譬如說我們抽一種錢……緩役金，倒可以公開出來——那個人現在不願給抽調，就出多少錢，第二批抽的時候又輪到他，他有錢，再可以緩，……這樣個辦法你老伯說好不好？緩役金外國人也有這規矩的。」

可是單老伯瞪了瞪眼睛，好像受到一個極大的刺激，讓下巴顫了一會，才生氣地說：

「那胡先生爲什麼不早說呢？到這時候你說怎麼再改變辦法？」

胡乃良想不到這妥善的方法遭了單老伯這樣的呵責，一時竟氣急敗壞地說不出話來。

「你想吧，」單老伯居然又用了對付孩子的口氣。「假如現在用這方法呢，不是我們白費了一場心思嗎？現在辦了交涉的那些人名不能再添進去了，這一批人名中間就是你上回漏掉的九個，能够付這……付這緩役金！」單老伯惋惜地看看胡乃良，又說道：「你這辦法說得早點就好了，……現在有什麼用呢，現在？」

胡乃良已經鎮定下來，却沒有剛才責難意見時的熱忱，冷冷地說：「謊言倒也不能不顧到啊，現在讓交涉好的取消了，把緩役金的事公開出來，就是這第一批少



收一點，以後倒是穩當了。縣府裏你老伯有面子，一定贊成這辦法，至多他們也抽幾成去。」

單老伯思索一下，彷彿疼着眼前這一筆錢似的，嘆了一口氣。「算了吧，你早先爲什麼不講呢？」冷冷地這麼說一句，想起自己手裏沒帶煙袋，就轉身向椅腳邊提了起來。這模樣和一副冷淡的臉色，又是該讓胡乃良討沒趣的時候了，可是他今天並不像以前的恐惶畏縮，看着單老伯這種只會疼錢的樣子，他忽的感到一種慚愧，那天單宗尹對他說的話又在耳朵裏響了：「你覺得

沉悶嗎？在外面生動熱烈的環境裏，簡直想不到中國還有像這故鄉一樣死沉沉的地方。……不過最近有幾個幫着辦中學的朋友正在來，你在這裏做事的經驗多，我們一定有許多地方要請你幫忙的。」這種親切坦白的說話的態度，當初倒使胡乃良有點感動了，他想不到讀了大學的單宗尹這樣坦白，這樣一點兒沒有驕傲。談到徵壯丁的時候，單宗尹又熱情地問他這種民衆們有沒有知道抗戰這回事，還要他幫着激動民衆們抗戰的情緒，使他們踴躍應徵。「我這裏有無數關於戰爭的故事的圖畫，等我整理一下，想請你幫忙，設法給這裏的人們宣傳宣傳。」

胡乃良這樣想着，看着單老伯那種簡直是冷酷的樣子，心裏更感到一種委屈，那久已磨滅了的年青時代的熱情，忽的勃動起來，單老伯却又在這時候冷冷地說：

「我想有七老官替我在外面打招呼，風聲不會怎樣傳開去吧。」

「七老官？」胡乃良問，幾乎跳了起來，心裏又接着想：「原來這老傢伙也幫着單老伯的忙——這刁狠的老傢伙！怪不得有幾回在街上碰見了假裝不理會的樣子！」不知怎麼這小學校長一時又意識到自己的尊嚴，「我簡直是給利用了，我難道就只够跟七老官的身份一樣嗎？」心裏這樣想着，他忍不住站起了放聲說道：

「單老伯，既然這樣子，以後有什麼走漏風聲開得大家都知道的事，我就不管了。你老伯如果說七老官一個人够了呢，我去招呼那些人家不要由我去聲明一下？」

單老伯從沒有聽到小學校長敢這麼大膽地說

話，他氣得一時說不上話來，却又並未忘記應該不讓兩個房間的童子知道，便連連搖着手說：

「輕點吧，……胡先生你今天什麼毛病？你知道——我是不受這股勁兒的。」覃老伯心裏還有一句話沒說出來：「你得小心吧，這校長的飯碗我要把他打碎是稀鬆的！」

出乎覃老伯意外，這小學校長却十分鎮定，嚴正地說道：「覃老伯，我一定不管了，不過你老人家放心吧，無論怎樣，我決不漏出一句話！」

清晨牧童們趕着牛羣出城的悠閒的竹梆子，在這時候響起來了。這悠閒的聲音在每一間斷裏面，更見得空間的沉靜。胡乃良幾乎聽得到自己的跳動，却也看見覃老伯因為震怒，上嘴唇幾根稀疏的鬍子，正在微微打顫。

覃宗尹房裏有一陣輕輕的響動，胡乃良便把聲音給他聽到聲音，仍舊恭恭地向覃老伯告辭了。

第二天覃老伯要大孫兒去叫胡乃良來，這是一個可以細談的機會：他仔子上縣政府商量辦中學去了。可是那孫兒回來告訴他，胡乃良正在翻看一些報紙，說是改一天再來。

「那個事情，……他說管是不管了，不過叫你老人家莫就心，他不會漏一點風聲。」大孫兒咕裏咕巴說了好半天才說出這幾句最緊要的話。

覃老伯幾乎把「肚子的怒火丟到這孫兒身上，他「呸」的一聲讓一口濃痰狠狠地落在門口旁邊，才明白眼前站的是自己疼愛的孫兒，便抑住那腔怒火在屋子裏亂走起來，喃喃說道：

「什麼毛病啊！——這小子！一定跟宗尹兩個勾搭了！看我不打碎他飯碗，不打碎他飯碗！」

他預備等宗尹回來責問一下，爲什麼跟這不中用的小學校長來往親密！可是仔細一想這辦法也不對，萬一胡乃良真的把事情都說出來呢，常常說着什麼抗戰救國關心徵調的仔兒，一定會幫着鬧事的。這樣不跟胡乃良拉破面子，這小學校長大概真不會洩漏的吧。

「哼，他們倒真的勾搭了！……」他思量一下又獨自在屋子裏走，獨自喃喃說話。

覃宗尹和胡乃良真的合作了。昨晚他們決定，趁今天是墟日，又是星期日，就在墟場不遠的小學校裏，把覃宗尹帶回的剪報圖畫張貼起來，其中沒有圖畫的文字記載，則他在這三天中間，已默默地都加了插畫。雖然他大伯幾次告訴他莫亂說亂動，回來辦學校只管辦學校的事，但覃宗尹是看不慣家鄉這股死寂的氣息的。他決心要發動點宣傳的力量，即使沒有胡乃良幫忙，也得獨力進行。

昨晚他們把已經預備好的，在學校裏張貼，先不讓別人知道，覃宗尹知道那大伯會不管這是好事坏事，立刻干涉的；而且家鄉的人，除了每三天趕一次墟集湊湊熱鬧，偶然也有村民大會，讓鄉長托着煙袋說幾句迂話之外，就沒有見過別的世面，小學校裏也從未開過什麼游藝會懇親會。假如這展覽的消息先一天給人們知道了，要化他們好些時光來猜度議論還不要緊，他大伯一定不問什麼青紅皂白，先來阻止，那才有點麻煩。

第二天早上太陽照遍屋頂，墟場正在熱鬧起

來的時候，他們把一切都預備齊全了，叫聽差到墟場去告訴大家，覃宗尹自己才正式把這事情去通知那大伯，要他老人家也來參觀一下。

覃老伯聽了先讓眼珠瞪出來，完全是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顫着下巴說道：

「你這樣算什麼呀？……擾亂人心是不是？怎麼早先也不告訴我一句話，背地裏幹這勾當，那一定不——懷——好——意！」覃老伯說到「不懷好意」簡直像讀着自己的得意傑作，讓腦袋慢慢搖動。到這裏他又把脖子從頭到腳打量一遍，皺着眉頭說下去：「外面去讀了大學，回來就不把我大伯放在眼裏！你得想想啊！——一過十歲就死了父母，誰把你照顧到現在的！……你……你。」

「大伯不用生氣，」覃宗尹扶着他坐來。「這不是什麼不懷好意的事，大伯是這縣裏最大一鄉的鄉長，仔子把一些戰爭的實在情形給他們知道，也可算在抽了這些事上幫着一手……。」

這個動機覃老伯就認爲明明白白的不懷好意，趕忙岔斷了說：「這倒不用你幫忙的！他們懂得什麼？你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蹦蹦跳跳，噹噹鬧鬧，還成什麼話呢？——你說吧！再說，外面打仗也打不到這裏來！」

「那倒不是這樣說法的，大伯！大半的地方都給糟蹋得不成樣子了，大半的人都在受苦，也莫說我們這地方打不過來，如果大家不肯管事，就什麼地方都會給他們打來的！」

「好一張會說話的嘴！」覃老伯咬牙切齒地說。「你告訴他們，讓他們亂叫亂跳，你有什麼好處呀？」

從貧窮裏成長

貧窮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面紗，把我帶到了人間。它的面目我從沒有看見，我只聽見它發出癩亮的哭聲。它領着我，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停住，我第一次認識了我的母親。她穿着破爛的衣服，蓋着冷硬的棉被，蝸牛似地蜷縮在床上，她常常用冰涼的手把我擁到她那溫暖的胸懷，把柔軟而鮮紅的乳頭塞在我的小嘴唇，我好奇地吸着她，我拼命用力地吮吸着她那鮮紅的乳頭，我才驚異地發現她上臉的是蓋着一張縐皮，一雙枯黃而無力的眼睛，帶着失眠的倦意，一閉一開地在那裏打瞌睡……

我誕生了不過一星期，我的母親從早晨一直到中午，就把我丟在床角裏，用那冷而硬的棉花重重地壓在我的身上，我既不能貼近她那溫暖的胸懷，更吮吸不到那柔軟而鮮紅的乳頭，我睜着眼睛看不見一個人影，只有木柵欄的窗格裏透進來的一些白光，使我貪婪地望著它，直到我昏沉地睡去。

中午，母親挑着空的菜籃回來，她就先把我衣服上的鈕扣解開，讓我溫暖地躲在她的懷抱裏，在爐灶的一旁準備一家人的午餐，後來我把小眼睛睜着，手裏的小菜碗，我看見那碗面前只浮着幾粒可憐的油珠。

我在床上逐漸地長大了，但是臉頰縐得和鵝皮一樣，眼珠斜白地轉動着。不過在這時候，我的手脚不由地十分靈活起來，我頑強地

「我當然沒有好處，也不想有好處，大伯，爲了國家，誰能够只管自己好處呢？」

覃宗尹還是一副低聲下氣的態度，他很不明白大伯爲什麼這樣暴躁固執。可是覃老伯聽着這幾句話心頭撲的一跳，他恐怕自己知道他的祕密，又瞪出了眼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侄子完全是一種換不着頭緒的神氣，覃老伯這才稍稍滿意，換種冷淡的模樣說：「你去吧，我等會兒來，看看你們鬧的是什麼把戲。」看見他侄子轉身出去時他又大聲叫道：「慢走慢走，我忘了問你話咧。」等他侄子回來時便一臉機密神色低低地說：「胡乃良這個人你得提防點啊……給他當個小學校長也實在不配！」

覃宗尹那裏知道他用意，只想到胡乃良瘦長而拘謹的樣子，以及跟他最初談到抗戰時的漠然態度，就點着頭說：「他這個人拘束一點是有的……。」

「不是拘束。我問你，他爲什麼要跟你一起幹這個事情呢？」

「大概是從事教育的人，應該盡點兒義務吧。」

覃老伯臉色又難看起來，「他懂得什麼義務？你真是！他沒跟你講什麼嗎？」

「沒有啊，大伯，」覃宗尹這才有點疑慮了，他向覃老伯細看眼，覃老伯兩塊重重的肉垂便顫動一下。他不懂得大伯爲什麼要這樣顧忌那小學校長，直到他走出屋子，還覺得大伯說只是問着玩玩的樣子很不自然，而當初那一臉機密的樣子，更不知道是從何而來。

這個可說戰事漫畫的展覽，的確吸引了極多的觀衆。趕墟的人差不多個個來觀光一下，不預備上街的人，也給人家說得心動，都結伴來了。孩子和老婆婆們也很多，看得也格外長久，她們一生都沒見過這點世面，指指點點的那副樣子，光景看那麼十天八天也看不完結的。

覃宗尹隨處給觀衆講解，覃乃良也到處照顧，這些沒坐過學校板凳的男男女女，倒比小學生還懂規矩，覃宗尹講的時候，簡直沒一個人說話，偶然有什麼唧唧噥噥的聲音，旁邊的人就瞪着白眼干涉了。那最先趕來的一羣中，就有七老官和弔眼老二兩個。

愛說愛笑，什麼都懂得的七老官，對於這些可也像別人一樣沒見過世面了。而且七老官也學了覃老伯一副派頭，抽旱煙讓兩頰貼緊了，只因爲肥，不能像覃老伯那樣凹陷下去，又時不時把腦袋在空間劃個圈子。幸好大家一心看這些圖畫，否則看見他這樣子都要叫奇怪了。不知怎麼他看得出了神，忘記這副新學的派頭，對着幾張血肉橫陳的殘殺的照片，又攪起什麼都見過的樣子了。『看啊，這才慘！幾十個死屍，沒一個完全的，……噯，這一堆小娃子總有一百多呀，……這是飛機，上回飛過的六架，不也是一模一樣嗎？』七老官這樣嘩嘩地鬧了一陣，便鄭重地要覃宗尹走到屋角裏，擺着肥腦袋問道：「你怕這些怕人的東西給大家看了，不是叫他們不敢出去嗎？——現在徵壯丁也不容易哪，覃老伯化了多大勁兒！」

覃宗尹想不到有人會這樣責問，不免怔了一下，可是在這一頓挫之間，他看着這肥碩的腦袋

常常把手伸到硬黑的棉被外面，然後雙腳一蹬一踢地把棉被推去，讓我嬌嫩的小肚皮冰涼地接收着凜冽的空氣。我笑的時候，眼睛看見的是屋頂上的瓦片，我哭的時候，眼睛緊緊地閉起，只是一片的黑暗。而我就在這冷寂的日子裏整整地度過了一年。

一年以後，我便開始接近天日了。母親整天地把我放在門外的一張木凳上坐着，身體圍在一個木圈子裏。在我的四週，有着許多和我一樣瘦骨嶙峋的孩子，雞皮網紋的臉上，拖着濃黃的鼻涕，他們同樣地在上午見不到母親的面。但他們跳着玩着，我看了有時就歡喜得拍着手，和合着，叫喊着，……我的臉是削瘦的，但是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正常，因為在我們這一個角落裏的孩子，都是跟從着「貧窮」的指示，在這同樣黑暗的日子裏停下了腳。我們熟悉自己的環境，熟悉枯瘦的皮膚，一個個地像瘦皮猴子一樣，都會跳躍着，嬉戲着。

於是我漸漸地成長起來了。我像一株瘦削的桃樹，在貧窮的肥料裏一天天地長大。貧窮給我無邊的摧殘，然而貧窮也給我無限的鍛鍊。我的瘦癯的臉漸漸地在風霜雨雪的折騰裏變得堅毅與無情，我的毫無血色的肌肉在勞動和汗滴裏漸漸變得強韌和有力。我的世故的眼睛看透了社會的細胞，我懂得了什麼是愛，什麼是憎。於是我認識了貧窮的殘忍，我看清了那製造貧窮的魔鬼是生得怎樣的一副嘴臉。

這時候，我挺起了堅實胸脯，狠狠地給予那貧窮的惡魔以無情的一擊。貧窮帶着醜惡的笑，倒在地上。我用勝利的眼光睥睨着他！但我從貧窮懷抱裏長大起來的。我帶着貧窮而生，又帶着貧窮而成長，終於，我利用貧窮培植我的力量，給予貧窮以致命的一擊！從此以後貧窮就在貧窮的母胎裏消滅得無影無蹤了……

，腫腫的嘴臉，狡猾的神色，心頭湧上難言的厭惡，於是他兩眼閃着正直有力的光，看住七老官那副肥嘴臉說：「你看了覺得怕嗎？我相信大家看了會覺得恨的！因為這種恨，大家就更高興出去打鬼子了！」

七老官還是一臉的狡猾，看了單宗尹的認真態度反裝着愛笑不笑的神氣，心裏却想：你跟你大伯作祟嗎？要不把這些人嚇走，高高興興與給調出去才算你本領！

單宗尹看看七老官的樣子簡直有點生氣，他攔開了這個肥大的身子，走到人叢裏面，指着一張倉惶走避的難民照片，高聲對大家說：

「你們看見這張照片嗎？……他們的樣子多麼可憐！我們先想一想這裏有一天也打起仗來，我們還有什麼家，還有什麼骨肉？更不用說什麼生財，東西，田地了！現在外面每天有幾萬人接到這種命運，戰場一天天地大起來，我知道你們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的事，不要相信我們這地方不會打仗的！人家要打過來，我們不拚命那只有死的照片，這裏是幾張我們的弟兄上戰場去的照片。譬如你們家裏給人欺侮了搶了東西，你們就不聲不響的罷了嗎？……國家就好比一個大的家，現在正碰到最大的災難，不出點兒力，災難那裏會沒有呢？……」

那一大堆人都看着他，屋子裏沒一點兒聲音。

「男學生女學生到戰場去打仗去幫忙的也多咧，這裏幾張報都寫着這事情，沒有照片，我把他們畫了的。外面是一個活活的人看着高興得流

淚的世界，能夠先調出去的才幸運呀，你們看着這些就覺得怕嗎？……」

「不怕！」！一個堅定響亮的聲音緊接着。大家回過頭去，原來是弔眼老二，他的方臉十分嚴正，在人叢裏走上兩步說：「學生子也打仗上戰場嗎？」

「多咧，編了學生軍的也有，就在軍隊裏幫他在傷兵醫院幫忙的更多。」

弔眼老二不由的點了點頭，跟着旁邊的幾個，又要單宗尹講幾張漫畫了。弔眼老二這樣子倒叫七老官有點吃驚，忙着竄到他旁邊去，扯扯袖管說：「你怎麼硬硬起來啦？」

「看了這些還不硬硬才不是人咧！」弔眼老二激動得對七老官儘量眼皮。

「你不是第一個怕嗎？……硬說是化了錢就可以換人？」

「那是另外一碼事呀，七老官！」

七老官怕他在人羣前再說出什麼來，壞了大事，就溜走了，預備叫單老伯來看看這把戲，他老人家該有什麼意思。這裏弔眼老二却回頭看看七老官的背影，覺得這傢伙的話有點取笑他，「這傢伙也只會油嘴，叫他打探的事老那麼推三推四說不出究竟，現在又笑人家什麼硬硬不硬硬的！」心裏這樣憤憤地說。他回過頭來，單宗尹正在指一張顏色的圖，說這是什麼地方，打仗又打到了多少地方，接着又指到一個小小的黑點，大聲的說：

「這裏就是我們的縣城，就是我們住着的地方，在地圖上看來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點，我們却覺得這裏有很多田地，很多的高山是不是？」

聽的人都笑了，弔眼老二也張大嘴巴，弔眼笑成一條細縫，覺得自己寬了。弔眼，原來這讀了大學的弔眼又和氣，又熱心，不像他的大伯。所以等這些人看完了，早又陸續換上新的來的一批時，弔眼老二跟另外兩個還看得十分高興。

弔眼老二和胡乃良正預備交換回去吃飯時，聽得一陣震響的聲音，他驚覺地離開這兩間喧鬧的「展覽室」到外面去，九架飛機正排着陣勢飛來。也許屋子裏人聲嘈雜，早先沒有聽到，眼看見已經飛得近了。正從裏面出來的弔眼老二他們幾個，聽到聲音，看見弔眼尹正向天空張望，都興奮地問道：

「這不是我們的飛機吧？」
「大概不是的，……經過這裏，怕又是去炸省城呢。」

「這裏才第二回看見啦！」弔眼老二剛才聽弔眼尹講着省城常常給轟炸的話，彷彿有點奇怪了。

「炸省城他們有許多路好走，不過有時候也可以經過這裏。」

飛機聲音隆隆地格外近了，大概裏面的人也聽到了，都擁着出來，弔眼尹這才着了忙，連連擺着手要他們回裏面去。

「人多了不能擁在一起看！」他大聲的叫。忽的又看見走開幾步正昂着頸子的弔眼老二他們，也急急招呼道：「快來，躲屋裏去，不能幾個人擠在一堆的！」

弔眼老二倒拉着別人走來了，這時胡乃良也在裏面叫出來攔着一大羣人：「莫出去，飛機有什麼好看呢！丟了炸彈不是玩的呀！」

胡乃良也是聽了弔眼尹講起幾個炸鄉村的故事，才這麼發急的。可是被攔着的人大多不甘心，還想衝着出來。弔眼尹拍的一聲把兩扇板門闔上了，趁勢站到旁邊一張竹凳上，射着炯炯的目光道：

「你們出去，飛機上看見人多，當是什麼操練壯丁，只要丟一個炸彈，大家就完了，裏面的一張圖你們沒看見嗎？……來來，你們再聽我講！」弔眼尹說着跳下了。這些話因為給沉重的飛機聲音壓住着，站得遠點的人都沒有聽見，不過大家都靜靜的，不敢再衝着擠着了。

正在這時候，屋頂上震着的聲音更重了一點，接着就「各各各」地夾了另外一種聲音。現在倒是弔眼尹比別人驚慌，因為只有他懂得這是什麼，而同時他驚奇着飛機上為什麼平空來了這一手！

「乃良！」他簡直驚叫了。大家都莫明其妙地看他，弔眼老二以為他生了誰的氣，只管讓一雙弔眼在人叢裏打轉。

「各各各」的聲音又響了一陣。這時弔眼尹已經擠到胡乃良面前，忽的大聲說道：

「啊，一定是墟場那邊！」
空間有一霎時的寂靜，彷彿飛機隆隆的震響也停了一兩秒鐘。這才有幾個悶悶的聲音參差說道：

「什麼啦？這「各各各」的？……」
弔眼尹只擺擺手，意思叫人莫說話。他臉色有點白了。大家從這手勢和臉色上看出嚴重性來，便噤着不再作聲。

隆隆的響聲去遠了，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吐口

氣。胡乃良正想問話，弔眼尹先搶着說道：

「我想是這附近出了毛病！……出去看看再說吧。」

他也顧不了有多少人問他的「各各」的到底是什麼，拉着胡乃良就走。

畢竟是墟場那邊出了岔子！哭的嚷的亂成一團，在弔眼尹他們後邊又湧着一羣，叫着奔着，彷彿這世界就在瞬間翻騰了。有一個臉上手上淌着鮮血的人，在人叢裏亂奔，嘴裏狂叫着：

「小福……小福呀！」

那紅的血在耳朵旁邊流到衣領裏，流到嘴角邊，兩隻凸出的眼珠像鮮血一樣殷紅。他又狂叫一聲，讓那隻流着血的手放到額角上，身子一晃便倒在地下了。看見的人都驚叫起來，一個女人又好事又惶急地大聲說：

「你們可知道他的小福嗎？小福就死在肉攤子那邊，嘴裏流血，臉孔也快要看不清楚了。……」

聽的人嘴裏都「嘖嘖」地嘆口氣。有人抬頭看看天空幾抹稀疏的雲，蹬着腳罵那飛機的十八代祖宗了。

「啊，把我魂都嚇走了！……」一個中年男人看看自己只拿着一根扁担，把他向地下重重一摔，又接着說：「見鬼嗎！——你們看！單拿這根扁担！差一點，小福爺的槍彈就挨到我身上來！」

弔眼尹伸手到小福爺的鼻子邊試試有沒有氣，手在那邊停了一會就搖搖頭站起了，走向另一堆人羣去。

「賈先生，虧了你要我慢走呀，要是不給你

先生攔住，我們早奔到城場來了！」

他看不明白誰向自己說話，又有人扯着他問道：

「這『各各』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呀？」

「機關槍！」他短短地回答，也不知是個人問着。

「啊，機關槍！……老陳還不是炸彈咧！……這傢伙！」

這身旁的說話聲音給更大的哭聲掩住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嗚的叫的聲音已低下去，彷彿到處在號淘大哭！他鎮定一下，才聽見一個聲音說：

「唉，小福的娘真哭得死去活來！那十多家人家，一個個趕來都像瘋子一樣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人才漸漸稀稀，沒臨到禍患的一遍兩遍地把當時情形告訴別人，走着走着又連連地回過頭來，好像不忍離開那些遭殃的人們似的。一些好看熱鬧的，就願意守着看那些屍體抬走。

覃老伯就在這快要結束的時候來了，他彎點兒背，却還是蹣跚着方步。蹲在地下抽旱煙的七老官立刻迎了上去，響亮地說：

「真慘呀！你老人家沒見過咧……」

七老官的聲音在這時候簡直有點幸災樂禍的成分，大家不約而同地向他看了一下，尤其弔眼老二正從對面擱着一大塊木板走來，預備幫人家抬走死屍，却停了步喊住七老官說道：

「你還說我不該硬硬嗎？……我們平平空空給鬼子殺死總不是路呀！這倒不是你看熱鬧說笑話的事情咧——七老官！」

七老官停住脚，從嘴角邊拿開了旱煙干，跳動着那張肥嘴：「你怎麼要跟我尋事啦？——」他說，正想接下去，旁邊那小福的娘本來停住了，忽的又哭着喊着道：

「怎麼就冤死了呀！……早知道啦，你又怕什麼抽了哪……」那女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聲音哭啞了，還拉着命嘶叫。

弔眼老二，七老官，覃老伯，都像這哭叫裏有刺似的，震動一下，覃老伯臉色也有點灰白，他趕忙惋惜地搖搖頭，向別處走去了，弔眼老二立刻忙着手裏動弔眼，因為他想起化錢可以換名的事，就是小福的娘暗地裏告訴他女人的。可是七老官在弔眼老二這樣想着時已經急急走向那個女人，故意大聲的說：

「算了，王嫂子！別哭了，唉，死的死了，也是命數呀……」可是他走近了又輕輕告訴她，昨天由他收的錢，仍舊由他去拿回來，可不能在這時候再漏聲，小福爺死了到底有許多事還得靠靠覃老伯。

那女人還想說什麼，給七老官勸着哄着似的扶了起來，幫着抬屍的弔眼老二一夥幾個人也正好走來了。

覃老伯這一氣，實在氣得五臟六腑疼痛起來，他覺得這世界完全變了，這所幾年前新造的屋子，覃老伯常常賞贊着得意的，現在也彷彿變得又黝黑又狹小，像別人家只用土泥砌的一樣！怎麼槍彈像生着眼睛，偏偏把有錢的射死！昨天死傷的三十幾個中間，就有六個當場死的是跟覃老伯打着交道的，撈在手裏的錢又得掏着出來，他覺得太作弄了！他昨夜老轉側着睡不着覺！雖

然把怪子又罵了一頓，到底飛機又不是怪子叫了來的，罵了也沒有辦法呢！於是覃老伯在屋子裏蹣跚着方步，咒着眼前的事不該變得這樣的快！

可是七老官氣喘呼呼地趕着進來，肥腦袋一顛一顛的，看見覃老伯就挨近去輕輕說道：

「見了什麼鬼啊，這些小伙子！……你老人家知道什麼？周伯娘的大兒子跟老七說小兒子都要給調出去，不願意化錢叫人替，周伯娘和老七說好說歹都不聽！不聽不要緊，事情鬧開了怎麼辦啊……」

覃老伯真好像當頭着了一棒他倒咽一口冷氣，讓唾沫從缺着牙齒的地方飛濺開來，急急問道：

「真嗎？……」

「真啊！……」七老官吐一口氣。

「這世界跟我揭什麼鬼呀，這世界！」覃老伯看住了七老官的肥臉，「你說該怎麼？」

七老官搖着肥大的腦袋。不知怎麼覃老伯感到一陣孤寂，忽的又生起氣來，咬牙切齒地說道：

「怎麼不響呀？七老官！你去辦吧！他們要退錢就退錢！他們要什麼就什麼！」

七老官震了一下，看看覃老伯灰白的臉，也冷冷地說：「你老人家先莫生氣呀……這又不是我鬧的事情。」

可是這冷淡的樣子和冷淡的說話更傷了覃老伯的心，「不是？你說不是？」他把個腦袋擺來擺去。「你一手給我辦的呀……七老官，怎麼現在這樣呢？」

「世界變得這樣快，這些小伙子變得這樣快，你叫我七老官有什麼辦法呢！他們說要出去看外面的世界，他們已經不怕什麼了。」

讀八年

金陵

八年，不是一個短促的時間，在這長長的歲月中，我們的國家民族，正遭逢着亙古未有的苦難，千萬的同胞爲了自己，爲了民族，貢獻出他的血汗。隨着這偉大的時代，敏感的文學者，用他多彩的筆觸，寫下了這一部血的史詩。

當戰爭在連續中的時候，我們的文藝界，曾經大聲疾呼過，我們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現在勝利了，作家不會放棄這大好的題材，沒有真實的內容，便不會有健全的形式，廬子先生是我們最熟悉的作家，八年中，她曾轉輾流亡，足跡遍全國，親眼目睹同胞受難的慘狀與暴敵的殘酷，於是她用奔放的熱情與細緻的筆，寫下了這些散文與小說——「八年」。

一個久居在淪陷區裏的人，對於這一些文字，將會感到如何的親切，作者用散文的形式，寫下了這一些活生生的記錄，丟開文字上圓熟的技巧不談，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血淚圖。與電影一樣，在戰爭中，爲了求表現的迅速，我們往往採取記錄的形式。I·愛倫堡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報告文學作家，他的特長是用文藝的形式與筆調，忠實地報告了事實的經過與發展。作者在「八年」中的幾篇文字，庶幾近之，祇缺少一些關於事物的分析與議論，調子也更接近散文那種抒情的味兒。

在這幾篇描寫內地風物的文字中，我愛讀那篇「說不完的故事」。雖然文字間微嫌跳動，但

是我正愛作者那種輕快的調子，作者在這篇文字中，如何地把自己的情感隱藏起來，假托了一個青年，作者把一個血腥的故事沖淡了，但是在裏面的却是一種無涯的悲哀！

不一定都是與現實連繫的文字，這裏作者也有她自己閒情逸緻的一面，寫小品不是易事，因爲它所能運用的文字少，面積不大，而它表現的題材卻不一定是蕞爾小事。別人在政作者的書簡裏，不也這樣寫着嗎？

「我是你底小品底愛讀者，也正同我對於你底「爲人」和「演技」。……你有一分真率，一股性靈，一顆不爲黑暗所吞蝕而閃爍著生命底火花的心，這表現在你文字裏，——不僅是「作文」也同樣見之於你底「爲人」和「演技」，「由這，至少區別出你不是別人，你底文字也不是別人的。」

我想這一段話引之於評述作者的文字裏，是相當得體的。

不全是小品，第二輯裏所輯的却全是小說，一些比較有組織的文字，共計六篇，作者的生括，一大半在演劇中過了的，因之她所最熟悉，也是這一面，在這六篇中，「披風」「金銀世界」都是。

不知道別人的意見如何，我認爲作者的性格，更宜於寫散文，因爲小說需要組織，需要嚴密的計劃，作者更欠缺一種雄辯的氣派，難得見到中國的女作家在這方面有偉大的成就，希望廬子先生能創造出一部新的歷史來。

「八年」讀了，從這裏，也可見到我們的民族文學者，是如何地在這八年中，表現了這八年中偉大的史實的。

軍老伯這才稍稍平了些氣，記起隔開兩間屋的煙子，搖着手輕聲說：「莫大聲啊，七老官真是！」

「聽說有許多小伙子要請你兒信每天等小學校放了學，講點外面的故事咧……」

七老官這輕輕的幾句話又把軍老伯氣得臉色灰白起來：「真胡鬧……他們要這樣嗎？……」

外面有一陣腳步和說話的響動，軍老伯把話縮住了。七老官走近門口去張望一下，驚異地問道：

「老二，你幹什麼呀？」

「我們來看小軍先生的，問他小學校放了學，到底有沒有功夫。」弔眼老二高興地說。「你也來幹什麼呀？」

七老官不說話，只打着哈哈，看他們向軍宗尹的房間走去了。

這裏軍老伯却重重嘆一口氣，忽的向門口衝了過來：「我叫他們出去，不准進我的屋子，這些王八小子！」

「別生氣呀，你老人家……：眼前的事變得這麼快，誰知道呢，你生氣也沒用的……」

七老官扶住了他，讓他坐在一把竹椅子裏。軍老伯可又深深吐一口氣，手裏的水煙袋拍的一聲掉到了地下。

「七老官你說呀……你幫了我什麼？你看這世界……」

七老官正想說話，右邊屋子裏傳來幾聲清脆響亮的話，他不由的停住了。一隻雄雞賴子一伸一伸的踱着進來，在七老官腳邊撒一泡尿，又讓賴子一伸一伸的踱着出去。

重見祖國之日

台灣文學今後的前進目標

賴明弘

『新文學』創刊號有一篇范泉先生的『論台灣文學』，我讀後覺得異常興奮，對於祖國文化界漸漸關心我們台灣的文化一點，從事台灣文學工作多年的人，應該要表示極大的敬意與感謝。

自從莽莽的日寇手中完全解放以後，即我們將近七百萬的『孤兒』，自重回到中國『慈母』的懷抱那一天起，每一個台灣人都被興奮、流涕、狂歡的情緒所籠罩，每一個人都為要做中華民國的國民而感着無限的喜悅與鼓舞。同時每一個人都具有堅決的決心，預備要做一個完成的國民，因此內心個個均期待祖國帶來好的政治，好的文化，好的教育施行於台灣。我們深信：祖國一定能够依符我們的期待，把五十年來一切的隔膜，能在短時期內予以打銷，而很快地重新精誠合作。

范泉先生引述亞夫先生的台灣文學理論與其劃分四時期，大致可謂正確。毫無疑問的，台灣文學的主流，決不是以在台灣的日人為中心的文學活動，（其實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沒有台灣人的靈魂存在着，所以絕少引起台人的關心與反響。）乃是台灣人自己的文學運動，才是台灣民族文學的唯一主體。

台灣文學的第二期，受了中國文學革命的重大刺激，居然對以前的台灣舊文學，英勇地豎起反抗改革的戰旗。從此台灣文學便踏入新時代的潮流，開始其創造新文學。這個時期，台灣產生了不少的傑作，都是有達到文學水準的作品。例如被視為台灣的魯迅之賴和（筆名甫三，懶雲等，他竟於一九四三年不堪日寇的威迫拘禁而致憤死。）在此時期發表了很多的傑作。又如被稱為台灣創作界麒麟兒之朱點人，或蔡愁桐，楊守愚等，在這時期，曾經發表了許多值得注視的作品。

同一時期，我曾與黃石輝，郭秋生等展開了一場關於『台灣鄉土文學』的論爭。黃郭等的主張是以創造台灣話文來寫作我們台灣的鄉土文學。

其理論根據是：當時台灣的環境，很少希望推廣中國白話文，而且白話文與台灣話有相當的距離，故必須創造另一種的台灣話文。我即徹底加以反對，我的反對理由在表面上大約如下：

（一）我認爲台灣話是中國的地方方言之一，我們必須與中國文化思想不斷地交流，如果另創設一種台灣話文，可能阻礙變方的文化思想之溝通，而使中國與台灣的關係越趨是隔閡。

（二）社會的進化，應使文字愈爲簡單統一，不應使之愈爲複雜而分立，台灣本來就沒有特殊的文字，故提倡採取中國白話文，對統一文字上，有多大的貢獻。我們無妨在文章裏，儘量插入台灣普遍的地方方言以及俗語，以此建設大眾文學。

（三）日人的文化政策既然彈壓白話文的成長，那麼台灣話文當遭受同一的命運，其無法存在與成長乃瞭如指掌。故與其提倡無法普及的新一種話文，不如努力去推廣已有相當根基的白話文爲合理。

由上述的理論大約可以隱約地看出我反對台灣話的最大目標在那裏，當時我抱着這樣的見解：台灣的文化絕不可與中國的文化分離，台灣的民族精神必須經由文字上的聯絡與祖國的民族精神密切聯在一起。台灣亦由此可以排擊日本奴化的政策。不但如此，我們可由文字上與文化思想上的聯攜，來共同展開對日的民族鬥爭。我始終堅持着這一目標。嗣後台灣話文不能產生便見消失，兼之日增月加地，日本語強行普及的壓力逐漸加強起來，事變前後中文竟被禁用。當時同志們的扼腕悲憤真是痛絕！

然而一旦在台灣播種的新文學之根苗，由同志們苦心保護與力守，畢竟沒有被完全消滅。許多台灣文學工作者，在艱困威脅重重的情形下，默默地以中文創作，有的即回來祖國繼承祖國之文學，恰似祖國八年的堅忍抗戰一樣，他們不斷地努力寫作，正待着儘量而可自由發表的今日來臨。還有許多文學工作者，委曲求全地利用日文的表現形式，嘗試並且努力創作台灣民族自己的文學，其中也不乏佳作。

這樣在此半個世紀中，台灣與祖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一切關係，雖然遭受日寇嚴格的截斷，但是貫穿文化思想的民族精神之火把，終照照地破承繼，這重要的一綫終於被堅守着，所以今日整個的台灣民族仍然是活在中國民族的大海裏。

現在我們在痛哭與無限的歡欣中再投入祖國來，自可不必再打迂迴的路綫，直接可能跑入坦坦的大道了。不消說，五十年來的特殊環境，造成了很多特殊的狀態，因為其沉重的壓迫下，文學自身所展開的步驟不免緩慢，雖有相當可觀，但還不能趕上祖國新文學的最高水準，台灣文學的偉大成就，當待於將來。不過有一層值得記的是：台灣文學工作者，雖然在日寇的威脅下，但在此五十年內，比較有很多的機會，去接觸及攝取英、法、蘇等各國的文學傑作，或由日文的翻譯或自原文讀習。

范泉先生之「論台灣文學」裏面明白指出：「台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而且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是不可分，前者是屬於後者的一環。現在的台灣文學，則已進入建設時期的開端。台灣文學站在中國文學的一個部位裏，盡了它最大的努力，發揮了中國文學的古有傳統，從而更建立起新時代和新社會所需要的，屬於中國文學的台灣新文學。」

對於這種見解，我表示同意。台灣既然復成爲中國疆土的一部份，那麼，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部門，已經不能再離開祖國而單獨理論或劃分立說。我們今後將要努力創造的台灣新文學，亦即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換句話說，台灣的文學工作者也就是中國的文學工作者。完成抗戰，獲得勝利以後的祖國之政治，正向着民主與統一，團結的

路綫挺進，文化藝術的分野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是文學亦必須加緊地指向寫實主義的大眾文學之路綫走去。從前的貴族，浪漫，自然脫美，象徵等等一切的文學已成爲我們過去的遺產，我們的時代，正是要建設人民的自由與美滿而幸福的社會，藝術也擔任着一個重要的任務。今後我們的文學精神，必須傾注在這意義上的工作，台灣文學今後的目標，亦應循此路適進。

台灣文學不能做爲中國文學的一個有力的旗手，不待言這是胥視全台灣的文學工作者的努力與苦幹。但同時非常需要祖國的文學先輩作家及文化界人士，予以指導與勸勉。是故我想在這裏向祖國文化界提議設置一個滬台文化聯誼會，藉此以完成迅速而密切聯絡祖國與台灣文化思想的任務。現在可預料今後將有祖國文化界人士蒞臨台灣考察或指導台灣文化的進展，或台灣文化人將有大批到祖國來更深的研究祖國的文化，或送作品到這裏來發表。爲着促進雙方的接近與打成一片，我相信這個工作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我相信我這個提議，會得到祖國文化界人士的贊同與參加，共底於成。

最後，我冒昧代表台灣許多文學工作者，向祖國文化界人士，由衷心致最誠摯的敬意。

(一月三日)

讀「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先生的「明末亡國史」，對於中國歷史的一章，又作了一個有力的翻案，使得中國循環式的農民運動顯示了真相，使得從秦亡漢興以至太平天國，現在的政治鬥爭內幕，都可能有類比的說明，實在是值得重視的。

「成則爲王，敗則爲寇，」這本是中國人衡量歷史的官家公式，按照這公式，漢高祖是開國八百之祖，李自成始終是流寇而已。

李自成所代表的農民運動，因受滿洲異民族勢力的入侵而失敗了，太平天國之失敗，則由於英美所代表的勢力幫助了滿清之故，李自成終結了純粹中國式的農民運動的歷史循環，太平天國則開始了新的中國農民運動歷史，這運動的本身以別種意義繼續到了現在，牠遭遇世界性的帝國主義，以致打破了歷史循環，換句話說，自從太平天國以後，中國農民運動再也不是朝代的興替，而是走上歷史的新頁了。

郭先生這書有助於我們理解歷史的真相，更有助於我們對現實的估量，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個人的感覺，則作者對於李嚴的悲劇，認爲永遠值得回味，毋寧是對知識份子在中時代中作用，看得太獨立了，李嚴是代表中國知識份子的另一方面，歷史上儘多李嚴這種類型，現代的李嚴，當然應該理解的農民運動的本質是什麼，在超歷史循環圈外（如太平天國失敗所昭示的）的農民運動應該是什麼？

編輯室

這一期的出版較預定的日期遲了十日，這是有原由的，因爲正當要發第二號稿的時候，印刷的地方宣佈漲價了，而且漲高了百分之百的成數。從前的印刷成本已使刊物不勝負担，現在再要加高一倍，這如何能使出版者相當得起呢？出版者困感起來了！但正當這個時候，刊接到了很多讀者的來信和投稿，在信裏洋溢着熱望的詞句和鼓勵的話，這不但使編者感覺得安慰，也使本刊的主人馬桂權氏讀得興奮起來，於是猶豫消滅了，我們毅然把個好的全部稿件送進了排字房，這是偉大的感召：對於我們這個小刊物的生命。我和許多願閱本刊的讀者應該感謝這許多熱情的來信！

有許多來信都要求給予答覆，但本刊還在草創時代，我一個人閣稿拉稿編排已經來不及，所以實在無法分出時間再寫信，這是要來信的人原諒的。同時，我盼待更有批評和建議的來信。

另境一，九。

挪威是和平的

雪格麗·恩賽特作
徐 和 譯

我活了五十六年了，在這期間，挪威從沒有執行過一次死刑。最後一次死刑的執行，便是我父親，也還祇是個年輕的孩子哩。他向我們追述這一椿事情時，我們惶恐地聽着，聽得汗毛凜凜。我們總不相信，這種事會真實的。

這是我們的不幸；我們是這樣的愚昧，總不相信戰爭也會是真實的。戰爭這樣東西只發生在世界的另一邊，這我們是知道的。但我們之中，有多少人會相信它也能發生在挪威國土上嗎？

四月七日，星期六，我在奧斯洛夫一個學生集會中講課。這星期日我要和我的兩個兒子在我的姐姐和姐夫家中吃晚飯——一頓很晚的晚餐，因為我的兩個男孩子去旅行了，在那裏挪威的青年志願隊正在受訓。自古史時期以來，挪威是或多或少在實行着兵役制度的，但依照最近的軍事條例，強迫兵役的實施期卻短得令人不滿意。自一九三九年至四〇年冬，已有數目相當大一羣青年參加了志願隊的訓練。雖然大多數人毫不在意，認為我們不會被捲入戰爭，卻也有不少人理解到挪威是逃不出這一次浩劫的。我的大兒子曾在英國住過四年，是個學成歸國的工程師。他是八月裏回到祖國來的。他很詳細的知道英國地方民軍的情形，因為他有好幾個朋友，他們都是民軍。他對他也並不怎樣的有信仰。可是在家鄉，在麥里哈末，他卻毛遂自薦，擔任了志願隊的射擊教官，他也是預備隊的一個隊長。雖然戰事爆發前

兩星期，他在奧斯洛夫找到一個職業，但只要他有一有空，就仍舊回到那邊去工作。我的小兒子還沒有到受訓的合法年齡，他在奧斯洛夫讀書，却已經在新舉辦的大學軍訓班報了名。

當晚報帶來了消息，說有一百艘左右的德國艦隊，包含各級戰艦，正向北駛行，經過了丹麥海峽，那時候，祇極少數的人，相信這是除了北海將有大海戰之外，還不會有其他的作；這類謠言曾飄傳了整一冬了，最後終於成爲事實了。

我已經躺在我的旅舍中的床上——那個旅館是我年青時，那些最窮苦的日子裏，到奧斯洛夫來住過的。我在床上躺着看書，到半夜十二時半，聽得警報汽笛。腦中關於德艦隊的消息是鮮明的，使我一剎那間想到：『發生了什麼事變了嗎？』我從床上起身。穿襪子，穿鞋，那時候，我仍然覺得自己是有點可笑的。我走到洋台去，卻什麼人也沒有遇見，唯一的異乎尋常的是那個夜班司閘人不在他的崗位上，還有，電梯停駛。但在以前，這旅館中也曾有過這樣的事。所以我就自己跑下，所有的樓梯，一直跑到大門。

街燈和霓虹燈招牌的光亮和平時一樣。在奧斯洛夫的這一地區，電力總是不太明亮的。幾個年青的男孩和女孩站在門邊搖着頭——他們不知道放警報的意義。漸漸地更多的住客則散地走下來。有人說，院子裏的看守人執有到避難室去的鎖匙，這避難室是一個地下室改築的，但要找那個

看守人卻是不可能的，最後那個打雜的孩子給我們指路，走下那個通到地下室去的梯子，我們走進了一間屋子，那是在一個小戲院的地下層的後端。我們在那裏站着，在完全黑暗之中，冰凍着，一邊抽紙烟，一邊說笑話，互相猜測拉警報的原因——是演習嗎？還是什麼嚴重的事故，誰也沒有夢想得到德軍已在挪威登陸了。

站立了有一二個鐘頭，後來我們聽到了解除警報，大家就到樓上去睡覺，但不久之後，警報又拉了一次，這一次誰也不再煩擾那個地下室，只在接待室中坐着，女管理員和幾個客要了些飲食來吃吃。就在那個時候，那個打雜孩子進來，手上拿着一疊剛印好的傳單，上面寫着奧斯洛夫兩飛機場：福納波和克傑勒被炸了，沿奧斯洛夫海峽的炮壘和德戰艦已經開火了，這時候我們看見了第一架轟炸機。在灰色的晨曦中。這架飛機飛到了旅館外面的廣場上空，飛得十分低，我們可以看出機上的國徽，黑白兩色的瑪爾太十字；和機中的人。一下子飛來了很多，並且向着各個方向射擊。據說德機師要讓他們的機關槍要一下。奧斯洛夫所有的高射炮回敬了它們。不幸得很，這些高射炮並沒有損傷了德機一絲一毫。

在我跑去參加聖·奧萊美教堂八點一次的彌撒時，飛機在城市上空不停來回飛，街上，人們照常匆匆地走去工作。他們外表上都有一點迷亂，這是顯然的，誰也沒有見過轟炸是怎樣一回事。當飛機到達我們的頭頂時，我們走進店家或門牆下面去避一避。女傭士和學生們已離開教堂——學校已疏散了。聖壇上沒有唱詩班，只有主教一個人獨自坐着。我們只有五個年紀較大的婦女

來做彌撒，由外面射擊聲和飛機馬達做我們的伴奏。

我設法找了一輛汽車坐到我大兒子安特萊工作的地方去，人們告訴我，沒有人看見他。我趕到他住的地方去——把門鈴按了又按。沒有人來開門。於是我回到旅館去——說實話，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已餓了。在那接待室中，我遇到了我的小兒翰司。他住宿在城外。在那裏，他們一夜安睡——對於警報和佔領的事，一概不知。我要他跟我回到黎里哈末家去——假使火車照常開駛的話。這是因爲了一件事，我在般爾克倍克家中有三個芬蘭兒童，他們是從芬蘭被轟炸最利害的災區遣散過來的。

我們剛要上車的時候，安特萊來了。背上歇着槍，行囊和別的東西。他已經來報到過了，是汽車兵團。可是那裏的人告訴他：隨便那一個單位的動員都是不可能的，他不能跟我們一起走，他還得護送幾個年紀較小的男孩子出境，到我們自己有軍隊駐紮的地方去。他想他能够在晚上趕回家里哈末家中，如此他可以到城外斯塔蒙去報到。每個青年都希望去入伍，他們是有作戰決心的，沒有正式動員，配備也不全，事前無準備，然而他們卻是執拗地痛恨德國人底橫逆無道，他們一定要盡力抵抗，至少要給敵人以最大的阻礙，抑止敵人，使他們不能迅速進展，輕易侵入本國。

東車站的人羣擁擠得如桶裏的青魚，但我看不出有什麼驚惶的樣子。那些外國通訊員，很容易有一種印象；以爲我們對於本國和國家的遭遇是漠然視之的，因爲他們向來接觸的人和挪威人

不同。挪威人以洩示個人情緒爲可恥。即如很多年青的孩子所表示的：即使他們死去，也要在死去之前儘可能的先打死幾個德國人。在他們說着這樣壯烈的話語時，也很平靜，和昨晚玩紙牌戲時說話的神氣相同。

我們到達黎里哈末時已是很晚了。那裏的燈火管制是勢所必然的；我們的電力來自鎮外的瀑布，經過一個乾燥的秋天和少落雪的冬天以及冰凍不融解的幾個月之後，貯水池差不多已經空了。所以晚上很早就全市的電力完全停閉。我回到了一個墨黑的家裏——沒有一個人，除了那個女僕，她正在給三個芬蘭孩子脫衣服。

哀爾美四歲，陶以美三歲，依而拉兩歲，這樣大的孩子是依習慣而生活的——他們很高興我回來，我可以和平時一樣幫助女僕替他們脫衣服了。但我聽到外面，初春的夜裏，飛機隆隆的響着了，那邊羊毛織造廠的汽笛又在尖聲的號叫了，我決意把孩子們帶到下面一層樓去睡。哀爾美站在我一傍，她的睡衣已經扣好，在微光的夜色中我望見這女孩子，臉上表示她想起了什麼使她不高興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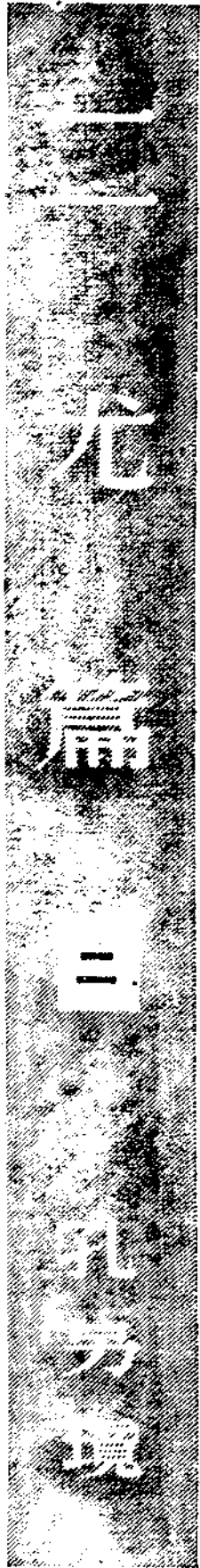
這樣在黑暗中坐着，聽那三個孩子平靜的健康的呼吸聲圍繞着我，真是一種甘美而安逸的事。可是同時我也想到這三個孩子是爲了逃避轟炸，逃避痛苦死亡而到這裏來的，而現在，那種強暴的轟炸機仍在這裏追蹤他們。一個人到了這種時候，真是憤怒到窒息的程度。

過了不久，安特萊回去了，又飢又渴，但十分陰沉。他很明白，敵人已經踏進了國土，又得好人內助，動員抗戰是極困難的了。但有多少愛國

賊呢？卻沒有人注意過。我們從來不怎樣嚴重的注意過我們國內的國社黨徒。對於一般健全的正常的人，整個國社黨是種外國的黨——而在那時候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些滑稽的形式——不過是聳了聳肩，作爲唾棄吉斯林和他從臣的表示。而現在我們卻不得不相信，他們有很多，恐怕比我們所猜想的還要多些呢。在那一羣我們會輕蔑嘲棄的一夥兒後面，還可能有一大堆的投機份子和奸徒，他們一向靜守着，直等到他們的主人，德國人，有了準備，能在挪威國內給他們援助。這種秘密納粹黨員是有的，即使數目不像外國人士所猜想的那么多。現在代替了對吉斯林和他的黨徒的嘲笑，一種白熱化的憎惡昇上來了，憎惡了那些替德國人當跑腿的走狗。輕侮他們還是照樣，這種輕侮的心理已大得不能再擴大了。

第二天早上，我祇看見安特萊從浴室裏走出來的時候底一瞥，等我下樓去吃早點時，他早已急急地趕到斯塔蒙去了。隔不到一會兒，他打電話回來，要求翰司騎上自行車，把他的制服帶去。然後，翰司從演習場來電話：他已經和救護隊的隊長談過，隊長說可以收用志願隊員，即使未經受過訓練的。因此他和他的——個同年齡的朋友加入了隊裏。他問我們，是否可以給他預備一份鋪蓋，幾雙靴子和衣服等等，大約在晚飯時候，他回家來拿他的東西，並和家人告別，「再見了，你不必爲我擔憂，媽，你是知道的，在救護隊裏是沒有危險的。」對於這問題，我有我自己的意見。但我什麼也沒有說。總之，是很好的，讓這些孩子做一點有用的事。

未完



第一幕

第一場

登場人物

賈璉 薛蟠 柳湘蓮 僕人

興兒

隆兒

酒保

景

平安州大道上。一傍爲一酒家，門前高挑着酒幌。一傍爲樹木數枝，另置一二石棧。

幕啓時，台上無人。稍待，聽見有數匹馬蹄聲，自遠而近，接着聽見賈璉和興兒隆兒的說話聲。

興兒（聲）二爺，前面不是有一處酒店了麼？我們就在這兒歇一歇吧。

賈璉（聲）唔，也好，那末就把馬拴在這兒吧。

（下馬聲。接着賈璉在前，興兒

隆兒隨着上。）

賈璉 在這兒開一家酒店，倒是一樁好買賣。

興兒 二爺的話可不是麼？我們一路來差不多看不見有歇腳的地方

，這平安大道可也太冷清了！

隆兒 歇腳的地方還怕沒有？這石塊不也是歇腳的地方麼？只是沒

有喝一口水的地方，二爺，您說我的話可不錯？

興兒 算你會調詞兒。

賈璉（向店裏一望）怎麼連人影兒也沒有一個？

隆兒 時光還早，趕道兒的還趕不上這裏哩。

賈璉 你是說我們起腳起得太早？

隆兒 小的不是說咱們起腳太早，而是那三匹馬的脚力健，走的快，所以就趕在人家前頭啦。

興兒 你是一個蠅虫，一腳下就彷彿死人似的，天發亮還在那兒打

鼾，要不是我給你打醒的話，咱們此刻可能趕到這兒麼？——爺我們就到這店裏去坐一會兒吧？

賈璉 好，好的。

（三人走進酒店。）

興兒（向店裏喊）喂，小二，這兒可有人呀？

（酒保上）

酒保 噢，三位爺們可到的早。

興兒 早？一點不早！你怕還不會睡醒哩！

酒保 爺，你在說笑咱啦！早雖早，可是小的已起身三個時辰哩。

興兒 可見已經不早啦。

酒保（笑）三位爺請進。三位爺可是安步兒來的？

隆兒 你不見那邊樹上帶着我們的牲口麼？

酒保（望）噢，小的想：要是爺們不是坐牲口來的，可有這麼健的脚力走得那麼快！

賈璉 小二，你別多嘴囉，去燙幾盞好的酒來給我們解解渴。

酒保 是。（下）

賈璉 不知還有多少路程？我們已經走了三天，約摸也應該到了。

興兒 可不是麼？昨天我聽店裏人說，這兒離平安州還有三百來里，要是走得快些的話，也得兩天

，照小的估量，明天準可到啦。

賈璉 你們沿路可會打聽：柳相公，有下落沒有？

隆兒 小的沿路問來，可都說不上個準兒。

興兒 小的也到處問人家，他們都不曉得柳相公。

賈璉 這是三姨兒的大事情，要是咱們沒法把柳相公尋到，三姨兒就永遠的吃齋念佛，永不嫁人啦

興兒 這三姨兒可也算是一個有心人，她認定要嫁給柳相公，這柳相公不知是那兒來的造化。

隆兒 像三姨兒這麼的標緻人，可也只有柳相公纔配。

賈璉 你怎麼也認識柳相公？

隆兒 上回不是在咱們家唱戲，我可聽得清清楚楚的。

賈璉 你別以爲柳相公是唱戲的，

他纔不是呢。

隆兒 小的聽寶二爺的小廝說過，柳相公真是一個文武全才哩！他的文才比寶二爺還高，同時他又練就一身武功，平常三二個人近不得他身。

賈璉 你們難道不知道薛猷子被他打過一頓麼？

興兒 我們還有什麼不知道的，薛二爺被他打得死去活來，還給他扔到水溝裏去，幾乎淹死呢！

（酒保取酒上）

酒保 請三位爺喝酒。

賈璉 你放在這兒吧。

酒保 是。（下）

賈璉 柳相公也是爲了打薛猷子的事，所以纔離開了京裏，可不知他往那裏去的？

隆兒 照小的想，大概總在這裏一帶。

賈璉 那末我們要想辦法把他尋到纔好呢！你們得隨時在意，要是尋得到他，我回去都有賞。

興兒 小的們不用爺吩咐，到了平安州，我們可以到處去打探，說不定就在平安州。

賈璉 我也但願這樣。你們不知道三姨兒的脾氣再拗也沒有的，她是說得出做得到的，她這次既然說出了非柳相公不嫁，別想她改

變主意，我現在担心的，倒不是定尋不到柳相公，柳相公既然在這兒一帶，遲早會給我們打聽到的，我是担憂萬一柳相公已經定了親事，或者對三姨兒沒有意思的話，那事情可難辦啦！

興兒 爺說怕柳相公定了親事，那小的倒不敢說準；至于柳相公不要三姨兒，那可決計不會的。三姨兒的標緻，這京城裏是有名的，小的想柳相公也不見得沒有見過，現在有這好機會，我怕柳相公不知要怎樣感激爺做這大媒呢

賈璉 可是你們不知道：我臨走的時候，你二奶奶特別吩咐，要我把三姨兒的名字來，這不是有些麻煩嗎？

隆兒 這又是甚麼緣故？

興兒 這是甚麼道理？

賈璉 這是你們不知道的。

興兒 噢，怕事情不成，失了大家的顏子。

賈璉 也許有一點這關係，可是還有別的原因，你們是不知道的。隆兒 爺不能向小的們說說麼？

賈璉 噢，——不，這不大好告訴你們。

興兒 爺對我們，還瞞着什麼呢？隆兒 爺做的事情，不是小的們全知道麼？

賈璉 好吧，我就給你們說：這位柳相公，過去也喜歡你們二奶奶的，可是二奶奶不喜歡他，所以要是一提出三姨兒的名字來，柳相公一記恨，就決不會答應的。

興兒 原來有這道理。——這事情可有些難辦啦！

隆兒 小的以爲有爺做大媒，柳相公總也相信得過去，就是不提三姨兒，怕也沒有關係。

賈璉 我也但願如此纔成，否則的話——

（遠遠來人聲，這邊的說話就打斷了，大家注意人聲的來處。慢慢地走出了三個人：第一個是薛蟠，第二個是柳湘蓮，第三個是僕人，僕人的肩上挑着一副担子。興兒彷彿第一個發見來人是誰，突的跳起身，一邊喊——）

興兒 爺看，來的不就是薛二爺和柳相公麼？

賈璉 （望）啊，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二個不是冤家麼？怎麼會在一塊兒了？

隆兒 這倒有些怪！……

薛蟠 柳二弟，咱們走得也累了，就在這店裏歇一歇腳吧。

湘蓮 好吧，隨你的便。

（三人漸漸走近店來，這裏賈璉和興兒早已迎出店去。）

賈璉 薛兄弟，柳老二，（一邊作揖）巧會，巧會！

薛蟠 （突然一怔）怎麼？璉哥，你在這裏？

湘蓮 （作揖答禮）璉二爺，好久不見啦，你好？

賈璉 我們到處訪你，不道却在這兒碰到你！

湘蓮 二爺找小弟有什麼事？

賈璉 我們且進店去坐着，再慢慢兒告訴你。

（大家同進店去。）

賈璉 小兒，你再去添三副杯盤來。興兒，你們三人到那張桌子上去喝幾杯

（分成兩桌坐定。酒保下。）

璉哥，你要往那兒去？

興兒 我們剛從京裏出來，要上平安州去替老爺辦一點差事。

你們呢？

薛蟠 我們正是從平安州下來，要回京去。

賈璉 薛兄弟，你在幹買賣了？

薛蟠 談不到幹買賣，只是在北京裏悶得慌，到外邊來散散悶。

賈璉 柳老二呢？你可是上京去？

湘蓮 不瞞二爺說，小兄弟的行踪自己也摸不定的，今天想往東走，明天忽然又向西去了。可是這

次却是要到小兄弟的一個姑媽家去一趟，在半路上碰見了薛大哥，就結伴同行了。

賈璉 噢，原來這樣。

薛蟠 璉哥，你還不知道，我們這次下來，竟在半路上遇見了一夥強盜，把帶來的一點貨物統統給搶了去。不想柳二弟剛從那邊來了，方把強盜打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兄弟，如今一路同行。

賈璉 竟有這等巧事，也算是薛兄弟的好運氣！自從你們上回鬧過以後，我們忙著請你們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蹤跡全無，後來聽說薛兄弟也用門去做買賣了，想不到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真所謂「本是冤家不聚頭」，你們要是沒有上次的一鬧，今天那裏會結拜為兄弟呢？

湘蓮 俗語所謂「不打不相識」，一點不會錯的！

薛蟠 你們老嘮叨些過去的事情幹嗎？來，咱們喝一杯。

(全喝酒)

薛蟠 這次柳二弟去探望過他的姑媽以後，我還約好了他京裏相見。我先進京去替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

湘蓮 大哥，你一高興，說話又要

脫了軀啦！璉二爺您剛才說有話要跟小兄弟說，不知道有何見諱？

賈璉 真是再巧也沒有！就是剛才薛兄弟所說的要給柳二弟提親，我現在正有着一門好親事，配二弟是再合適也沒有了，可不知柳

二弟要不要我做個媒人？

薛蟠 再好沒有，再好沒有！我因為纔來京不長久，認識的人不多，正在發愁尋不着一位合適的給

二弟，璉哥在京城裏滿是熟人，你要肯做這個大媒，包管趁柳二弟的心。可不知是那一家？

賈璉 你們要是相信我，就不用問那一家，以柳二弟的人品，我包給選一個合適的給他。

薛蟠 我們對璉哥還有什麼不相信，那這事情就一準拜託璉哥了。賈璉 我有一門現成的好親事，所以不必再去尋得，只要問柳二弟願意不願意？

湘蓮 二位老哥別給小弟開玩笑！賈璉 這那裏是開玩笑！我是在說

正經！我在京城看見一位才貌雙絕的好女孩子，又是我們賈家的親戚，這女孩子的母親託我要物

色一位配稱的夫婿，我一想，只有柳二弟可以配得上，因此就到處打聽你，却一直也找不到你的

踪跡。

薛蟠 那末，璉哥不如說說，究竟是那府上的好千金？

賈璉 我說你們如果相信我，就不用問是那一家，反正我不會給柳二弟上當！

薛蟠 既然如此，這事就算定了。湘蓮 璉二爺，薛大哥，你們別給我開玩笑，好不好？

薛蟠 誰給你開玩笑！難道璉哥的話你還不信託麼？

湘蓮 大哥，事情不是這麼隨便說說就成功的。承璉二爺看得起小弟，自然是好得很，可是小弟對於這件事情，近來冷心得很，想

過幾年再談不遲。所以你們二位大哥的意思，兄弟着實感激，只是一時不敢領受。

薛蟠 這你是什麼意思呢？你難道真不相信璉哥替你做的大媒麼？

至于「一應聘禮，自有做哥哥的承當，一些也不用你費心得，你難道還不答應麼？

賈璉 大概柳二弟是不相信兄弟做的媒人。

湘蓮 這是那裏的話！承璉二爺瞧得起，小兄弟已經榮耀之至，豈有不相信之理。至于薛大哥所說什麼聘禮等等，更其是談不到。實因兄弟現在無心于此，所以

好心領二位大哥的盛意。

薛蟠 不，不成，柳二弟，咱們既然結為生死之交，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你的年齡也已經不小了，怎麼好一直不結親，這是萬萬做不得的。璉哥，一准如此，這事情由兄弟來作主為定，你要是認識我這個大哥，你要是相信我這個做大哥的一番真心實意，你就聽從我的話，讓璉哥替你說定這門親事。

湘蓮 大哥，這萬萬使不得！薛蟠 為什麼？

湘蓮 這因兄弟自小就由姑媽扶養成人，所以這種大事情，還得先稟明家姑媽纔可決定。

賈璉 我想柳二弟的青春也不小了，令姑媽既不替你作主定親，自然是怕她給你選的不中你意，因此兄弟的意思，要是柳二弟自己定的，令姑媽一定沒有異言的。再說兄弟這次請的媒人，實因一向仰慕柳二弟的風采，恰巧又碰到這個機會，兄弟在舍親面前，業已誇下海口，要是柳二弟不答應的話，兄弟還有什麼面子去回覆令親呢？

薛蟠 二弟，你也得替璉哥想一想，他是因為瞧得起二弟，纔替你覓到這一門好親事，你現在不快

謝謝大媒，反要不領他的這份情，你想想，說得過去嗎？

湘蓮 兄弟何嘗不曉得璉哥的情，實因兄弟素來脾氣怪僻，要不是親眼目睹的事情，兄弟決不肯做。這一點還要璉哥大度原諒！

賈璉 你不領兄弟的情，不談罷！薛蟠 不，不成，這那裏可以！璉哥也不用生氣，這事情竟由我來作主決定，倘使二弟將來翻悔，竟可惟兄弟是問！

湘蓮 大哥，你怎麼可以替我作這個人主？

薛蟠 我是你的大哥，我自然可以作這個人主！

（興兒過來插嘴）

興兒 薛大哥，柳二爺，我們二爺這次替柳二爺作媒，小的們都是知道的，那位坤宅的姑娘，確是一位絕色的女子，當時二爺說，像這位姑娘，只有柳二爺可以配稱，那坤宅的老太太一聽這話，喜的了不得，就一定要託二爺尋訪柳二爺，今天好容易在半路上碰到了，這真是天緣巧合，所以小的意思，柳二爺也得領我們二爺這份情纔對呢！

隆兒（從座位上站起）柳二爺，興兒的話句句實在，小的當時也在場，所以柳二爺儘可放心

們二爺做的這保山。

賈璉 要你們多嘴做什麼！既然柳二爺不相信我的話，還相信你們的話不成！

薛蟠 璉哥何必動氣！這都是二弟太固執！反正這親事是算已經定了，不管二弟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要不認昨天的結義就罷，不然，就得聽我這大哥的一句話

賈璉 那可不能這樣！這是柳二弟自身的事情，你雖然替他結拜的

大哥，可也不能替他作這個人主！

湘蓮 璉二爺，不是小弟不情，實因小弟剛受了一次打擊，所以再也提不起興緻來談這種事情！

賈璉 你說這話纔有些老實了！老實和柳二弟說吧，你的事情兄弟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兄弟因為覺得你受了這個打擊，心裏實在過意不去，但這事情，兄弟實在事前毫無所知，所以問心可告無罪。不過既有這事情，兄弟心裏老像存着一個吃塔，這次有這麼一個好機會，我也想補補過，也想替二弟解解氣，倘使你能看在我這點誠意上邊，還希望你讓我做成了這個媒。再說，那姑娘要不是個絕色的女子，我也決不會向二弟開口的，我難道還不知你是一個心高氣傲的漢子，我豈肯給

你上當！

薛蟠 你們在說什麼這個事情，這一個打擊，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賈璉 你自然不知道，我們也何必再告訴你。

薛蟠 你們這樣說話，使我悶得慌！又說不必告訴我，難道我不能替二弟分分憂麼？

湘蓮 好了，事情已經過去，還說牠幹嗎？璉二爺，您既存了這一番好意，倒叫小弟難于固執了。

薛蟠 啊，二弟竟答應了？

湘蓮 我也顧不了許多，任憑你們定奪，我無不從命！

薛蟠（大笑）這再好沒有了！璉哥，二弟既已答應，這事就定下了。璉哥回去就可回覆令親，等我回京，趕快替二弟尋一所房子，擇定日子迎親就是了。

賈璉 事情雖然已經定了，可是我却不信不過柳二弟。你是萍踪浪跡，倘去了不來，豈不誤了人家一輩子的正事，須得留一個定禮！

湘蓮 大丈夫一言為定，豈有失信之理？小弟素係寒貧，況且現在客中那裏能有定禮？

薛蟠 我這裏有現存的，就備一份讓璉哥帶去如何？

不過帶去取信吧了。

湘蓮 既如此說，弟沒有別的東西，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着，二爺就請拿去為定。弟縱然水流花落之性，也斷捨不得這劍的。（一面取佩劍，呈給賈璉）

賈璉（收劍）好極，好極，這是再合適也沒有了，那末兄弟就不客氣代為收下了。還望二弟早到京，以便商辦大事要緊！

湘蓮 一定遵命！

薛蟠 這纔有意思。璉哥，你做這媒人可有些累了，我們來喝一杯（舉杯同飲訖）

賈璉 可是時間不早了，我們還得趕路，只能候到京再敘了。興兒，你們預備動身！

興兒 是。

湘蓮 這也好，您既有公事，候將來到京再敘不遲。

薛蟠 那我們也好走了。

湘蓮 好。

賈璉 嚶！隆兒，你付了帳。

隆兒 是。

薛蟠 這不成！（搶着付鈔）

（大家出，彼此拱手作別）

薛蟠 京裏見。

湘蓮 京裏見。

賈璉 你得早點到京裏來！好，京裏見！

（雙方分左右兩路全下）

幕下

陪都文藝界致政治協商會議各會員書

政治協商會議各位會員先生：

我們文藝工作者，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的時候，僅向你們各位表示敬意。你們雖然不是民選的代表，但你們所處的地位和所負的責任，當然不應該比政府的僚屬，我們相信人民會信賴你們，也會承認你們做他們的代表的。因為人民一直就處在無權過問政治的地位，而今天的問題又太過切而嚴重了。今天，全國希望生活有所改善的人民，都注意着你們的一言一語和一舉一動，你們的責任是異常重大的。我們期待着你們能以民意為歸依，合理解決當前的迫切問題，以符全國人民的民主要求，而不是相反。我們願意做你們的後盾，希望會議能夠公開，廣泛徵求民間的意見，聽取人民的批評，這可以幫助你們克服各種困難。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民族的命運要決定在你的手裏，中國民族的安危和你們各位代表的自覺與努力有着密切的關係。這個會議在中國歷史上，能够是一樁壯嚴偉大的事件，但這要靠你們的高瞻遠矚和高度的責任心。我們擁護這個會議，一年來我們就渴望這個會議的召開。抗戰八年，敵寇屈服，我們得到了建國的千載難逢的機會，然而，四個月以來，國內依然不團結，不民主，人民過着比抗戰時期更加黑暗更加慘淡的生活，如果不及時改革，大禍就要臨頭。政治協商會議就是改革政治的會議，我們擁護這樣的一個會議。因此，我們願將文藝界人士對政治協商會議的希望及意見，擇要略陳於左，以供參考：

一，我們要求這個會議有權策劃並監督停止國內軍事衝突以立刻恢復和平生活的各種措施。我們要求這個會議有權策劃並監督改組中央各級政府，結束一黨專政，制訂和平建國綱領。

二，我們以文藝工作者的地位，又要求切實解決下列與文化教育有關的問題：

(一)廢止文化統制政策，確立民主的文化建設政策。

中國文化的現狀是思想的倒退，科學精神的缺乏，學術研究無由發展，講學，寫作，學習均受束縛，學校及文化機關的衙門化，輿論的萎靡不振，出版事業的破產，文化工作者對政府的措施失去信心，以至感到絕望，人民則永遠被拋棄文化圈外，毫無精神生活可言，這是多年來文化統制政策所做成的文化危機。這種政策只能做成愚昧黑暗的中國，而不能做成富強康樂的中國。必須痛切檢討過去

(二)為積極動員全國文化工作者參加建國工作，首先應確切保障他們的各項基本自由權，從人身自由起以至講學，研究，寫作，發表，出版，集會，結社，公演，展覽等自由。

(三)改組各級文化教育行政機構，廢止黨化教育。

(四)有關限制文化學術團體及文化活動自由的法令，應一律廢止。(其著者，如出版法；非常時期報紙、雜誌、通訊社登記管制辦法，管理收復區報紙通訊社、雜誌、電影、廣播事業暫行辦法，戲劇電影檢查辦法，郵電檢查制度等。)

(五)澈底調查文化漢奸，並迅速予以審判及處罰。

(六)縮減軍事費至最低限度，大量擴充文化教育經費預算。

(七)發展勤勞人民的文化教育，普遍提高國民文化水準。

(八)改革並建立各種培植獎勵文化工作者的制度。

(九)協助文化工作者復員，並救濟貧病作家。

謹祝會議成功！

茅盾 胡風 馮雪峯 曹靖華 駱賓基 徐遲 艾蕪 葛琴 宋之的 陳白塵 聶紺弩 梅林
白薇 田漢 馮乃超 陽翰笙 邵荃麟 王冶秋 碧野 柳倩 戚克家 戚雲遠 王亞平 力揚
伍禾 (未完，尚在徵求簽名中。)

三十五年一月八日

廣榮泰五金號

浙江江路五〇號

電話九〇九二

另件五金

建築材料

機器工具

火酒油漆

家庭用品

經理中華名廠出品

專銷歐美五金製品